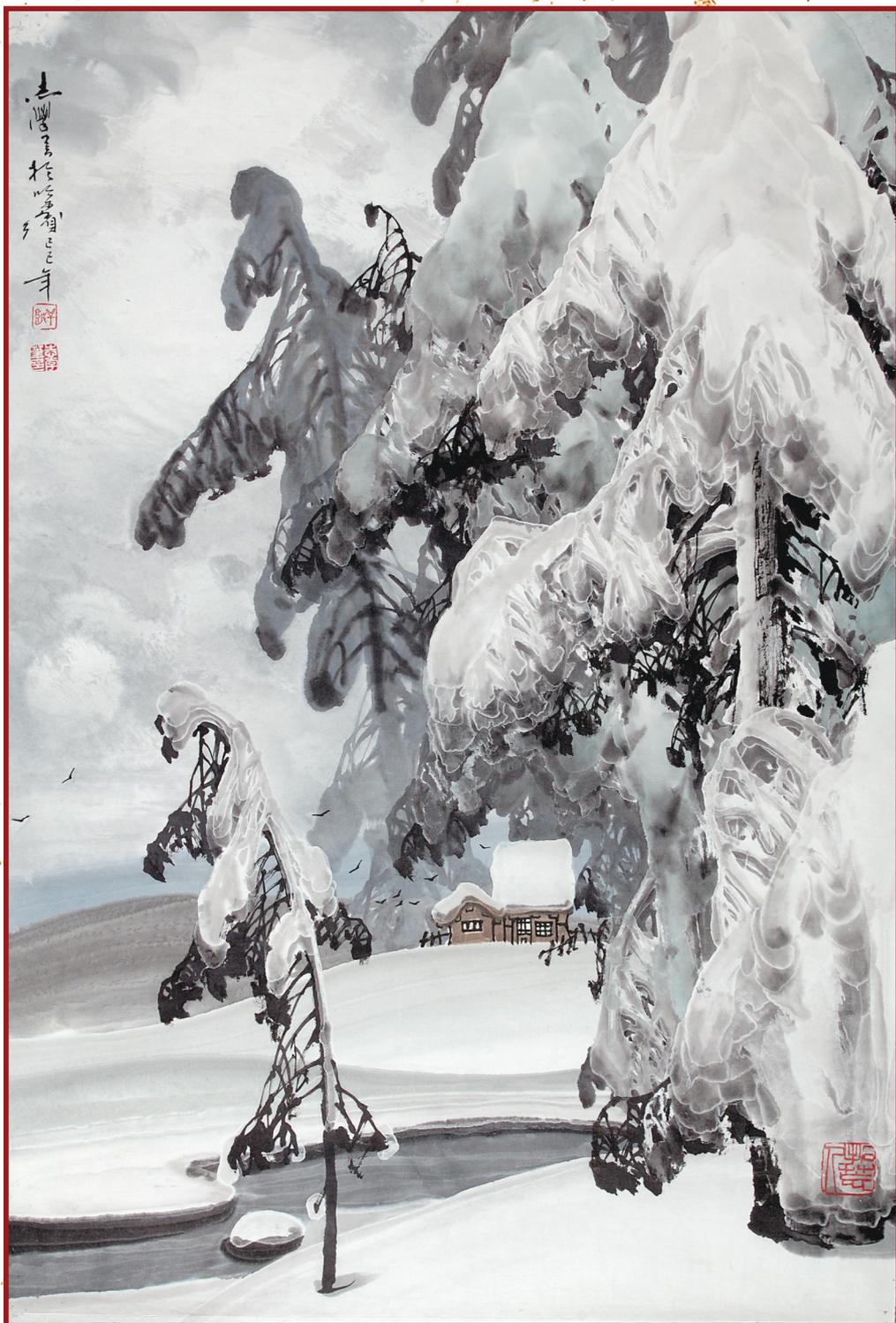


文登文苑



2016 . 04



破斧之歌

一枚词语一门静

诗二首

英雄的天福山

月清秋

白音格力

徐浩

于冠卿

逸

于志学

于志学简介 YUZHIXUEJIANJIE



2008年于志学在英国伦敦塔桥画速写

于志学，祖籍山东文登，冰雪山水画创始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创作院创作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专家工作室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工作室导师、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艺术创作院名誉院长、黑龙江省美协名誉主席、黑龙江省画院荣誉院长、黑龙江省国画会会长，冰雪画艺术研究会会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第六届中国美协理事、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塞外曲》，1979年荣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三等奖；1983年最先进入英国伦敦国际出版中心的《世界名人录》1987年获美国国际传记研究院授予的金钥匙奖牌和终生荣誉勋章；1990年作品《杳古清魂》获美国首届国际艺术大赛绘画类一等奖；1992年作品《雪月送粮图》获中国美协颁发的金奖；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1995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颁发的“中国画学术精诚奖”。1997年作品《牧鹿女》获文化部、中国诗书画院颁发的《全国中国画人物画展》铜奖；2004年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授予“黄宾虹奖”。2005年获柬埔寨文化部授予的“吴哥文化奖”。2006年获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颁发的黑龙江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2009年俄罗斯阿穆尔州政府和阿穆尔州艺术创作协会分别向于志学颁发了“文化贡献奖”和“成就奖”证书与勋章。2010年获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颁发的“艺术成就奖”。2011年获联合国新纪元世界艺术联盟艺术科学院院士。2014年散文集《荒原劲草》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代表作《雪漫兴安》、《密林深处》、《黄山雪韵图》、《圣灵之光》、《雪影》等。现已多次出版了《于志学画集》、于志学文集《雪园漫笔》、《大柳树的儿子》、《荒原劲草》《大气丛书于志学》《东方艺术·于志学专刊》、《文化时空·于志学专刊》、《中国美术家档案·于志学卷》《触类旁通·冰雪技法》、《于志学画冰雪技法》、《冰雪山水画法》等专著。



文登文艺

WENDENGWENYI

主 编: 田序强

副 主 编: 姜燕飞

邵松山

执行主编: 李喜华

总第 78 期

2016 年第 4 期



主 编：田序强
 副主编：姜燕飞 邵松山
 执行主编：李喜华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善峰 王谔贞 田序强
 毕建谊 毕虹芳 孙朝霞
 仲积彬 李喜华 邵松山
 周 霞 姜燕飞 谭生远
 特邀编委：
 张福建 读客图书编辑
 黄志坚 北京紫宸英文化总编辑
 水柔心 榕树下原创中文网编辑
 王 照 台海出版社签约作家
 刊名题字：董志强
 美术编辑：崔文杰
 主 办：威海市文登区文联
 承 办：威海市文登区作协
 刊 号：威海市准印证第 039 号
 地 址：文登区文山路 107 号
 邮 编：264400
 小说编辑 QQ: 1027927465
 散文编辑 QQ: 759975974
 诗歌编辑 QQ: 88428446
 古体诗词 QQ: 615347460
 投稿邮箱:wdwytg@126.com

目录 CONTENTS

04 元旦贺词

04 文学艺术界联合起来，
 为复兴“文登学”而共同奋斗

文 联

07 小 说

07 破斧之歌
 31 黑风口阻击战
 37 雄狮之争
 41 信为爱使

月清秋
 吕以泮
 夏凡舒
 楚 歌

43 散 文

43 一把算盘话传承
 45 一枚词语一门静(外二则)
 48 月亮雨过隔座看
 50 泥土文化,故园情深
 53 文登风物记(二章)
 56 苍耳物语
 58 凡尘花开
 60 母亲的梅
 63 一方茶席
 64 正是人间清味时
 65 小时候的那些事儿

陈强伦
 白音格力
 苇 虹
 于志学
 林海滨
 于秀芬
 孙 黎
 蔺红伟
 邢志浩
 梁翠丽
 沐 雪

CONTENTS 目录

67 诗 歌

- | | |
|-------------------|-----|
| 67 诗二首 | 徐 浩 |
| 68 心语 | 陈晓荣 |
| 70 在人间(组诗) | 冷 欣 |
| 71 大海的一页 | 彭二奖 |
| 72 被你注视的刹那芳华(外二首) | 孙文娟 |
| 73 词二首 | 王善峰 |

74 剧 本

- | | |
|-----------|-----|
| 74 英雄的天福山 | 于冠卿 |
|-----------|-----|

88 歌 曲

- | | |
|---------|-----------|
| 88 好梦能圆 | 田序强词 方 琿曲 |
|---------|-----------|

文学艺术界联合起来 为复兴“文登学”而共同奋斗

——2017年元旦贺词

威海市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学艺术界的朋友们：

在2017年新年到来之际，威海市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福，祝福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祝福你们在新的岁月里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复兴“文登学”文化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古文登位于胶东半岛最东端，西北耸峙“海上仙山之祖”昆嵛山，东南俯瞰大海，物产丰富，温泉遍布，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温饱条件，昆嵛山坚硬的花岗岩能够制作生产和生活工具，因此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创造了历史悠久的文明。据《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旻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唐尧（于是）命令羲氏与和氏，遵循天数，推算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敬慎地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分别）命令羲仲，住在嵎夷的旻谷，恭敬地迎接日出，辨别测定太阳东升的时刻。昼夜长短相等，南方朱雀七宿黄昏时出现在天空正南方，依据这些确定春分。

嵎夷是文登古称，旻谷在文登境内旻谷山，山上有石洞朝南，是羲仲宾日的遗址。观测天象需要长年累月坚守岗位，忠于职事、勇于担当早在远古时期就植根于先民血脉，成为集体无意识传承和绵延。公元1937年，文登爆发了天福山起义，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这支起义部队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四个野战军，其中一部在锦州战役中阻击增援的国民党军六天六夜，充分发扬了这种“忠勇”精神，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称号，蒋介石后来总结道：“党国之败，败在塔山。”天福山得名于“天官赐福”的民间传说，中国道教仙班中的天官对应的历史人物是唐尧，更加佐证了文登与唐尧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关联。春分既定，历法初成，这部历法在后世不断丰富完善，先后称为“夏历”、“秦历”、“汉历”，也是今天所说的“农历”，这是文登对中华文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

昆嵛山有36处关隘，历史上多次阻断中原地区的战乱向文登蔓延，在未有海上威胁之前，这里确是一方福地，容留乱世中颠沛流离的传统文化。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康成

避祸于文登长学山,遍注儒家群经,教授门徒上千人,创立郑学,成为汉代经学的代名词,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从此文登学风炽盛,后人多以一种本地常见的宽叶草夹在书页间作书签,敬称康成衣带草。与汉代经学相对的是宋代经学,简称宋学,盛行于宋明时期,沿迄至清代初期。顺治乙未年,郑康成当年播下的汉学种子结出硕果,七名文登学子同时考中进士,刘欣、刘焯兄弟连镳,于鹏翰、于涟父子同榜,且与于可讷同村同宗,“文登学”一夜成名。仅仅科场扬名,尚且微不足道,“天下状元苏州半,苏州状元钱家半”,状元、榜眼、探花在江南很多地区寻常可见,区区几个进士不值一提,但在康熙平定“三藩”中,有三名文登籍进士给家乡争了脸面。于可讷时任户部侍郎,负责后勤供给,立下卓越功勋。于涟和刘欣考中进士后分配在云南做官,这一时期的云南地方官员绝大多数死于非命,要么不从被吴三桂所杀,要么胁从被康熙所杀。刘欣洞悉天机料事在先,辞官幸免于难。于涟因父病故,离职守孝三年后出任义乌知县,适逢闽藩耿精忠反叛,数十万兵锋攻城掠地,于涟自请三千兵马剿抚并用,数日收复县境,随后单骑深入敌巢,成功招降纳叛,军功被人冒领仍然恪尽职守,后来康熙查明真相,连升十一级,特赠四代正一品封典。后来,又有文登籍进士徐士林鞠躬尽瘁,卒于江苏巡抚任上,祀于京师贤良祠,是清代以巡抚职入祀第一人。至此,继承汉学衣钵的“文登学”以经世致用而名动天下,改变了宋学独大的局面,促进了儒学汉宋两派融合,成就了曾国藩等“中兴”名臣,使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高峰,这是文登对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要贡献。

辽、宋、金、元攻伐混战之际,文登又一次在乱世中收留了一位重要的历史文化名人——王重阳,他以崑崙山为道场,收下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七大弟子,世称北七真人,开创了全真道派。全真道派是道教最重要的宗派,始终代表着全球道教的主流,被奉为玄门正宗。当衰乱之世、华夏丘墟,王重阳及其弟子把《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的内容作教

义,主张三教平等融合,提倡敦品励行、修心养性和渐修教化,以奔走布道的姿态,得到朝野上下的信奉。丘处机掌教时期,全真道派成为蒙古、金、南宋三方争取的对象,他审时度势,认为金将灭亡,南宋孱弱,蒙古方兴未艾,以74岁高龄西行万里,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会见成吉思汗,进言道:“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统一天下,须敬天爱民。”成吉思汗深以为然,下“止杀令”,赐丘处机“国师”号,爵“大宗师”,驻北京白云观,掌管天下出家人,敕免全真道士差役赋税。丘处机借机解救了3万多名汉族和女真族学者,保存了民族文化的元气和精神,可谓用心良苦。尹志平掌教时期,宠膺蒙古命令,收复宋朝遗民,致使大散关至襄阳防线义军倒戈受教,蒙古铁骑长驱而下,南宋灭亡。金庸先生世居浙江海宁,在感情上倾向南宋,因此在小说《神雕侠侣》中把尹志平写成败坏冰清玉洁小龙女名节的坏蛋。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全真教派以宗教融合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南北统一,既是历史必然,也是无量功德。文登是全真教派的发祥地,为中华文化做出了第三个重要贡献。

总结以上三个文化事件的规律可以发现:文登以独特的地理环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经过“容留——化育——输出”三个文化演变阶段,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了有益的营养,也成就了自身的辉煌,这为今天我们推动文艺事业进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也足以增强我们扎根乡土、开创未来的文化自信。

毫不夸张地讲,自人类有史以来到二十世纪下叶,文登一直是崑崙山南地区的文化中心,文化的基因分布在每一个文登人的骨血里,人人皆好文雅,造成了今天文登区内文艺爱好者多、文艺团体多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共有各类文艺团体20多个,文艺爱好者2000多人,在各行各业专职或兼职从事文学、书法、美术、音乐、舞蹈、摄影等各个文艺门类的研究和创作。人多力量大,固然是好事,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方向和合理的秩序,必然是一盘散沙,不仅不能促进地方文化、经济和社会事业发

展,反而会形成阻滞性、甚至破坏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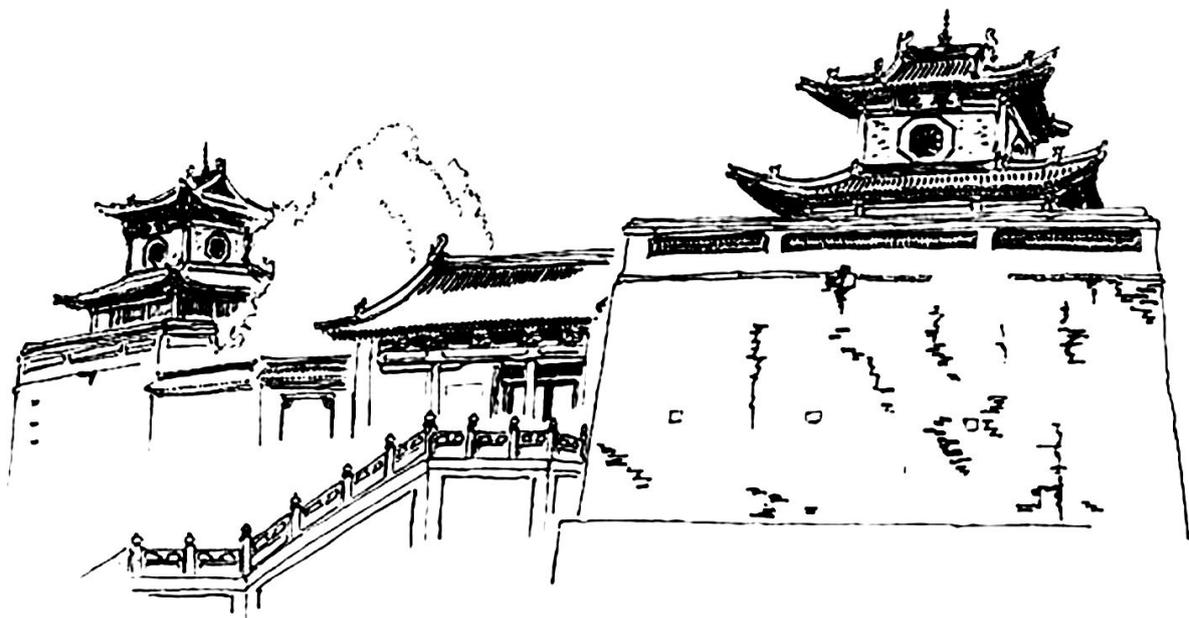
在过去的2016年,区文联研究和析文登文学艺术界的现状,逐步开展文艺领域社会治理工作,坚持在创新发展中解决问题,提出“分水归流、出关入海”的总体思路,促使每个文艺社团最大程度地团结和支持相关的文艺爱好者,在心理上西出崑崙山的关隘,到更广阔的艺术海洋里搏风起浪,让文登和文登以外更多的人从文艺作品和文艺家两个方面认知“文登学”的存在。在文学界,作协改组,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老同志改任名誉主席和顾问,通过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阵地建设和机制建设,使会员人数、发表和出版作品数量增加了数倍,产生了全国有影响的作家;诗词楹联协会以专业艺术委员会的形式加入作协,形成了“坚守好传统、发展新诗词”的共识,对过去成书的楹联作品去芜存精,勿使谬种流传。在音乐界,音协换届,区文化馆和艺术团、电力艺术团、教育系统音乐教师三大主力会师,其它音乐爱好者景从云集,明确了音乐教育启蒙、整理民歌和音乐创作等方面的前进方向。在其它高雅艺术领域,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摄影家协会、收藏家协会、老年书画研究会等文艺社团通过开展活动、交流培训等方式,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了大众审美能力。在世俗艺术领域,成立了民间艺术家协会,把剪纸、刺绣、面塑、雕刻、烙画、布艺、柳编、盆景根艺等民间艺人组织起来,生发、聚集、支持和引导民间力量,把手艺和工艺做到极致成为艺术,把地方文化元素投射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产品上,创造文化衍生品,促进供给侧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17年,区文联号召文艺家协会和其它文艺社会团体,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服从区文联的组织管理

和工作安排,团结带领团体成员统一思想认识,制订工作计划,通过内引外联开展声势较大的活动,在较高层次和较广范围宣传文登、歌颂文登,加快与实体经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促进本地文化、经济和社会事业进步。区文联号召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遵守协会章程和组织纪律,潜心学习,刻苦研究,努力创作,不惑外物,不慕虚名,不改初心,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和艺术水准,为全国受众奉献更多反映文登历史文化的文艺精品,不辜负这个尊重文化、崇尚文化的美好时代。区文联号召文艺活动家,在文艺家、文艺家协会与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城市社区、传统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之间搭建桥梁,开展志愿服务,促进文艺宣传和文艺消费,推动文艺为社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

区文联支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期待外地优秀文艺家把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艺思潮带到文登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反对“外来和尚念经”的错误认识,盲目追捧头顶各种名衔的所谓“文艺家”,误导审美观念,扰乱文化市场。区文联支持文艺家协会和其它文艺社会团体同气连枝,互相捧场,共同进步;反对文人相轻,互相拆台,内讧内乱。区文联支持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在专业领域精耕细作,扎实进取,名至实归;反对心浮气躁,争名夺利,“井水犯河水”,搅乱文艺界。总之,区文联旗帜鲜明地支持一切有利于文登文艺事业发展的人物和活动,坚决而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有害于文登文艺事业发展的人物和活动。

我们不常拥有新年,却常拥有新的一天。威海市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祝愿文学艺术界的朋友和支持文学艺术界的朋友,永远在新的一天里,拥有新的思想、新的作为,为振兴古老而年轻的“文登学”贡献新的力量!



破斧之歌

月清秋

一、刘累自荐

这是孔甲三年间的一天。

热闹的集市中，南韦人刘累拉着妻子姑藻挤在人群里，极力想看清夏王的昭告。

民间早就传闻：夏王孔甲从黄河和汉水中各得到一对雌雄双龙，他本来想用这四条龙扬威天下，没想到龙性难驯，四处伤人，惹得民怨四起，让孔甲很是苦恼。

这昭告正是为寻找驯龙师而贴。

姑藻觉得这件事与自己太遥远了，嘈杂的人群让她烦躁，她说：“刘累，我们走吧，凑这热闹做什么。”

可刘累已经不知天高地厚地把昭告揭了下来，他只想着升官发财，其他的事，想都没想！

孔甲在大殿里接受了刘累的觐见。他一面饮酒，一面问着刘累一些豢龙的问题，却始终不曾抬头看他一眼。

刘累很气愤,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大声叫:“大王!”

孔甲一惊,欠了欠身,这才正眼看向阶下,于是他便看到了那个白衣女子。

此时,姑藻正微低着头,凝脂样的面庞上,精妙迷人的眉眼间,锁着淡淡的忧虑。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但直觉告诉她,她的命运从此不同以往了。

孔甲看得发呆,问:“这女子是何人?”

刘累答:“小人贱内姑藻。”

孔甲命令:“抬起头来!”声音里尽是期盼与霸气。

姑藻不由得正眼看向他。

孔甲的心跳有了片刻的停滞,姑藻超然脱俗的美让他震撼,他盯住她,而她坦荡从容的目光不躲不闪,全然没有面对天子的忐忑。孔甲不由暗叹,她摄人魂魄的美丽与高贵,使他从龙椅上起身走了下来。

他要给她无上的尊宠,她是上天赐给他的女人。

虽然她是刘累的妻子,可是,这天下都是他孔甲一人的,更何况区区一名女子?孔甲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他是大夏的王,有什么是他不能得到的呢?

刘累立在一旁,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不由暗暗叫苦,他怎么能把姑藻带到这里来呢?姑藻的美,他怎么就忽略了?

孔甲已经走到面前来,眼里却只有姑藻一个人,看她良久,说:“传旨,命刘累为大夏驯龙官,册封民女姑藻为南妃!”

姑藻一脸淡然,生杀予夺,本是夏王的天职,她看到他看她的第一眼起,就已经预料了这样的结果。

但她,本来是刘累的妻子。

她把目光投向她的丈夫,期盼听到一些反抗或是申辩的言语,他是她的丈夫,当她要被人随意地掠夺时,他应该愤起。

可是,新任驯龙师涨红着脸,只是低头谢恩,唯

唯诺诺地应承着,没敢发出半个“不”字?

原来,五年的恩爱,竟抵不过一个小小的官职!

姑藻恼怒起来,故意嫣然娇笑,摆出一副欲拒还迎的媚态。

孔甲立刻情难自抑,把她揽在了怀里。

被孔甲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姑藻分明听到刘累低声骂“贱妇”。瞥见他羞愤的目光,她想,随你恨去吧,是你背叛在先的,你这软骨的草包。

她把头埋在帝王胸前,轻声道:“大王,贱妾有个小小的请求,还请大王成全。”

“哦?”孔甲用粗糙的指留连她细嫩的颊:“爱妃请讲。”

“大王能不能将刘累打发远些?”

孔甲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却误解了她的意思,即刻下令,赐给刘累“御龙氏”的姓氏,还把颛顼之孙大彭氏所居之地——豕韦赐给他作为封邑,又在都城的郊外修了高大的龙池。

刘累立刻笑逐颜开,那模样让姑藻恶心。她悲哀地想,那五年,她朝夕相伴的丈夫,竟然是个如此急功近利、不知羞耻的小人,能认清他,得感谢他揭榜自荐。

就在那一念间,她的心静寂了所有的喧嚣,人间冷暖,不过如此。

从此以后,居在深宫。可是,帝王的薄幸又能持续多久?姑藻盈盈浅笑,她暗暗对自己说:今生,不会再让人,如衣服般将她随意抛接。

留在都城,姑藻怀着游丝般缕缕不断的恨意,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日子,生活恍如冬日里的霜降,冷漠而无味。

倒是刘累,活得逍遥自在起来,在郊外一心一意地驯养神龙,偶尔进宫见夏王,见了她,也如常人一样叫“王妃”,叫得她豁然开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好在,现在,这真假是非已经伤不到她了。

这世间的事,何必太过认真?她要做的,是好好过以后的日子。

孔甲为所欲为,好色,肆意淫乱,沉湎于歌舞美酒。她既不像其他妃子那样争风吃醋,也不学那些

贤能的妇人,劝说告诫,让帝王以天下为重。

她只是个女人,求的不过是岁月静好,然后在这静好的岁月里,能有一份值得依托的爱。

可是,心还是空着的。

原来,不爱,便可以宽容。

何况,帝王之好,自然便是天下之好。民间女子,但凡年满十四,都要经过遴选,面容稍好者,皆被送进后宫。现在,后宫人满为患,宫野也还在大肆扩建。

她姑藻争不争又有什么用呢?以她一人易逝的美丽,又怎可抗拒那前赴后继的美色?

顺其自然,倒省了庸人自扰的烦恼。想得透彻了,姑藻活得悠然自得。孔甲来了,就尽心侍候,走了,也不粘着不放,闲时,就学着写写字,画画山水,一个人唱歌跳舞。

没想到,孔甲竟然动了真心,渐至天天跑来这里找她,想方设法博她欢心。

她心里暗笑,人就是这等奇怪,你在意他,他反而疏远;你不在意他,他反而亲近。这其中的度,倒是需要艺术的驾驭。

可是今天,她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为什么,心还是空着,辽远空旷的空,飞鸟不渡,花枝不展?

二、师门驯龙

时光不着痕迹地过了四年。

孔甲七年里的一天,刘累如往常般到池边驯龙,却触目惊心看见一条雌龙僵卧在池边!

刘累慌起来,怕走漏了风声,当即嘱咐身边侍从,要守口如瓶。但没想到,只几天,民间就知道了这件事,一时人心惶惶,说天将降祸于大夏。

刘累惶惶不可终日,一个贴身侍从看他难过,就献计说:“大人何不将龙肉做成佳肴,献给南妃。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南妃吃得高兴了,一定会向大王求情,那么夏王自然不会再深究此事了。”

刘累一听,顿时轻松起来。再思前想后,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就立刻将龙肉煮熟,做成一道

菜,进宫献给了夏王。

龙肉味道异常鲜美,姑藻赞不绝口。

孔甲忙派使者向刘累再次索求。

刘累愁得团团转,却又不说出实情,眼看着晋献日期到了,就只好又杀了一条雌龙,做成佳肴献了上去。

姑藻说喜欢它的酥香,并因为吃得高兴,对孔甲百般温柔。

孔甲就又派人向刘累求要。

刘累只好又杀了一条雄龙,却没想到,仅过了三天,夏王的使者又上门了。

龙是罕见的神物,他刘累已经杀了三条了,再杀这最后的一条,事情岂不败露了?而宫中并未传来南妃方面的消息,眼看着也没什么指望了,此时不逃更待何时啊?这样想着,驯龙官刘累就偷偷逃离了都城。

孔甲终于知道刘累所献的居然是龙肉!

天子震怒,派人四处捉拿罪人刘累。没捉到,于是,就下令将刘氏族人都押入大牢,并放出消息,要挟在逃的驯龙官以一人之命救全族活口。

刘累哪是舍己救人的人?虽然心里不舍得那些族人,可也绝没有勇气现身受死。

又过了整整三个月,还是没有刘累的消息。孔甲等得不耐烦,索性命令侍卫押出犯人,让他们满满跪了一地。扬声说,晌午之前,刘累若不出现,就把他的族人杀光。

姑藻坐在孔甲身边,这是刑场,而她,今天是持刀的人。看着一地熟识面孔,巴巴地看向她,她却看也不看,她的善良早被那个虚荣的狗才杀死了,何况要怜悯的是他的族人?她才懒得装好人。

生死无常,自有天命,与她何干?是刘累连累他们的,他们要恨,恨刘累才对。她这样想着,突然看到孔甲询问的目光看过来,便微微一笑:“大王不必多虑,我本与他们没有干系。”

孔甲的手臂,在半空一挥,刑场上顿时刀起头落、血光飞溅。一时间,咒骂声如浪如潮,竟无端的全冲姑藻而来!什么“妖女”、什么“祸害”……她却风雨不动,只是微微笑着。这些人,和刘累一样不分

是非,真真可杀不可救!那么,刘累现在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可会后悔自荐之举?

其实,他的错,本不在自荐,而在对她的轻贱,如果那时,他对她有一言半语的维护,她不会有今日的绝决。可是,刘累是不会明白的。

冷眼看着满地的尸骸,她轻声提醒道:“大王或许又该寻找驯龙师了。”

于是,孔甲昭告天下寻找新的驯龙师。

不久,有人说,看见刘累死在荒郊野外,孔甲便命令收兵不再追杀他。

而此时,刘累正躲在刘氏族系村落后的荒山之中,心烦意乱地看天上浮云聚散。姑藻给他带来的痛苦和仇恨日积月累,极端的孤单和惶恐又使他把这痛苦和仇恨变成了汹涌的斗志,他对着黑夜发誓,姑藻,不杀你们,我誓不為人……

他理所当然地把责任推给了姑藻,却一点都不曾想到,是他自己导致了今天的一切。

驯龙师难找的很,然而,还是找得到的。

这次,被找到的人叫师门。

听说,师门是嘯父的弟子,能使火,食桃葩……

传闻让姑藻对新的驯龙师充满好奇。

那一天,她倚在孔甲身侧,看着白衣的师门缓步走来。长发飘扬,衣袂鼓舞。尤其是那嫣红的脸颊,不由让她惊了一惊。

她的心,就在那一刻风生水起,百草丰茂,充满了花香鸟语!

大夏只剩下这一条神龙了,孔甲谨重地、不停地盘问,师门语气平缓从容,有问必答,却终于被问得有些不耐烦起来,直言道:“大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惹是大王不放心,自可再去寻找高人。”

孔甲听了,顿时变了脸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他竟敢这样和他说话!

正想发作时,听身旁佳人道:“大王何必这么认真?不就是一个驯龙师么?”

孔甲说:“我朝已损失三条仙龙,这是最后一条,更要小心才是。”

姑藻怕他一怒之下杀了师门,又想说话,却听师门陡然开口道:“听说三条神龙都被做成菜肴献

给了夏王。不知传言是否真实?”

“大胆!煌煌夏宫岂可容你这般放肆!”孔甲终于恼羞成怒。

“贱臣初入大殿,不懂礼仪,还请大王见谅,”师门倔强地直着身子:“但既然大王命我驯龙,那么,神龙之死我自然要明白才是。以免日后犯下同样的过错。”

孔甲怔了怔,犹豫了片刻,竟没有再生气,说:“先前并不知道妃子所食是龙肉,见她喜欢,不忍拂逆她意,便一再……”

“大王真不知道么?”师门微微笑了起来,“我以为大王后来应该猜到了——其实,大王只是为了让南妃开心吧,大王对南妃如此之好,南妃的福分果然令天下人都羡慕啊。”却始终不曾看她一眼。

孔甲闻言面色一沉,拍案而起。姑藻急忙说:“是又如何?大王待臣妾好,是臣妾的福分,何劳先生过问?况且,一开始,臣妾确实不知那是龙肉。不过觉得好吃罢了,所以才一再索要。这些,皆是罪人刘累闯下的祸,与大王、与我有何干系?”见他不知领情,仍不看她,姑藻就怒气上涌,不由恼怒地抬高了声音,“先生只管养龙便是,不相干的事情,无需费心。”

师门沉默了下去,半天才开口道:“如此褻渎神灵,只怕天神会降祸大夏。”

“放肆!”孔甲再也按捺不住,怒喝起来,“我朝兴衰,岂容你等刁民信口胡言?哼,若不看你你是嘯父弟子,尊你师父一声仙人,早砍掉你一百个脑袋了!”

“大王息怒。犯不着为这等乡野粗人气坏了身子。”姑藻柔声劝道,流转眼波看师门,不想他还是眼睫低垂,不为所动,不由得恨道:总会有一日,会教你好好看上我一眼。

孔甲仍是忿忿不平,姑藻只好撒起娇来:“大王不是说好陪臣妾去樊河漾舟的么,这都什么时辰了?何必和这样一个人浪费时间?他既是嘯父的弟子,必定有些能耐。不如就打发他去龙池,说不定还真能叫人大吃一惊呢。”

师门望着一池碧水发呆。

南妃,姑藻。

脑海里反复着她的两个称谓,师门心想,单是声音,就袅袅如同夜莺婉转,她的容貌,想必一定美得不可形容。百姓骂她是祸国殃民的妖妇,媚惑君王,又心肠狠毒,屠杀神龙,是个罪不可赦、人人得而诛之的女人,但她为什么会一再呵护他?

从他走进殿来,他就不敢抬头看她。感觉这满目繁华的宫殿,光彩却独被她一人占据,他多年的修行就在那一瞬间,有透彻的溃散,这女子,岂只是人间绝色的雌儿?

她在帮他。孔甲的暴戾于她便化为柔情依顺,而他师门,本不想为这等昏君驯龙,却在莫名的心念中,想要把龙驯得耀武扬威,也许,只为她,不再背负红颜祸水的罪责。

想到这里,师门缓缓抬头,双目凝神,口中念动真言,平起双臂,但见池水冲天而起,在阳光下闪成一片七彩迷离,那神龙就在纷落的珠花中,一声长啸,穿水而出,直贯长空。

果真是一条威龙!

师门扬袖舞臂,那龙生性灵异,与他相交甚欢,随心意纵横驰骋,辗转翻腾,一时间,天地色变,风扬沙起,威震东南。

民间百姓仰头观看,无比欢欣鼓舞,虔诚地祈祷神龙显灵,保佑天下国泰民安。

一起樊河漾舟的姑藻和孔甲也看到了空中的盛况。四周群臣拜倒在地,诚惶诚恐。姑藻看向孔甲,他好像并不十分高兴,想着朗眉星目的师门孤高的情性,姑藻不由得为他担心。

他在驯龙的此刻又是什么模样呢?

莫名的喜悦和期待在心中漫溢着,她忽然想,原来命运安排她走到今天,就是为了能够遇到他——师门,卓而不群,一身正气,不肯趋炎附势,这样的男子,给予爱人的情感必定是宽博厚重而又踏实温暖的吧。

姑藻心念数转,忍不陷入遐想……改天,我要去看他驯龙。

此时正是三月,春意阑珊的日子。

晴朗的天空,融融的暖日,让人生出闲散的慵

懒,心却充满萌动。

开在春天尽头的桃花一树一树,粉红的花海里,衣袂飘然的师门临风玉立。结实而饱满的花瓣一片一片被他放入口中,唇齿间的香,随着风荡过来,熏醉花影树阴里偷窥的姑藻。

痴迷就像盛夏山间的怒草般疯长,她出神地看着驯龙的师门。

就像孔甲对自己的迷恋一般,有些事情,不是件件都能说得明白的。就像她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站在这里,而且一站就是几个时辰,只为看着这个并不熟稔的男子。

她知道这样是危险的,但她总是不由自主地跑到这里来。

师门日夜流连在龙池边,她也就常常呆立在花园石后,看他使火,看他驯龙,看他舞蹈。

没人懂得他是怎样驯豢那条雌龙的。郊野的路人只看到,夜半二更时,龙池便会被红光所罩,柔和而绚烂的光芒中,衣裳鼓舞的男子和金色的蛟龙一同舞蹈。

炫目的金鳞将雨珠化为氤氲的水汽,龙池旁的巍巍高台之上,有着如此祥瑞的奇景。

仙人驯龙的场景早被大家传诵开去,所有人都笃定师门是上苍派给大夏的使者,是神与凡人沟通的桥梁。不然,那条金龙怎会变得如此精神抖擞、容光焕发?

而姑藻,她笃定的是,师门是上苍赐给她的爱人。

这一天,姑藻又在龙池的阴影处,孑然而立。默默陪在他不远处,他的一举一动都让她迷醉,时间竟快得不可思议。

那边师门停歇下来,她忍不住移步上前。虽然师门离她近在咫尺,却好像有意拒她于千里之外。

她不能这样冒险来静守他,凭大好的时光一再错过。她看着他,开口道:“能将神龙养得这样精神,先生果然能干。”

“南妃言重了。不过是我份内之事罢了。”师门低头行礼,他知道她在这里,常常,即使不看她,但他能感觉到她的气息。

因为她在，他的心会出奇的静谧、充实，他刻意装出无知无觉，集中精神驯龙，他能为她做的事，他得好好做下去。

但她这样一再跑来，会很危险的。师门不知应该怎样提醒她，还是他本来就期盼她能来与他日日相守？他被自己搞糊涂了。

他仍不敢抬头，怕他自己的眼睛泄露了对她的爱恋。

“先生又何必自谦？”又听姑藻笑道：“若不是你，这大夏王朝的最后一条神龙便不会存于世间。这功绩，实非他人可比。”

“多谢南妃夸奖。”师门仍然谦逊有礼，却还是始终不曾抬头看她一眼。

姑藻不服气，故意叹气道：“唉，只可惜大王并不懂得驭龙之道，良禽择木而栖，先生难道不觉得烦闷么？”见他仍无反应，便又笑道：“这荒郊野岭的，先生不觉得寂寞么？”

“修道之人，哪有寂寞可言？”他淡淡答道，“何况，这里空气新鲜、雨水充沛，很适合小龙生长。”

“是吗？”她隐隐不快起来，冷哼一声，看来他心里根本没有她。她为他牵肠挂肚，日思夜想，他倒连看也不愿看他一眼，在这荒郊野外，悠哉乐哉。

想着，她气坏了，就突然折转身，轻轻笑道：“其实，一开始我便知道那是龙肉。你可知道我为何这么做？”

原以为这句话能让他惊愕，至少会惊得抬眼看上她一眼。谁知他脸上神情竟风雨不动：“南妃行事，定有自己的主意，又岂是旁人可以指责的？”

看他在那里雷打不动的样子，她突然间抓过他的手来，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重重甩掉，转身跑远。

跑着跑着，她竟倏然止步转身，而师门正看着她的背影发呆，见她回头，却又慌忙别过身去，姑藻就带着一脸调皮的笑慢慢走了回来，站在他面前。

她柔声叫：“师门？”

他不敢应声。

她又叫：“师门——”

他仍不吱声。

她浅笑，自言自语般地说：“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在这深宫里，一点都不开心，只看到你，我才知道我可以开心的。外面的人都在骂我，宫里的人也都在嫉妒我，可是我又犯了什么错呢？我只是个被命运和王权主宰的弱女子，我只想和心爱的人远离江湖，相守白头，你可愿意？”

说完，她被自己的坦白吓住了，但她执着地看向他，等着他回话。

沉默良久，他微闭着眼睛，仿佛她根本就不存在！

她突然间感到了莫大的耻辱，眼泪顿时涌出眼眶，她咬着嘴唇，终于忍不住抽泣：“原来，你和刘累一样，是贪图富贵的懦夫！”

师门的心痛得如同刀绞，姑藻，我也想带你离开，可是，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与其让你亡命天涯、担惊受怕、倍尝流离失所之苦，身负千古罪人和荡妇之名，不如让你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等我还你一世清名。

他咬紧了牙关，冷声道：“贵妃垂恩，小人不敢担当，请保重贵体，早些回去安歇。”

姑藻拂袖掩面而去，却不知身后，师门潸然泪下。

三、神龙迁池

日子变得无限绵长，太阳东起西落的间隔，似乎在不断延迟。

师门仰卧在龙池边，听神龙在水中低吟，声音里充满悲怆，他想起听说刘累杀龙的那段时间，也曾听到从空中传来这样的悲声。

痛失爱偶，怎能不痛？

龙有灵性，亦知悲喜。不同的是，龙失了爱偶，可以把这伤痛尽情释放表现，可以呼吼，可以翻江倒海，而人，却只能平静地承受噬心的痛苦。

他的姑藻，是一只被关在金丝鸟笼里的珍鸟，偏偏这金丝鸟笼便是孔甲的宠爱，带着霸道的、施舍的爱恋，如天网恢恢，罩着她，让他们无处可逃。

而他，竟然是束手无策的。

无限的悲悯让他感到窒息，他堂堂七尺男儿，又苟活在这乱世何用？昏君当道，报国无门；爱她如命，却又不肯言明！

手上仍有她咬过的痕迹，那细密的牙痕，代表着她的气恼和爱恋，痛不在他的手上，而在心里。

想到那天，她受伤的神情，师门忍不住仰天怒吼。就在这一吼间，一束烈焰从他口中奔腾蹿跃出来，那潜龙受了鼓舞一般，豪气万丈，尽情施展起来，一时间，人随龙舞，龙随人转，天下地下，任意回旋。

烈火熊熊，红光浮动，映红了龙池的周遭，而人龙合而为一，在天光火光水光中互隐互现，景象诡异、壮观，让远处的侍从们惊心动魄。

而此刻，姑藻正静静地立在窗前，看那东方的红光，知道这必然是师门的造化。

师门。

她在心里呼唤了一声。

这些天，她混淆着白天和黑夜的界限，已经不知把他呼唤了多少遍了，若是天地有知，也该带去相思缕缕，融化了他那铁石般的心肠了吧。

他是那样的冷漠，那样的轻视她……

可是在她转身的那一刻，她分明看到他那满脸的柔情——难道又是她自作多情的错觉？

当然是错觉，她忍不住自嘲，若不如此，他何以不耐烦地赶她快走！她那么留恋他，他却嫌她碍事，怕是害怕她毁了他的大好前程吧。

大好前程？

若是换了别人，她早叫他碎尸万段！可偏偏就不是别人啊——

师门。几天不见，你可有想念？

姑藻满心的爱折磨得她几乎疯狂。

她在他眼里很不堪吗？为她这样臭名远扬的女子不值一顾吗？

岂有此理！她姑藻又曾做错过什么，她并不真的知道那是龙肉，不过歪打正着，惩治了那个可恶的刘累罢了。对师门说的，不过是句气话，希望博他一顾，可是，还是自取其辱……

时间如此难熬，有没有有趣的事，让她忘了师

门，不再烦恼？

她便笑容满面地陪同孔甲，来来去去，无论斗骰玩棋、骑马射箭，仍然心烦，就让孔甲命人押来牢犯，想方设法折腾，看人死去活来，生不如死，如同陪她一起痛苦。

还是寂寞、烦躁。

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得不到他，生已无趣。

那些监犯有的的确是坏人，也不免有被奸谗所害、在百姓心中是忠臣良将的，可姑藻管不了那么多，甚至，她痛恨这些有好名声的人，既然他们那么明白事理，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给她一个公道，任凭那些恶毒的诅咒弃她于人间荒漠！

于是，她变本加厉，花样百出地折腾。

帝王之爱无是非，孔甲乐得随她心愿，只要她开口，他便惟命是从，他只觉得好玩，小女人使性子罢了，随她心意有何不好？

百姓命如草芥，要杀哪个，不过他一句话，何况，她要处治的还都是些犯人。

他能给她随心所欲的快乐，也给得起，他是一国之君，天之骄子嘛。

姑藻就在他的纵容里，日益深刻地体会着为所欲为的“快乐”。她一刻也不愿停息，她怕极了停息下来的那种空虚和绝望。

她几乎开始痛恨所有的人，包括孔甲在内。但她对他倍加温柔体贴，极尽妖娆媚惑之能事，因为他能用他的权利让她无所不能。

真的无所不能吗？

问得她心痛。当然。有何不能？

她恨极，就把这恨转移给了很多人，宫女、侍卫、大臣、其他妃子……他们在她的折磨里，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当面，她听到的恭维越来越多，背后，咒她早死的人越来越多。

她当然知道。可是她的名声早就坏了，他师门都懒得看她一眼，除了作恶多端，她还能干什么？

夜里，孔甲熟睡后，她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黑暗，感觉她的生命也陷在这样的黑暗里，永不得超

生，两行清泪顺颊而下。

师门，此刻，你可安睡？

师门终于来了。

姑藻坐在孔甲身边，不露声色地看他，心里却早已乱成一团。她的所作所为，就是为引他来的。

虽然是意料中的事，她还是心跳如鹿。

她屏息压抑着心跳，觉得难受，恨意就又一波一波地涌上来，这次，她要给他小小的教训。

上报过驯龙的近况之后，果然，师门说：“大王，臣听得近来宫中杀戮甚多，以至夜里冤魂不散，鬼哭狼嚎，却是为何？”

为何？为你！

姑藻盯住他的眼睛，明确地告诉他。但他只看王。

孔甲说：“不过是近来，我与爱妃勤于国事，审了些宿案罢了。你不必挂心，只管早些把龙给我驯好就是了。”

师门不知进退，不亢不卑地说：“我与大夏驯龙，原是希望以神龙之威，扬我大夏之名，但治国之本，还在君主仁政爱民，如若大王滥杀无辜，民怨载道，我把龙驯得再好，又有何用？”

他希望姑藻能听得懂。

可姑藻无心要懂，她被偏执迷失了心性。

她只道他是来指责她的。

孔甲不高兴了，厉声说：“你倒说的头头是道了，这些道难要你来教我？我怎样治理国事，难道先要请示你驯龙师大人？”

师门义正辞严道：“臣非此意，只望大人怀有一颗恤民之心，即使对待那些犯人，也不该残忍无度！”

“大胆！你得寸进尺，反倒教训起我来了！来人，拉下去——”孔甲的话被姑藻及时的打断了：“拉下去打三十大板，送回龙池。”

两边的虎狼侍卫即刻拉走了师门。

随即听到木板撞击人体的闷声。他一声不吭地受着。

姑藻的心痛得一缩一缩的，却执意让那一声声落下来，她要他懂，她是可以杀了他的，她爱他，得

不到，就疯狂，就和他一起毁灭。

孔甲仍然气愤愤的：“真该打死他！”

姑藻说：“大王息怒。看在他驯龙有功的份上，留着他把龙驯好再杀不迟。”

如果他死，她必定追随，然后，求天赐她与他来生姻缘。

也不知道师门现在怎样了。

从那天听到打他的第一声起，她就在后悔，一天下来，她已经悔得肠子都青了。

终于忍不住，让贴身侍女备了些创伤药草，匆匆地赶往龙池去。

屋里不见他！

姑藻就急三火四地往龙池边跑，就看到师门搂着龙头，在那里静静地坐着。

那龙可真是幸福。

姑藻忍不住嫉妒起来，装成漠不关心的样子，走过去，蓦然看见师门新换的雪白的袍子上，后背的血渗透出许多处，眼泪就止不住落下来了。

听到她的哭声，师门把头移到龙头的另一侧，眼泪也流落下来。

姑藻却以为他在怪罪她、讨厌她。就努力收起眼泪，说：“夏王要我给你带些药草来，养好了身子好驯龙。”

师门不说话。他知道她在说谎，夏王真要掂记他，也不会叫她来送药的。

姑藻生气，但又心疼他身上有伤，就闷在那里。

良久，姑藻觉得自己再呆下去又要被赶了，就自伤自怜的转身要走，听到他柔声说：“以后，不要再杀人了，否则，我还会直言上谏，下次，可能就不劳南妃送药来了，再要送，就送口棺材来吧。”

姑藻听了，便失声地哭起来，他到底在怪她啊！

可是却听他说：“多谢南妃殿上求赦之恩，臣、臣会好好记在心里。只望南妃自己也知保重，少惹事非、遭人嫉恨才好。”

她顿时转悲为喜，他还是知道为她着想的，而且他说要好好把她记在心里。

她满脸愁容而去，却满面春风地回来了，好的，从此，不折腾了。折磨别人的时候，她并不真的快

乐。

而且师门说了,要她保重,不能劳心劳力、多惹事生非。

姑藻又变了。

孔甲又难得看到她对着自己笑了,反倒是偶尔去她那里,见她一个人在那里痴痴傻笑;再想和她一起审案问事,她也不再满怀热情了,拉她,她都不去了。

哪里不对了?孔甲发愁了,为博她一笑,费尽心思。他发现她的笑容,就是他的阳光,她不笑,他的天空就整天阴着。

有一天,姑藻进门就看到孔甲在等她,脸上的笑意还没来得及褪尽,就拘禁起来。孔甲心里奇怪,他哪里让她看不顺眼了?表情变得这么快?

“爱妃哪里去了,害我等了半天?”孔甲起身问。

“去龙池了。”快嘴的侍女脱口而出。

“龙池?”孔甲带着思索,走近姑藻,又问一遍:“爱妃可是去了龙池?”

阴冷的感觉压过来,姑藻神志一清,即刻笑道:“是啊,去龙池了,看见神龙活灵活现,就忍不住为大王高兴。就是大王的功德好,连神龙都知道。”

“哈哈……爱妃真是会说话,可不要口是心非哟!”孔甲话里有话。

姑藻不慌不忙,秋波扫过来,千娇百媚地说:“原来大王喜欢臣妾口非心是啊?”

孔甲即刻被她撩拨得心痒难耐,横身抱她起来,直奔床帷……

姑藻也配合。

在孔甲心满意足时,姑藻道:“大王,若把龙池迁到宫里如何?大王虔诚必可感天动地。”

“好、好主意!”孔甲连声称许。

此时没什么是不好的了。

姑藻笑了,此后,不必再奔波劳苦地去龙池,惹得孔甲怀疑,而她却能天天见到他了。

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了。

他虽然还是不看她,还是冷冷的,但他至少开始和她说话了,有时,还会说不少。

驯龙之道和治国之方,他都和她说。

虽然他只是一个驯龙师,可是他是她心里真正的君王。

姑藻站在池边,对师门说:“龙池在这里不好。”

师门却说:“我倒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

姑藻抬高声音:“我倒不这样觉得。我想,夏宫巍峨的殿堂,会更适合它的成长。”

“可是……”他还欲争辩。她已不耐烦起来,这是她费尽心机才争取到的事情啊,就冷冷地扔下一句话来:“龙池不日便会迁往王宫,还请先生早些做好准备。”

大兴土木仿佛一年之久,其实不过两个多月时间。

龙池终于迁到宫里,凌霄宫旁。

世外桃源般的新园里,亭台轩榭,曲径通幽。龙池巍然,浩如烟海。向外延展数里的,是如茵绿草、阔野平台,外围便是奇花异草。这里,实在是景色怡人。

那一天,风云变幻,一道白光自东方穿空而过,引起数声霹雳,景象奇诡壮丽,百姓无不五体投地,不敢正视神龙显威。

于是,再想见到师门,开窗而已。

姑藻便日日“观龙”,可自从龙池迁到宫里来,师门对她不复以往,话都很少和她说了。

姑藻不明所以,常常神不守舍,孔甲觉察出来:“南妃可有心事?为何最近常常去龙池,却患得患失?”

“大王不必为臣妾担心。臣妾不过是想对神龙多亲近些,又对神龙充满好奇。”她乖巧地答道:“说起来,真得感谢大王呢。为我一句话,便大动干戈,将龙池迁到宫中。”

孔甲哈哈大笑起来,粗壮的胳膊搂过来:“只要你高兴,又有什么不能的呢?何况,将龙池迁到宫中,这样的诚心,神灵岂不更佑我大夏江山?”

“大王高见。”她笑道,却又忍不住试探,“那个驯龙的师门,好像真以桃花为食,难道真是传说中的仙人?”

“哦,这倒没留意。”孔甲不以为意地答道。

“他将龙养得精神抖擞的,大王难道不打算给

他些封赏么？”

“哦，你也这么说？”孔甲这才认真起来，皱起眉，犹豫了一会儿，才道，“龙他倒是养得不错，就是性子乖戾了些，又不会说话，我很不喜欢他。怎么，南妃突然问到这个？”他有些不悦，“说他是仙人？我看未必见得，怪人还差不多，好好的饭菜不吃，偏要吃什么桃花。看他脸上那红色，不祥得很。”

“一个驯龙官罢了，大王原不必为他费心。”她故意摆出冷漠的神态。

孔甲点头：“南妃以后还是少到龙池跟前，爱惜自己身子要紧。”

“大王请放心，臣妾都记住了。”她移转开话题，“天气如此好，大王难道不想田猎么？”

“怎的不想。择日便去。”

四、破斧作歌

先王不降酷爱田猎，因此，春猎和秋猎的习惯就传袭了下来。

四月的萑山，山花浪漫，水静波平，正是田猎的好气节。

孔甲一行刚刚行至山腰，突然便起了一阵大风，天气很快转阴，孔甲觉得奇怪，春日里的天气如此多变，还真是少见。

随行的人里有人提议说，到附近的人家去避避雨。于是大家转身向山下走去，寻到一户人家。恰好进门之时听到有婴儿“哇哇”的啼哭声，原来这家主人刚生下一个儿子。

于是随行的人中又有人说，如果明天是个好天气，这个孩子一定很吉利。有人附和说，如果明天天气不转好，这个孩子一定会遭难。

孔甲听了这些话，豪情大起，大声道：“不如将这个孩子交给我来抚养，天子收养他，看谁还能使他遭殃？”于是，他果真向主人要来了这个孩子，不再等到第二天，便匆匆赶了回去。

姑藻对于这个由萑山带回的孩子不置可否，没有亲近也没有刻意疏离。她只是不懂，为什么孔甲会对一个平民百姓的孩子这么好。这不是他的作

风。

孔甲却表现出满腔热忱，他甚至以自己的名字来给他取名——小甲。

或许，年近不惑的孔甲仍然没有儿子，所以，对这个粉嫩的婴孩儿才特别珍爱吧，姑藻想。

她万万想不到，孔甲心中另有一番盘算——师门傲气，往往当着众人的面驳斥天子，而眼下他却不得不为了大夏的神物依仗他，他因此而烦闷。

所以他想，好好训练小甲驯龙，等他长大了，成为出色的驯龙师时，他就杀掉师门！

转眼，小甲五岁了，孔甲就让他拜师门为师，好好学习驯龙之术。

师门答应了，并将小甲随时带在身边，耐心教授他驯龙的技巧。

就这么过了两年，原以为没事了，可宫里却突然传出小甲被斧头砍伤了脚的消息。

孔甲大怒，以为是师门故意所为，派人找来师门。

师门说，小甲年幼，见宫人砍柴，觉得新奇，便趁人不备偷偷把玩斧子，不想酿成惨事。

孔甲不信，于是又叫砍柴的宫人来问，所说和师门无二。孔甲却总觉得这事与师门有关，但虽然恼恨却没有凭据，就只能不了了之。

他非常惋惜小甲，这个孩子不过七岁多，虽出身粗鄙，却已有了贵族风范。本想等他长大接替师门之位，不想孩童时就瘸了腿。

普天之下，又哪里听过有瘸腿的驯龙师呢？恰在这时，他又听人说起，那次萑山田猎的第二日，依旧是大雨倾盆，阴风呼啸。

孔甲顿时如被雷击，他一直想以天子之资与天命抗衡，不想，结果依然相同。早知如此，当时若不将小甲带回，是不是他也不会遭此厄运呢？

想到这里，孔甲不由又是惋惜又是哀伤，感叹道：“呜呼！有此一难，这是命啊！”

为了排解自己烦闷的心情，孔甲命人作歌写曲。

曲子写出来后叫做《九歌》，情调曲折哀婉，节奏舒缓流畅，韵味隽永，感人至深。又因此曲为小甲

被斧子砍伤所得,孔甲又叫它《破斧之歌》。

从前,孔甲最爱做的一件事,是与姑藻拥在一起,把酒作乐。现在,他最爱做的除了这一件事之外,另一件,就是在小甲的侍奉下,与姑藻一起欣赏《破斧之歌》。

为了欣赏这《破斧之歌》,孔甲命人修筑琼台玉宇,极尽奢华。

民间不知从何处传来这样一句话:“孔甲乱夏,四世而陨。”说是一个道士说的。

传进宫来,孔甲一边打着乐拍,一边笑容可掬地搂着姑藻,说:“孔甲乱夏?哈哈,也只有大王我、有这威风来乱这大夏天下!”

随即,又恶狠狠地说:“又是那些臭道士胡言乱语,传旨,凡是道士,皆诛九族!”

小甲在一边问:“大王,那师门——”

姑藻看向他,这个小孩,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师门?

“暂时留他几天。”孔甲想了想,说。

姑藻再也无心听乐,心悬在半空,倚在他怀里,分明的感受到这平静的胸膛里,刀光剑影闪成一片。

天天听到大臣上报诛杀道士的盛况,那些无辜道士的悲惨境遇,到了这殿堂上,被兴趣盎然地说,被兴高采烈地听,孔甲才不会对那些贱民有悲悯之心呢。

他只管听歌赏乐,与姑藻缠绵。

除此之外,他还比以前更加关心那条神龙。他也时常带着姑藻和小甲亲自去到龙池边,观看那条被驯得精神抖擞的龙。

这天,他们一行三人又来了。

师门陪在旁侧,俨然多余,不会想到姑藻心里,全然只放他一个人。

自从她把龙池迁来宫里,便日日前来,他不理她,她就留连在花径之间,或者只看龙。

他仍然从未敢抬头看她,她的背影娉婷袅娜,白衣胜雪,于鲜花绿叶间,别样动人。

梦里,便常见她蓦然回首,嫣然一笑,虽容颜模糊,却美丽至极。

从她那天在龙池边对他坦白起,他的心就己不再寂寞。

可是,他不能,尤其是在这宫里,不能让她了解他。这是帝王之宫啊,稍有不谨,就会害了她,冷落,反倒会让她安全。

即使如此,孔甲也不会放过他,小甲,就是孔甲施放的一枚致命的棋子。

伴君如伴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小甲的意外受伤,他曾被孔甲叫去查问一番,虽然并没找出他的不是,但孔甲终是容不得他的。

师门等着,看孔甲的新招。

果然,孔甲看着池水,对师门说:“你驯龙有功,我要重重赏你。我有侍女落雁,姿色夺人,赐你为妻如何?”姑藻的心猛缩。

师门鞠躬:“贫道潜心求道,不想近女色。”

孔甲不高兴了,说:“这等好事,怕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你竟敢不领情?”

师门不语,却听到南妃说:“还不快谢大王隆恩。”

师门不抬头,他怕看到她眼里的无奈和痛苦,更怕她看到自己眼里的。

孔甲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就这么定了!择日成婚!”拂袖而去。

地上绿草如毯,一滴清泪陡然落进师门的视野里,他赫然抬头,南妃却如风般从他身边掠过去了。

半夜时,姑藻睡不着,看看孔甲睡得很熟,便起身到龙池边。

龙池里的水光映着朦胧的月光,闪着鳞光,幽幽地泛着寒意。然而,在这里,她什么也不怕。她到她常坐着观龙的一棵树下,想静静心——

竟然,师门在!

他躺在树影里,身旁还有一个空空的酒壶。

他睡着了吗?

此时,万籁俱寂,只有她和她的师门。她俯下身来,亲吻他,这一刻,她只属于他,而他,也只属于她。

师门呢喃不清地翻过身来,轻柔地唤“姑藻……”

隐忍的爱之火热烈而绚烂，姑藻终于做了一回他的女人。

清晨，师门醒来，四周静悄悄的。

昨夜又梦见她了，似梦非梦，梦里真好。

可是，他只能痴人做梦。

天大亮时，就有侍卫送来绫罗绸缎，珠宝玉器。

第三天，就是师门迎娶的日子。

孔甲为他大摆筵席，张灯结彩，奏的乐却是那《破斧之歌》，音调婉转，却满是凄伤，扰得人心里怪怪的。

师门听得懂，孔甲认定他是砍伤小甲之人，破斧，破夫——杀他之日不远了。

如若他死了，祈求上天让他的姑藻好好地活着。

五、落雁之死

感觉怪异，只因身边无端的多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落雁。

师门走到哪里，她便跟到哪里，若是师门再把桃花放入口中，她就诚惶诚恐的，不许他再吃桃花。

师门不大和她说话，她就一直影子一样陪在左右。

南妃果然不再来了。

师门驯龙时，不再能感觉得到那双远远看过来的美目，若有所失的感觉让师门无所适从，常常在驯龙时，突然间失神地静立良久。

她此时正在做什么呢？师门总是忍不住想，可是，想又能如何？想到那天，她离开时滴落的泪水，他就心疼，他多想可以把她揽在怀里，拭干她的泪痕。

可是，他却只能让她落泪而去。

“还不快谢大王隆恩。”这是她对他说的话，为了不让他惹夏王发怒，她把对他的爱化成伤她的利剑，刺中她自己来保全他。

他看着她受伤，却无计可施，并继续更深地伤她，他为什么会这样身不由己？

想念，如同带刺的藤蔓，缠绕过来，每一重，都

带着蚀骨焚心的痛。

他不知道怎样拒绝落雁的陪伴，她是他的妻子，执意跟着他，而他常常会错觉，是姑藻在身边。

每每热情地回转身来，此人非是梦中人，总会有一瞬的茫然、无助萦绕上来，纵然他能使火能驯龙，却不能爱我所爱，其他，又有什么意义呢？

便把心思集中在驯龙上，他要还她清名的，他要努力。

那金龙精神一天比一天强盛，施展起来，真是威风八面，让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师门又想，他离开皇宫的日子也快要到了吧，想什么是有用的呢？本来想还姑藻清名，但这浊世，这深宫，哪是能洁身自好的处所？又有谁，能留得一身清静？即使神龙有威，又怎能逆转天意，救得了这天怒人怨的夏王朝？

心情就在反复中郁闷着，不知所措。

姑藻却不会想到师门的这些心思，她每天都觉得生不如死，那夜的恩爱，还犹在眼前，却要这样，每天看到师门和他的落雁如影随形。嫉妒如疯长的野草遮天蔽日，让她的心密不透风。

虽然王命难违，可他不必要与她如此亲密啊。

难道，他那日的谦辞不过是故做姿态？

可恨的孔甲，可恨的落雁，可恨的师门！

这一天，南妃宣落雁进宫。

师门默默地送落雁出门，就在落雁笑意盈盈地回头、叮嘱他不许吃桃花时，他蓦然抓紧了她的手，落雁受宠惹惊的神态痛痛地烙进他的心里，但他随即又松开了手……

师门再回寝室时，抬眼就看到落雁在梁上自缢而绝。呆滞了表情的落雁，脸上挂着两行泪水。

每一个靠近他的人，终究是会离开的。

他了解姑藻的嫉恨，他不怪她。他知道姑藻心里的苦，一如知道自己心里的苦，可是，他又能怪谁呢？

南妃来了，看着地上无知无觉的落雁，轻声说：“你怎么就死了呢？都不知道别人多么嫉妒你。”

师门听得真切，仍不抬头，俯身下拜：“谢王妃屈尊安抚之恩。”

姑藻冷笑：“我杀了她，你都不敢抬起头来质问我么？”

师门抱起落雁僵硬的身体，把头埋在她的胸前，满腹心事，一腔悲愤，又怎能向她说得清楚？无辜的落雁……

“看不出你还真是长情的道士呢？”姑藻恨极，爱他如斯，却看他柔情万种地抱着已经死去的女子，让她情何以堪？

她逃也似地飞奔出来，普天之下，真正爱她的，也只孔甲一人吧。而他，贵为帝王啊，若不是她不知好歹，为何还要这般辛苦？

几棵随风摇晃的野草，一座小小的坟茔。

无限的荒凉与冷寂袭上心来，师门的眼前出现了落雁最后回首间的笑颜，她不过是陷在权谋里无知无觉的侍女，却要为此付出生命。

而杀她的人，除了孔甲，便是他师门，虽然借的，是姑藻的手。

姑藻。

师门伏在那里，低声唤落雁的名字，心里却满是姑藻痛楚的眼神。

他知道她的恨，他不是也在嫉恨夏王吗？当他看到夏王抱着她的时候，他总有刻骨铭心的痛，让他抓狂，但他要不动声色，因为孔甲是大夏的王，可以在瞬间杀掉他们。

他死不足惜，但姑藻，那么美丽生动的女子，他那么爱她，不想她死。

所以，落雁便因他的自私而先死去了，她是他的第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子，他没有给过她一丝温存。

落雁善良、纯净，日日受他冷落，却毫无怨言……

现在，她安静的躺在这小小的坟茔里，不再有灿烂的笑容，也不再有关爱他的叮咛，他和姑藻欠她的，无以为报，就在这里为她略备一杯薄酒，祭她在天之灵吧。

师门跪拜之后，洒下清酒，守着那坟茔黯然神伤……

孔甲和姑藻等在远方。

是孔甲执意要带姑藻来陪驯龙师安葬落雁的。

孔甲说，是他做的媒，丧偶的是他大夏的驯龙师，他自然要尽心才是。

话虽这样说，姑藻却看到他脸上得意的神情。

姑藻的痛，她自己得藏好，但看到师门在那边悲痛欲绝的样子，她还是忍不住变了脸色。

孔甲便问：“爱妾脸色何以如此苍白？”又恨恨道：“死的不过是个侍女，哪用得着真的心疼？我只是喜欢看看师门悲伤的样子，总是在殿堂上趾高气扬，屡屡犯上，其实不过是个草包，连个侍女都保不住！”

姑藻心里一惊，她的嫉妒已经助纣为虐，伤的却是自己心爱的师门，她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

心里乱成一团。

再看师门，伏在那里，没有一丝要离开的样子。

落雁，她活着，她嫉妒她；她死了，她还在嫉妒她。可是她已经逼死了她，却还是输给了她。

输给了一个侍女。

巨大的挫败感排山倒海地袭击着她，师门，原来，在你眼中，我竟然不如一个小小的侍女。

她突然又想，哪天，她也死去了，能这样伤心地为她祭奠的人在哪里呢？

想来，恨她的人，会让她死亦不得安宁吧。

看来，她确实不如落雁，她心爱的人会为她守灵，而她姑藻心爱的人，已经成为别人的丈夫，心里只藏着他死去的妻子吧。

挫败感后是孤独，前生后世，形单影只，这茫茫尘世，竟然找不到一个与她全心相依相偎的人。

那么，又在这里羡慕别人做什么呢？眼见心烦，想着，她冷冷地对孔甲说：“大王，他喜欢呆在这里，由他呆着吧。我们回去。”

孔甲却说：“回头我再赐个侍女给他，他该受些约束和管教的。那么张狂……”

他不知道落雁是她逼死的，如果知道了，他又会怎么说？怎么做？

姑藻看着孔甲，忽然间，觉得她从来就不认识他。

但她，却要和他朝夕相伴。

镜子里的女子，拥有上天恩赐的美貌，让一代君王顾恋宠爱，但一度，她想让它变成落雁的模样。

现在，在耳后，有一个小伤口，那是落雁在为她梳头时，她故意扭头被发簪所伤的，她不过是淡淡笑了笑，落雁却吓得面无人色。

然后，落雁就死了。

死了的，还有她的心，在她看到他抱着她的时候，在她看到他伏在她坟头痛哭的时候。

无论她为他做什么，为他担多少心，怎样的处心积虑，他始终不肯好好看她一眼。

以他的耿直，总有一天，孔甲会忍无可忍杀了他的，可是，她又能保得了他多久呢？何况，他在心里，也把她看做一个祸国殃民的妖女，她又何必一再自欺欺人？

就从此，安心做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王贵妃，不好吗？

有何不好？

但愿从此，不要再看到他，师门，除了刺痛她，还是刺痛她。她要逃避。

恹恹的坐在高堂之上，任孔甲握着她的手。

听堂下人报：“南方部落叛乱，即将兵临城下，军情紧急，请大王速决！”

孔甲仍然微笑，侧面来问：“爱妃，你可有高见？”眼里只有她一个人。

看殿下群臣面面相觑，神色惶惶，她也顿觉可笑，忽然间就出乎自己也意料之外地说：“师门是高人，可解军情之急。”

正中下怀，孔甲欣然赞同，立即宣令师门上殿领命。

又看见白衣的师门缓步走来。长发飘扬，衣袂鼓舞。只是那嫣红的颊色，不知何时已经隐退去了，格外显得人物清逸出尘。

恍然的，就如同初始见他的那日，他从大殿外的芸芸众生里走出，从这俗世里的昏天暗地里走出，走来，走来，近在咫尺，用他周身的光芒给她瞬间的晕眩……

只不过，今日一别，怕是要等来生再见。

既然今生心已死，那就让一切都消逝了吧，寄

希望与来生。

“大王，请让臣妾代为赐酒饯行。”姑藻柔声请愿。

孔甲当然愿意，他早就厌恶师门，此次出战，胜则可平叛，败则可有借口杀了师门，何乐而不为？早早饯行让他上路！

姑藻举杯上前，清音婉转：“师将军此去当大显我主神威，平定叛军，还望早日凯旋而归。”

师门接过，仰头便饮，酒干还杯之时，他执着热烈地与她四目相对，因为，他此去凶多吉少，他要把她的样子深深地刻进心里。

姑藻就在那目光中，电光石火穿胸而过，这是他第一次好好看她，却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好好看她。他的眼睛里浓得化不开的爱恋，一瞬间，消融了她心中所有的冰冻，他于她，何尝不饱受相思之苦？眼前一黑，姑藻软软地倒下去了。

师门急忙侧身伸手，把她揽在怀中，却很快被孔甲夺了过去。

“南妃！南妃！”孔甲大叫，仿佛天塌，忽然就怒吼过来，“大胆师门，你施了什么妖法，让南妃昏迷！来人！来……”

“恭喜大王，南妃有喜啦，此实吉兆、吉兆哇！”太医如释重负，喜形于色地说。

“好！好！好！哈哈……”孔甲变怒为乐，开怀大笑。

群臣拜倒，齐声祝贺。

师门突兀地站在那里，他为她高兴，也为自己难过，她有了大夏的血脉，从此，她就多了一份安全，以后，可能就会母仪天下，一世安然。

而他，终是失了她，虽然心生遗憾，但想到她可以好好地活在这危机重重的夏宫，他无怨无悔。

他不会想到，他和姑藻，早已经精脉相通、肌肤相亲过，他的骨肉就在她的腹内孕育成长，真正值得庆幸的，原本应该是他。

站在姑藻悠悠转醒的视野里，然后她听到他说：“贵妃请安心，师门定当不负众望。”

万箭穿心般，姑藻凝望着他，为何今日，她才明白他的心？这天子的宫殿下，怎可能有侥幸存活的

欺君之情,为了保护她,他又付出了多少隐忍!

而她都做了些什么?甚至杀了落雁,还把他送上了死路!而此刻,她腹中有了生命!苍天啊,怎样可以收回她的建议,怎样可以改变她的所作所为?

他手持军令转身去了,姑藻闭上了眼睛,眼前复归黑暗。

又听见孔甲说:“小甲!你也跟着去见识一番,锻炼锻炼吧。”

“谢大王!”小甲高声拜谢。

两行泪水涌出姑藻的眼眶。

孔甲问:“爱妃为何落泪?”

“臣妾恭喜大王后继有人。”

六、师门征战

又是春意阑珊的日子。

皇宫花园里的桃花又开了。

花飞花谢,落香满衣。姑藻倚在桃树下,想着那个把桃花放在口中的男子,恍如梦境。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远处,小王子祥皋和侍女嬉戏着,幼稚天真的笑声惊起了林中栖息的飞鸟。

祥皋长得像她,比女孩子还要俊俏,可是却有男孩子的英气。他调皮而可爱,生机勃勃如碧草初发。

有了祥皋,姑藻的生命就有了新的意义,他是她生命的延续。当她抱着他、看着他、听他啾呀学语时,都会感受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

时间在望眼欲穿中,已经慢慢地流过了三年,这三年,孔甲依然宠爱她,却也时常向别的宫里去。前些日子,选秀来的闻慧绝世美艳,更有她姑藻所不及的风情。

想到闻慧,姑藻笑笑,不过是又送到她面前的一具美丽的尸体罢了。

孔甲的命根子在这里,那便是祥皋,他又会跑到多远?他为他大宴群臣、大赦天下,要立他为太子,不过,姑藻拒绝了,何必过早的成为众的之矢?

祥皋成为太子只是迟早的事,何必显得心急?

她不必烦心这些事情,更让她烦心的事是,师门能不能凯旋归来。

她现在真的觉得冥冥中有神灵,若不是她杀了落雁,他也不会抱着落雁的尸体难过,她就不会醋意大发,迷失心志,送他去战场。现在,她常常失眠,好不容易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师门遍体鳞伤的模様,她就会在惊骇中坐起来,在黑夜里倍受煎熬,这都是神灵对她的惩罚。

若是能以对她的惩罚换得他的安康,她愿意。

她不敢想如果师门死了,她怎么活下去,她现在不能随便死去,因为祥皋。她死了,她的儿子祥皋就会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小小年龄就会死于非命。

所以所以,师门,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姑藻日日夜夜祈祷不止。

又听见宫里的人在谈论师门的功绩。

姑藻总是显得心不在焉,其实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

先是听说师门驱使金龙大显神威,让叛军闻风丧胆,溃不成军;后来又听说,师门把金龙化成了一把利剑,削铁如泥,所向无敌;再后来又听说,师门直捣敌穴,大获全胜。

这些都是听了很久的消息了,却总是不见师门回来。

孔甲每每听到捷报,也并不见得出高兴,好像师门出生入死保的是别人的江山。

姑藻不便多问,也装得漫不经心,与他一起听歌赏乐,随兴而起地建楼筑园。宫里尽是太平盛世的景象,但她的心里,却日胜一日的纷乱起来。

心思纷乱的时候,仍然要在人前从容乖巧。

孔甲不在身边,她就来坐在桃花树下,望着满树桃花发呆,盼着他回来。可是即使他回来了,她又怎样?不过是知道他在不远处,偶尔能见个面罢了……

想着,便长长地叹气,抬头看,祥皋一时都闲不着,拽着侍女的衣裙肆意玩耍,侍女的哀求反倒惹得他格外兴起,笑不禁声。

他们身后的假山上藤蔓蜿蜒，映进眼里，姑藻就淡淡一笑，慢慢攫一枚花瓣在口里，细细地嚼碎。

师门保的是大夏的江山，是祥皋的江山，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而她姑藻，不允许任何意外伤害到祥皋。

闻慧，她可以暂时拥有孔甲的宠爱，但是，她不可以拥有孔甲的依恋和许诺，因为，她不会给她更多的时间，让她扩张势力，危及祥皋。

宫里，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朝时，南方部落战败的贡品都呈上来了，那个人却一点消息都没有，姑藻盼着殿前的人能说到师门。

终于还是说到了，那人说：“师将军正在整顿请降的部落，几天后就回师见王。”

心里的喜悦一阵翻腾，她几乎想要起身跳舞，苍天不负有心人。

却听孔甲问：“姑藻，祥皋会喜欢这些东西中的哪些？”

姑藻看着那些贡品，一时转不过神来，又听孔甲道：“有些东西送上门来，也不会让人高兴。”

回到凌霄宫，孔甲抱着祥皋把玩那些珍器玉皿，姑藻坐在镜前挑选珠宝饰物。他就要回来了，她要为他更美丽，除此之外，她还有另一件事要做。

拿起一枚精工巧作的凤钗，姑藻回头来说：“大王，臣妾觉得把这凤钗送于闻慧妹妹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她见了定会喜欢。”

孔甲就把它捏在手里，急着要去献美。

姑藻又说：“叫她来凌霄宫坐坐，我们姐妹说说话，众姐妹里，只数着她贴心贴意。”

孔甲听了满口应允，转眼就没影了。

镜子里的女子仍然娇美，但到底是岁月无情，已经不复往日的天然雕饰。

师门，快回来，在我红颜未老的时候。

师门站在战场上。

战争，早已经结束了。

浴血奋战整整三年，死伤无数，终于平息了南方部落的反叛，他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欢呼。

他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应该驾驭神龙，来打败

这些反叛的南方部落。

这些部落的首领，都是些爱国忠义的人，他们爱护百姓，反抗暴政，于情于理，本来是没有错的，但他却带兵前来征讨，杀得他们血流成河！

神龙护主，每每当他身陷敌群，以寡敌众时，神龙总会救他于危难之间，让他化险为夷。

此时，它就在身边，依着他，和他一起，在这战场多日未散的销烟里沉默。

它是不是也在想，这些死去的将士们，他们的亡魂是怎样的不甘。

他感到茫然。

如果他御龙和这些反叛的部落联合起来，推翻这大夏的天下，是不是更是顺应民心的事情？

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从战争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

但是现在，已经不用想了，他已经做了选择并付诸于行动了。

姑藻。

师门闭上了眼睛，也许，这样逆天行道的初衷，只为了她的安然，是对是错，只有天晓得吧。

尸横遍野，荒草凄凄，这些静止的尸体曾经是满腔热血的勇士，或许是可以兴旺这腐朽的大夏、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勇士，但现在已经被他师门尽数杀戮了。

他的心无比的沉重，但无论如何，明天就要搬师回朝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前方等着他的又是什么呢。

师门闭上了眼睛，脑海里，姑藻那含情的美目如黑暗里的星辰般闪亮——小王子！

他突然想到了小王子，他是大夏新的希望，他回去，会和姑藻好好辅助小王子，让他勤政爱民，让他仁德于天下，那他此次征战，才会无愧于民、无愧于天下！

如释重负般，他睁开眼睛，把脸贴在神龙的颊上，轻轻地摩擦，声音中充满喜悦地说：“龙儿，我们可以回家了。”

神龙一声长啸，穿透战场上浓浓的雾霭，响彻云霄。

第二天,大军浩荡,凯旋回师。所到之处,人声鼎沸,万民欢呼。人们讨厌战争,向往和平安定的日子,他师门要实现天下人的愿望,扶佐一个天下人的夏王!

行军数日。

明天,就能见到姑藻了。

师门的心慌慌地跳,对着千军万马不动声色的他,想到要与姑藻相见,竟然忐忑不安,想想,自己都觉得好笑。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神龙在不远的水塘里怡然自乐,把水花喷洒得到处都是。

小甲已经把饭都端上来了,已经等他等得不耐烦了。

师门坐下来,肚子真是饿了,应该饱食一顿,然后加快进程,早些见到她……

正午的阳光耀眼得让人感觉晕眩,师门突然觉得头重脚轻,在他吃下两口米饭之后。

迷蒙的视线中,蓦然看见小甲坐在对面恶毒地笑!

师门顿时明悟,小甲,他在饭里做了手脚,也必是孔甲的授命!这毒来势迅猛而强劲,他在头脑尚还清醒的时候,转身急步向神龙跑去。

小甲在后面奇怪地看着他。

鲜血在胸口翻腾,他知道只要自己张口吐出血来,就会精气一散,一命归西,他紧闭着嘴,直到他搂住了神龙。

他用尽全身的力量,拔出腰刀把左手断掉,果断的把手臂伸进神龙的嘴里。血就如喷射的泉,流进神龙的嘴里。

神龙一瞬不瞬地看着它的恩人、主人、亲人、朋友——师门,他也凝神看着龙的眼睛,四目交接间,形神相合、精气相通,神龙灵异,把他未说的话,未了的心事,全接了去。

血,终于流干了最后的一滴,师门的身体,安祥地倒下了,突然间,就化成一阵清烟,随风消散了。

小甲看得呆了,心里害怕得不得了,但当他看到师门的身体倒下来,然后化成烟雾飘散后,就满心欢喜起来。

将士们伏地悲号,小甲也装着干嚎,他告诉大家说,师门是神仙,完成了大王的使命后,回归天庭了。

无人不信,诚惶诚恐地对天跪拜,没有人怀疑小甲。

只有神龙回旋在天空中,把小甲看得透彻。但它只是静静地等着地上的凡人们起程,然后,随大军一路回来了。

姑藻又坐到桃花下,想,再过几天,他会回来?

闻慧在那边说:“祥皋,乖,来,姨娘亲亲。”

祥皋就乐颠颠地跑过来,让她揽在怀里,这时,侍卫手里的蛇已经悄无声息地蠕动着在闻慧的身后。

就在她要亲他的时候,侍女一把把祥皋抱起,惊得闻慧往后一辙,正踩在蛇身上,那碗口粗的毒蛇当即反口咬中了她。

接着就听闻慧一声惨叫,面容失色,仰翻在地,手脚抽搐,转眼面色青紫,气绝身亡。

姑藻是微笑着看着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意料中事,没有什么值得惊奇,让她吃惊的是,年幼的祥皋竟然从侍女怀里挣脱出来,直向大蛇扑去,侍女措手不及,没能拦得住他!

姑藻瞪大了眼睛,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却看到更让她吃惊的事情——那蛇见了祥皋,竟然伏伏贴贴,没有了一丝野性!

祥皋用手来抚摸它,它竟然纹丝不动!

这一幕,也同样被闻声赶来的孔甲看在眼里,刚才,他不过是去不远处的假山后出恭,回来时,就看到闻慧躺在地上,而祥皋正在抚摸一条蛇。

侍女跪倒,控诉道:“禀告大王,端妃带蛇前来,意欲加害太子,不想反被蛇咬……”

孔甲听罢,连声唤:“皋儿,皋儿,过来,过来,不要再碰它,小心伤着!”眼里已经全没有地上的闻妃。

姑藻看着转过头来笑嘻嘻的祥皋,大惑不解,却在突然间福至心灵,祥皋是师门的儿子,天生便有驯龙之道!

在这之前,她一直不敢确定,但现在已经无需怀疑了,心里顿时充满欣慰欢喜。

孔甲在这时,突然回头问过来:“那蛇怎么不伤皋儿?”

姑藻机灵:“大王天子之威,鬼神皆惧。皋儿是王子,当然沿承天子降龙伏虎之威。”

孔甲点头,又把祥皋紧紧抱在怀里了,亲吻不停。

姑藻的心落到了实处。

就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数声闪电震响,一道白光飞掠而来,直冲向凌霄宫后的龙池。

他终于回来了……南妃想着便向后园跑去,忽然就看见小甲——几年不见,他已经长成一个英挺的少年。

师门呢?

姑藻正要问,就听见小甲拜倒对王说:“师将军事必躬亲,身染恶症,昨天已经心力交瘁而死!”

都是她,是她害死了他。我的师门……姑藻背对着孔甲咬紧了嘴唇,强把泪水忍下去,她不能哭。

听到孔甲说:“追加三品官衔,奏《破斧之歌》、厚葬。”声音里没有一丝悲伤。

原来,不管她杀不杀落雁,都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早应该想到会是这样的。

她害死了他的闻慧,他也害死了她的师门。

七、神龙显威

小甲神气活现地走近龙池,那个师门终于死了。

本来他可以光宗耀祖的,偏偏不得大王欢心,对他小甲又极是不尽人情,什么驯龙有术,他那儿招,他早就学会了,等他死不是一天两天了。

夏王传密报要他找机会杀了师门的时候,他都乐晕了,这个肥缺早该倒出来了。

那天,和师门一起回来,半路上一起吃饭,他把夏王差人送来的追命丹化成水,浇在师门的米饭上。那药无色无味,他当然吃不出来,也当然不能活着回来了。

那个蠢材,临死都抱着龙头不放,竟然还把自

己的手断掉,把胳膊伸进龙嘴里,把他的血喂给龙喝了。

但再怎么折腾,他还是死了。

可他小甲就不同了,不但活着回来了,而且平叛有功,功德无量。其实打仗的时候,他不是赖在茅坑里不出来,就是半路找机会藏着,刀枪无眼,他可不致傻到要为国捐躯。

要为国捐躯的人还不是被大王杀了,他师门命不好,怎么也不行。

他小甲命好,看,夏王不但赐他家财万贯、美女成群,还不用他操劳国事,让他来驯龙,从此乐逍遥。

哈哈。

小甲在龙池边站定了,现在战乱也平息了,还驯什么龙啊,借个名义过好日子罢了。

不过,这龙对他还是有用的,本来以为它喝了师门的血,也会被药死的,没想到龙到底比人不同,不但没死,反而更精神了,这都是他小甲的福气啊。

要不他现在驯什么给夏王和南妃看呢,他们正在远处等着看他显威风呢。

想着,他开始念经,双臂缓缓平举,骤然间双目圆睁,大叫:“飞龙在天!”

只见那神龙真的一声怒啸,从水中一跃而出,腾上高空,盘旋不止。

孔甲说:“小甲果然是聪明的孩子,学有所成。”

姑藻满心悲伤,却要强颜欢笑。师门死了,她要扶持祥皋,为此,她得坚强。

恍惚地,就看见师门在那边,与龙共舞,神采飞扬……

不能再想。

可是触景伤情,怎能不想?物是人非,又叫她怎能不痛?

孔甲仍然兴致勃勃:“小甲这孩子,我早就看出不是一般的……”

话没说完,忽然听得半空传来数声龙吟,声音雄浑凄怆,再看那神龙,摇头摆尾,面目狰狞,一股杀气逼人而来。

孔甲只以为小甲驯龙有术,刚想接着把话说

完,就看见那神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小甲扑来。

小甲一看,吓得浑身发抖,连跑是什么动作都忘了,就在神龙逼近眼前的时候,他赫然看到了龙的眼睛里,藏着师门的身影,此时,也正冷笑地看着他,他不由魂飞魄散,惨叫一声:“啊——师门变成龙啦!”

这一叫,反倒唤醒了他的神志,抱头鼠蹿,向孔甲这边逃来。神龙并不急着让他死,在他离孔甲很近的地方,猛然出击,一口咬住了小甲,双齿一合,即看见殷红的血点如花般四溅开来。

神龙并不屑于吃掉小甲,把他的尸体甩得无影无踪。接着,它就直冲夏王孔甲而来!

孔甲吓得鬼叫不止,情急之中,竟然本能地把姑藻推到面前来,想暂作抵挡。

这就是帝王之情!

姑藻微笑着,来吧,神龙,给我一个解脱,让我去地下陪他,和他共赴来生之约。

不想,那神龙在她面前倏然停顿攻势,就在那一刻,分明的,她也看到了师门!她惊喜地看到他在龙的眼睛里,对她微笑!

她不由地怔住,而神龙转而再次攻击孔甲。怎么回事?难道龙也好色?这次孔甲不得不推开姑藻,落荒而逃,那边祥皋正在玩耍,被孔甲一把拽起,随手便丢了过来!却因用力过猛,一个趔趄摔倒了,转头看着飞舞而来的神龙,他大叫一声吓昏过去了。

他丢的,是她的亲生儿子啊!

看到这一切的姑藻瘫倒在地,她的祥皋,不被龙吃掉,也会被摔死的!她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皋儿——”也晕倒了……

等她悠悠转醒的时候,她竟然看到——祥皋!他正骑在那条神龙的脖子上,等着她醒来!

而那条神龙,无比驯服地躺在那里,它的眼睛里,没有了师门。

姑藻抱过祥皋无声地哭了,孔甲的所作所为让她的心彻底清明了。她想念师门,只有她的师门真的爱她,即使她一再伤害他……

那条神龙慢慢地假过来,用头上的角碰碰姑

藻,又用温润的舌头舔她脸上的泪水,全然没有刚才的凶恶。

姑藻抬起手来抚摸它,忍不住泪水层层泛滥,说:“龙儿,你知道惩治恶人,为什么不惩治我呢,你知道我爱他,可我做过多少错事啊……你送我去黄泉路上,和他作伴吧,他一直都是孤孤单单的,我也是的……”她终至泣不成声。

祥皋年幼,不懂生死是什么,只不忍母亲流泪,伸出小手来不住地给姑藻擦眼泪,也跟前大哭起来……

神龙表现出极端的不安来,接着就弯起身子,把她们母子圈在他的身体中间,用嘴不断去亲吻祥皋的脸。

它知道,这是师门的儿子,亦是它的儿子,从嗅到祥皋身上的气息时,它就惊喜地知道了。

姑藻忽然间就感觉到了安然,就像师门在身边的感觉一样。她止住泪水,看着儿子和神龙,抿紧了嘴,随后慢慢微笑起来……

从那一天开始,孔甲病了,时而清醒,时而迷乱,一听“师门”两个字就浑身打颤。

宫里的、江湖中的名医不知看了多少个,都看不出究竟来,只说是因国事操劳过度所致,需要静养等等。

其实孔甲知道自己怎么了,他害了师门,心虚,又被神龙吓着了。

每当闭上眼睛,他就看到血淋淋的小甲,就听见他的惨叫:“师门变成龙啦——”

师门,怎么会变成龙呢?笑话。

可是,师门好像真的变成龙了。

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比龙还可怕,吓得孔甲每天都昏昏沉沉的。

这一病就是十年。

近来孔甲总说,当他睡觉的时候,看见师门在他身上躺着,面对面看着他。

又说,他走到哪里,师门都在后面扯他的头发和衣服。

孔甲说着说着就抱头痛哭,要不就满地打滚,说是师门在咬他的耳朵……

怎么办怎么办？孔甲想，如果杀了那条龙，大夏的天下一定大乱，天神也会降罪于他……想都不要想了。

就眼巴巴地问姑藻，姑藻说：“给他建一座庙宇，让他有个安身的地方，也就不再怪罪你了。”

孔甲一听，觉得有理，心想，要把这庙宇建在远的地方，远远的。

就找了个风水先生摇头晃脑地算了一下，说是三崮山最好。

隔了两个月，庙宇建好了。孔甲就传令准备前去拜祭，以示悔过之心，希望师门在天之灵，向神龙说个情，不要再吓唬他了。

百姓们都听说孔甲要去三崮山祈祷，无不议论纷纷。沿途上的州官们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做准备，等着夏王孔甲路过时，争取加封奖赏。

等着夏王路过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刘累。

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刘累却等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他绞尽脑汁地想方设法，并处心积虑地抚养险些被卖入青楼的幼女陈湘儿。如今，她已经十四岁了，终于老天开眼，给了他为自己、为族人报仇雪恨的机会。

“爹，你在想什么？”陈湘儿走到身边来，看他发呆，就问。

刘累转过身来，看了一眼身边已经长成婷婷女子的养女陈湘儿，笑着说：“湘儿，爹只是想，应该给你找个人家了。”

陈湘儿一脸娇俏，一抹羞红，更使她显得动人，她不知道，这个她口口声声称“爹”的人，不过是出于一种守株待兔的算计，才把她养大成人，而她，正是他手里的“株”。

刘累想，等孔甲路过，他便让陈湘儿出现在他面前。孔甲好色，必然宠爱陈湘儿，然后，姑藻就会失宠，然后，他就找机会杀死孔甲和姑藻。

这些步骤，他早就计划好了，就等那“兔”的到来了。

孔甲果然走上了刘累等待着他的郊野小路。

这一天，前来拜祭的队伍已经走了七天了，沿路上的州官们无微不至的孝敬，实在让孔甲觉得，

给师门建一座庙宇是让人多么快乐的一件事。

但这一天走下来，所经处都是荒郊野岭，沿途树高草密，一时半日还真是走不出去。大家又累又渴，都提议歇息一会儿，于是，队伍就停下来。

这一停下来，就让刘累的计划成了空。

因为在歇息的时候，几个侍卫去草丛里小解，不想其中一个让蛇给咬着了，哭爹喊娘地惨叫声把孔甲给惊着了，他又蓦然地想起“师门变成龙”了，觉得那蛇也是师门变的，那这漫山遍野就到处是师门的冤魂，都在张着血盆大口等着咬他——孔甲当即就吓昏过去了。

人们无心继续坐在那里赏景观天了，都神色惊惶地起来赶路，他们得早些去祭拜师门，然后，大王才能早日安康。

队伍向前又走了二里左右，就看见了一处仙境般的所在。只见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四方水塘，上面还游曳着几只野鸭，清水倒映天光山色，四周芰荷生香，让天天呆在宫里的人们不觉心悦神驰。

可惜孔甲看不到，他正昏迷不醒。

祥皋就在那时，看见了陈湘儿。

他本是拿着水囊到水塘边取水的，却忽然发现一个女子藏在荷叶下面，满脸惊慌，却美如天人。

旁边是几朵摇曳生姿的荷花，暗色的影里，荷叶沉实的绿色，恰好把陈湘儿雪白娇嫩的肌肤衬得美不胜收，让情窦初开的祥皋看得痴了。

本来，陈湘儿按刘累的安排，是在水塘边戏水的，可是她不明所以，一看来了一支浩荡的队伍，就吓得跳到水里去了，躲在了荷花叶下。

刘累躲在远处的灌木丛中，看到这一切，又急又恨，再看那个少年，他看着陈湘儿如同被施了定身术一般。

陈湘儿也被祥皋的俊逸、高贵所震撼，她慢慢放松下来，灼热地看着他，然后她听到他说：“你是下凡的仙女吗？”

她摇摇头，笑逐颜开，像一朵悠然绽放开的荷，绝色嫣容的美一重重地荡开，一直荡到祥皋的心里。

有人在远处叫他，小王子就匆忙地说：“我叫祥

皋,你叫什么?”

“陈湘儿。”

“好名字,那么,我要你做我的嫔妃,你可愿意?”

陈湘儿闻言面色一红,却随即娇羞地点了点头。

祥皋大喜过望,又飞快地说:“你先藏一会儿,别出声,我就回来。”

然后,他打了水,装模作样地回到队伍里,让队伍继续前进,而他,磨蹭地落在队伍后面,并拿着一个包裹跑了回来。包裹里有全套男装,他想让陈湘儿女扮男装,混在队伍里跟他一起回去。

但奇怪的是,水中已经没有了那女子的踪影。

仿佛是个醉人的梦境,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就已经消散了。

祥皋望着这一塘清水,天光云影,叶动荷舞,怎么也不相信,只这一瞬息,和他相许终身的女子,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她的一颦一笑还清晰地留在眼前,留在他的心里!

难道真是这荒山野岭里的妖魔鬼怪在戏弄他?

都是父王,说什么也不肯让他把神龙带出来,如若不然,他一定命令神龙先把她送回宫里去……心里郁闷,就狠狠地把那盛着男装的包裹,一把摔进了水里,转身离开了。

在他离开不久,刘累拉着陈湘儿从灌林丛中走出来,望着队伍远去的方向,刘累沉闷地叹息了一声,但当他把那个包裹捞上来打开的时候,脑际灵光一闪,旋即又笑了。

柳暗花明,下次,他会万无一失。

孔甲迷迷糊糊地醒来时,队伍正站在三崂山师门的庙宇前。

他颤颤微微地下轿来,刚要进庙,忽然天昏地暗,转眼间,大雨倾盆。一行人惊惶失措地挤进庙里,刚进去,就看见外面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气恶劣得让人胆战心惊。

每个人都觉得那是师门在发怒。

孔甲更是吓得面无人色,在人群里不停地叫:“回去、回去!我不要呆在这里,不要呆在这里!”

人们不得不冒雨踏上回程,孔甲藏在轿里,努力缩在角落里,抖得像筛糠,一双眼睛紧紧地闭着。

走了半个时辰,终于不再听见风声雨声,孔甲的心情刚刚放松了些,就听到有人惊呼道:“看,那里着火啦!”

孔甲掀起帘子一看,师门庙宇周围的山林,莫名地燃起了雄雄烈焰,黑色的浓烟滚滚升腾,不断地蔓延过来,就如同千百条黑龙直冲他而来。

“快、快、快走、走……”孔甲又一次吓晕了。

再醒来的时候,在他的王宫里。

路上的惊骇还缠着他不放,他猛然坐起来,望着一个地方呆了半晌,突然就有一瞬地清醒,即刻让人把他的王印拿来抱在怀里。

师门是不肯原谅他的,祭他也没有用,现在,就只有这个王位能保得住他,有这王权在,上天会保护他,人们会听命于他,王权赋予他的威严能压住灾祸。

他是天子,天子何惧?他自我安慰地鼓舞自己,然后,明确了一件事——他必须揽着大权死命不放。

八、孔甲冲喜

自那次祭拜回朝,孔甲还是病着,但王权镇静了他的部分惊惶。

他想,也可能是他的天子之威让师门的庙宇着火了,那么师门的魂魄就被烧没了,再也不会来害他了。

这样想着,好像不用再怕师门了,可是,他还是害怕得要命,那条神龙还在宫里啊。

所以他不敢靠近龙池,姑藻的寝宫也被换得离龙池远远的了。

恐惧已经让他对女人也失去了热情,去姑藻那里,倒不是还想着她的美色,而是觉得神龙不吃她,在她这里,安全。

姑藻的冷淡他也不在意,有命、有王位就好。

姑藻对他再冷淡,她还是他的妃子,祥皋也还是他的儿子。他要姑藻,姑藻就得给他;他要儿子为

他打天下,他就得去打。

只是那条神龙不听他的。

现在那神龙听祥皋的话,宫里都传说,祥皋比师门更会驯龙,竟能驾着神龙在天上飞。

但他因此而更害怕,害怕什么呢?暂时,他还没想清楚,但这种惧怕让他坐立不安,许多问题就在这坐立不安中前赴后继而来。

祥皋怎么就会驯龙了呢?那条龙怎么能让他骑着飞呢?

孔甲想得头痛,就偏着头看姑藻,若有所思的样子。

接着又想,如果那条神龙能让他驾着飞就好了……它不吃我就是好事了,可它为什么要吃我呢?

孔甲想破了脑袋也想不了来。

也许,神龙也想做大夏的王!有一天,孔甲突发其想,并乐颠颠地把这个想法告诉姑藻。

姑藻听完,没好气的说:“你真是病得不轻了。”

看来我真是病得不轻了,哪里有什么神龙和我抢王位啊?倒是祥皋那小子望着我早死,咦,龙为什么不吃他呢?

孔甲又有了新的问题,每天都在想。

想不出来就问姑藻:“神龙为什么不吃祥皋?对了,它也不吃你。”

后来又说:“祥皋是不是你和龙生的儿子?所以它不吃你们俩,一起来抢我的江山?”

姑藻听了心里一紧,他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再看看孔甲,他好像又想到新的问题了,他现在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长生不老,永世为王。

这一天,有个太医自称从“南海仙医”那里求得了给夏王治病的灵丹妙药。

“南海仙医”?听都没听说过。

孔甲却命快见快见。

侍卫们都在远远地站着,严阵以待。

孔甲现在小心得很,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让侍卫们走开,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派出大量侍卫守护旁侧。

那个太医穿着的一身官服,竟是祥皋宫里太医

的样式。姑藻确定从没见过他,却又觉得熟悉,心里想,也许是这夏宫里太医太多的缘故吧。

那太医鹤发童颜,举手投足间,也好像真是造诣高深,不把脉,不察言观色,只不过拿过孔甲的两只手反复看过,就附在孔甲耳边低声说了一通,直说得孔甲眉开眼笑。

姑藻好奇地看着这一切,从来没看过哪个太医让孔甲如此高兴。难道当真有“南海仙医”给了他什么灵丹妙药?

正想着,那太医已经拱手道别,经过姑藻身边的时候,她蓦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却又一时说不清,那仙医不经意似的看过来的眼光,让她不由得心里一惊。

再看那人的背影,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此深重,他是谁呢?

姑藻正想着,孔甲已经欢天喜地地凑过来了,他对姑藻说:“这个太医说我的病有个好药方。”

姑藻漫不经心的问:“是什么?”

却听他嘻嘻傻笑了一阵儿,神秘秘地说:“冲喜!用童女。”

姑藻只当他又犯病说疯话。

不想,却听他说:“祥皋说的那个民间童女,果然是个美人坯子,连名字也起得美——陈湘儿,嘿嘿……”

姑藻听得毛骨悚然,她和孔甲听祥皋说起过陈湘儿,他说宫里的女孩儿没有能比得上她的,美丽无双,温柔娴雅,虽然只见过一面,但他已经对她朝思暮想……

可那时,孔甲像没听见一样,现在却说:“祥皋那小子真不是东西,早早地找到了解药却不给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把我的药给弄脏了——那个名医说,只要我破了她的童身,再喝了她的血,不但病会好,还能长生不死,我就能永远做大夏的王,谁也抢不去!祥皋那小子也不行!”孔甲说得唾液飞溅。

他还有没有人性?姑藻看着他,惊骇得说不出话来。

等她回过神儿来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去告诉祥皋,却听到孔甲凑过来,阴惨惨地对

她说：“你去告诉他也没用，陈湘儿已经被太医藏起来了，等着我娶她呢，嘻嘻。”

姑藻跌坐在那里，失神地望向龙池。龙池太远，看不见，却看见屋外狭小的一线天空，仿佛被挤在重重檐壁之下，破碎了……

天子大喜之日，举国同庆。

只见眼所见处，张灯结彩，红衣、红绸、红纸……红艳艳一片，如同流淌的血之河。

虽然平时，民不聊生，战乱四起，但此刻，却让人虚假地觉得是太平盛世。

围观的百姓也都乐呵呵的，笑得愚昧而满足。

所奏之乐，竟然又是《破斧之歌》！听进姑藻的耳里，如同催命曲一般，让她自心底泛起寒意。

孔甲！

到今天，她终于醒悟，她的悲剧，就是孔甲一手造成的，他夺她清白，杀她的师门，害她的祥皋，而她，竟一度心甘情愿地依附他，自以为是变成了飞上了高枝的凤凰！

其实，她不过是一只自投罗网的鸟儿，以自由、尊严、爱情、亲情为代价，换取了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虚荣，南妃？多么可笑可悲的一个称谓？

这些天，孔甲忙他的大喜日子去了。

姑藻就一直失神地看那一线天空，这中间，祥皋来过，一进门，伏在地上就痛哭失声，哭得她心都碎了。

她说：“好孩子，哭有什么用？谁叫我们生在帝王家？”

祥皋伤心地走了，再没来过，这几天，他去做什么了呢？

天渐渐黑了，拜堂的时辰不久就到了。

一切也该有个了断了。

孔甲已经丧心病狂，六亲不认了，她不能等着他把她的祥皋害死。她也不能让祥皋把孔甲杀了，那样，他会被天下的百姓所不耻，弑父的罪名会压得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就只有她自己了。

想到这里，她的心从未有过的亮堂，她把自己认真梳妆打扮了一番，把一把尖刀藏在袖子里，起

身去找孔甲。

孔甲正在熙阳宫里等着迎娶陈湘儿，其实那轿子里，坐的不过是个侍女。陈湘儿就在熙阳宫的寝室里，孔甲怕出现意外，刻意做了这样的安排。

时间一到，他就会把陈湘儿给收拾掉，然后杀死喝她的血。

知道这些，是因为这天清早，以前一个贴心的侍女去孔甲另一个妃子那里借胭脂珠粉，看见姑藻，就忍不住把这些机密告诉了她以前的主子。

她回去要妆扮的正是陈湘儿。

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姑藻想：孔甲不会留意他的妃子身边，都有过哪些侍女。宫里侍女那么多，又经常换来换去，又加上死的死，病的病，有的接触不到十天，就再也没看见的事常有。

所以，她姑藻能知道这件事，是他万万也想不到的。

所以，他见了姑藻，还能笑嘻嘻地站起来迎接她。

门外，花轿已经进来了，只隔着一条长廊就到了熙阳宫了。抬轿的、护送的侍卫都戴着一张笑脸面具，看起来鬼气阴森；《破斧之歌》如凄如诉，外加各种嘈杂的和乐，一起奏响这大喜日子里的哀乐。

示意两旁的侍从退下去，姑藻尽可能的靠孔甲近一点儿，像往常那样，娇嗔地凑近他的耳朵说话，她轻声地说：“大王，臣妾来告诉你一件事……”

孔甲专注地听过来——

“师门真的变成一条龙了！”姑藻一字一字地说出来，就在他惊怔的时候，她用尽全身的力量，把那把刀捅进了他的心脏！

他不相信地一手握着露在外面的刀柄，一手指着她，张着嘴，然后慢慢地倒下去了。

姑藻跑去寝室，用木椅撞开门，给陈湘儿松了绑，奇怪的是那绳绑的并不结实，轻轻一松就开了，那陈湘儿为什么不逃？

也来不及多想，姑藻刚要急急忙忙地拉她出来，却看见那陈湘儿对着她阴阴一笑，一把勒过她来，卡住了她的脖子，说：“你倒是不请自到！先带我

去找那昏君！”

竟是刘累的声音！她终于想起，那个太医，就是刘累假扮的，难怪他的背影那样的熟悉，她没想到他还活着！

她被他推搡着走出寝室。

寝室外面，已经聚集了許多人，他们看着地上孔甲的尸体，因感到意外而暂时安静，忽然被声响所惊醒，同时转过头来了。

陈湘儿卡着南妃的脖子？这是怎么回事？

侍卫们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南妃被挟持。

看到地上孔甲的尸体，刘累冷笑：“到底不枉夫妻一场，你倒帮了我大忙，不过，你的死期也到了。”说着，指已用力，眼看着姑藻命在旦夕——突然，一声龙吼惊空而来，人们一齐看向门外。

门外，涌进了数不清的侍卫和百姓，全都拿着武器，顷刻之间就把那些前来护送花轿的侍卫按倒在地，让他们动弹不得，接着，一个虎气生生的少年走近前来。

祥皋直奔中堂而来——

忽然就怔住了，他看到陈湘儿正卡着母亲的脖子？

一定是误会了。

“湘儿，你不要怕，也不要误会，她是我娘。”祥皋自以为是地说，同时，他在想：刚才，他在路上解救的女人又是谁？怎么会和这个陈湘儿一模一样？

斩草除根！刘累一把推开姑藻。

人们就看到“陈湘儿”扑向了痴痴看着她的祥皋。

祥皋一时不明真假，张开臂膀来——

就在此时，姑藻本能地猛扑上去，刚才的窒息虽让她乏力虚弱，但她全然不顾，动作迅速地紧紧抱住祥皋，用她的后背，挡住了“陈湘儿”刺来的一刀！

一切都发生在始料不及之中，快得让人瞠目结舌。

疼痛真切地传来！姑藻用尽最后的力量推开了祥皋，深情地看着他。他的身上流着的本是师门的血，他和师门是她在这世上最爱的人。他继承了师门的善良正义和智慧，他可以做这大夏英明的君王！

就在姑藻飘然欲坠时，神龙一头撞破门楣，带着无比的怒火，用脖子托住姑藻的同时，一口咬死了“陈湘儿”！

刘累来不及叫一声，就当场毙命。

接着，人们惊讶地看到了——龙的眼睛里，流下了眼泪！

只见神龙把姑藻放在地上，低声吟唤着……

姑藻迷蒙地醒来，看到他，虚弱的微笑浮上嘴角，气若游丝地求：“师门，带我走。”

神龙长啸一声，轻轻地衔住她，转身腾空而去，在云端忽然消失。就看见两点明星，耀眼地闪亮，冉冉升腾，渐行渐小，终至不见了。

一缕祥光自西天浮起，紧接着，满天群星舞动，大放异彩，让人们一时不知身在何处，如同置身天堂仙府，正看群星盛会……

那两颗星相距很近，闪着同样紫色的环辉，璀璨夺目……

● 纪念天福山起义八十周年

黑风口阻击战

吕以泮

战斗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三连长接连扔出两颗手榴弹后,似乎想起什么,对着身边的一班长大声喊道:“陈大刚,带上你的班,赶快赶到山西面的隘口,防止鬼子从黑风口偷袭,快!”“是!”一班长一边大声应答着,一边向身边的战友挥手道,“一班,跟我走,快!”

陈班长赶到山西面的隘口,还未来的及掩蔽,就见有一小股鬼子在翻译官侯三的带领下,正猫着腰偷偷地一步步向隘口逼近。陈大刚急忙挥了挥手,示意身边的战友赶快掩蔽好,然后压低声音小声说,“别惊动敌人,等鬼子靠近了再打。”

鬼子继续向前爬行,一步步靠近守在隘口的陈大刚他们。七十米,六十米,五十米……“打!”陈大刚的话音刚落,手榴弹、子弹一股脑地蝗虫般飞向敌群。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打得鬼子鬼哭狼嚎,一小队鬼子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早就被吓得失魂落魄,只得夹着尾巴仓皇地逃跑了。

鬼子的偷袭部队被打退后,阵地上呈现出一片宁静,静的让人感觉有些恐怖。陈班长一边安慰着受伤的战友,一边安排大家修筑简易工事,“小鬼子

虽然被我们打退了,但他们一定不会善罢干休,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将这些小鬼子阻止在山下,决不让他们越过隘口半步,保证兵工厂的顺利转移。”

“班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坚决将这些狗日的消灭在黑风口下。”

看到战士们这同仇敌忾的气势,陈大刚打心眼里高兴。但他又很清楚,小鬼子这次吃了败仗,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必然会纠集更多的兵力,以更加疯狂的方式进行反扑。尽管战士们打仗勇敢,不怕流血牺牲,可我们的枪支比不上小鬼子的先进,弹药也没有小鬼子的富足,在这种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要想堵住小鬼子,阻止他们到山里扫荡,与其硬拼显然是行不通的,那样必定会给游击队造成很大的伤亡,甚至是带来灭顶之灾。陈大刚不停地思考着,有什么好法子,既能避免或减少伤亡,又能阻止小鬼子进山扫荡,确保兵工厂的安全。

陈大刚放眼四望,一遍又一遍地仔细地观察着地形,观察着山里的沟沟岔岔,观察着山坡上的一草一木。陈大刚见眼前山势陡峻,乱石遍布,突然他

紧锁的眉宇展开了，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一拍大腿，“奶奶的，诸葛亮可以‘草船借箭’，我怎么就不能向大山借兵呢？”陈大刚有了主意，他笑着对战士们说，“大家多找些石头堆在眼前，等鬼子上来了，就用力向山下滚，在山上，这比枪好使。”陈大刚略微停顿了一下，继而两眼喷射着怒火，咬牙切齿地接着说，“我们就先用‘滚山炮’好好地侍候侍候这帮狗日的。”

陈班长是昆崙山里人，爬岭攀崖如履平地，打狼逮兔是行家里手，在这方圆百里是出了名的猎户。天福山起义前他给地主看山，长期住在昆崙山里，对大山的习性和“滚山炮”的威力都十分清楚，这也是他在强敌面前毫不惊慌的倚仗，是常年累月艰苦的山里生活练就他具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气概。

说起“滚山炮”来，当地人都知道这是山里人对付追赶者想出的法子，是被追赶者站在高处向低处的追赶者滚动石块，以阻止追赶者的追击。被追赶者只要站在山的高处滚动一个石块，往往就会连动起半山间其它松动的石块一起滚动起来，且越滚越猛，山下的追赶者躲闪不及，就会被石块砸得头破血流。这方法用在山间打阻击，那威力能胜过千军万马。

李二楞将一块一百多斤重的椭圆形石块往眼前一放，傻傻地向班长一笑，半认真半风趣地说：“这法子，就我们班长想得出来。”他用手拍了拍面前的石头，继而说，“这一个个石西瓜，保证能让这帮小鬼子吃个够。”大家一顿哄笑，打破了山间的静谧。山坡上的松树被山风刮得摇晃着枝杈，似乎是在点头表示赞许。

战士们找石头的找石头，整掩体的整掩体，人人都忙着做战前准备。

刘栓娃身体依偎在一大石礅上，一边擦着手中的枪，一边轻声哼着广为流传的民歌“背起枪杆上前线”——

小奴在房中，心里不平静，
思想起来国有难，真急着去当兵，
背起枪杆上前线，去打小东洋，

打死小鬼子，缴了他的大盖枪。

歌虽说唱得不怎样，可在山间也引起了共鸣，最后两句也有好几个战士随着唱了起来，“打死小鬼子，缴了他的大盖枪。”又是一阵哄笑在昆崙山的峰巅上飘荡，在昆崙山的沟沟汩汩回荡……

三连一班，大多是参加过天福山起义的骨干，他们没读过书，没有多少文化，但在艰苦的岁月中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的本事，有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他们痛恨地主老财，痛恨日本鬼子，打起仗来别提有多么勇敢，是昆崙山游击队出了名的尖刀班。连长把一班安排到黑风口阻击敌人也正是处于这个原因，他要用这把尖刀狠狠地刺向敌人心脏，给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好好灭灭小鬼子的嚣张气焰。

陈班长一边警惕地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一边小声地告诫大家，“大家再多去找一些石块，我们要尽量借助陡峭的山势，多利用这些石头西瓜来歼灭敌人，子弹、手榴弹尽量省着点用，把那些弹药用在战斗的关键时候。”

“班长，放心吧，我们知道。”李二楞向陈大刚做了个鬼脸，然后坚定地说，“班长，我们一定让小鬼子好好尝尝‘滚山炮’的厉害！”

“对，我们一定让小鬼子好好尝尝滚山炮的厉害。”刘栓娃端起手中的枪向前瞄了瞄，接上李二楞的话说道，“班长，我们还可以让小鬼子也尝尝‘飞天雷’的厉害。”

“哦，”陈班长把脸转向刘栓娃，“你有啥好主意？快说！”

刘栓娃绘声绘色地向战友介绍，如何用车内胎绑在松树上，制作成几个大弹弓，等战斗打响后，兜起拳头大的石块，然后拉紧车内胎将石块向敌人打去。刘栓娃越说越激动，嘴角吐沫星子横飞，瞬间脸上飘起了一片云霞，“这样，这样……脚下是‘滚山炮’，头上是‘飞天雷’，保证打的小鬼子鬼哭狼嚎。”有几个战士被刘栓娃逗得前仰后合，有的还笑得直抹眼泪。瞬间，山头的笑声淹没了战争的硝烟，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将战争的恐怖气氛驱赶的一干二净。

陈班长也被逗笑了，他拍了拍刘栓娃的肩膀，赞许地说：“这个方法好，让敌人顾了脚下，顾不了头上，就是到了阎王爷那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笑声再一次在昆崙山古长城遗址上荡起，被撼动的松树摇晃着身姿如同屯聚于峰巅之上的千军万马，满山遍野的草木尽如伏兵，巍峨峻险的黑风口早就为侵略者布下了天罗地网。

陈大刚边和战士逗着趣，边警惕地向山下瞭望着。突然，他隐隐约约看到有一群鬼子和伪军沿山奔摸了上来，数量比上次又多了好几倍。

陈班长向战友们做了一个手势，让大家停止说笑。“大家注意啦，”陈大刚压低声音，向战士们命令道，“掩蔽好，不要暴露目标，等敌人靠近听我的命令再打。”

战士们立即爬在掩体内掩蔽好，攥紧拳头，时刻准备投入战斗。

山下有一个排的伪军和一个小分队的鬼子正沿着直通隘口的山沟沟上爬，伪军在前，鬼子在后，他们弓着腰慢腾腾像爬虫一样一步步向隘口靠近。越是靠近隘口，坡度越陡，他们爬得越慢，恐惧也就越来越重，有的伪军早吓得两条腿打颤，抖得厉害，向前迈一步又后退两步，气得长官直吼，“快，快，再退小心老子崩了你。”

“妈的，快！”伪军排长谭歪嘴用枪顶着士兵，恼羞成怒地大吼，“快，快给老子冲上去。”

伪军被当官的用枪逼着一步步向隘口靠近，他们见山上没有什么动静，胆子才渐渐大了起来，刚要直起腰向前冲，突然强有力的一声“打”，守护在隘口的游击队员立即举起石头猛力向山下扔去。

“呼隆隆，呼隆隆”，石头在山坡上撒欢地奔跑，像一匹匹脱了缰绳的野马冲向敌群，在敌群中横冲直撞。那些原本静卧在山体上的石头，由于被手榴弹炸得松动了，也被滚动的石块带了起来，“呼隆隆，呼隆隆”地沿着山体的斜坡一股脑地竞相冲进敌群。这忽然滚动起来的石块，让敌人防不胜防，躲闪不及，走在前面的伪军还没有醒过神来就懵里懵懂地被砸倒了三四个。敌人正在忙不迭地四处躲闪，这时，只听得“唵唵，唵唵”几声呼啸，瞬间拳

头大的石头像冰雹一样砸下，伪军和小鬼子是顾了下面顾不了上面，无论怎样躲闪，也逃脱不了挨揍的下场，一个个被砸得皮开肉绽，呼爹喊娘地抱头鼠窜。

鬼子小队长“呜哩哇啦”地挥舞着军刀逼着鬼子兵向前冲，一股鬼子和伪军刚要直起身进攻，游击队员的子弹、手榴弹、“滚山炮”、“飞天雷”一起打来，直打得小鬼子抬不起头来。敌人试探着接连进攻了几次，都被游击队打退，只得灰溜溜地败下阵去。

陈大刚和一班的战士们，见小鬼子和伪军被“滚山炮”“飞天雷”打得屁滚尿流，狼狈不堪，大家兴奋无比。刘栓娃手握石块敲打着石礮打着点儿领头唱起——

日本小鬼来扫荡，机枪大炮咚咚响。

沉着气，别惊慌，英勇沉着出主张。

滚山炮，威力强，打得鬼子发了慌。

飞天雷，势难挡，砸得鬼子喊爹娘。

呼隆隆，呼隆隆，揍得鬼子见阎王。

游击队，真威武，点石成兵美名扬，美名扬。

唱罢，刘栓娃特意大着嗓子向敌人嘲讽地喊道：“小鬼子，爷爷的石头西瓜随时都给你准备着，只要你敢来扫荡，保证让你吃个够！”

“这群小鬼子，想到咱昆崙山来撒野，”李二愣呵呵一笑，粗声粗气地说道，“那真是老鼠舔猫鼻子——找死。”

“瞧，我们的李大力士也学会歇后语了！”小机灵吕战斌故意向李二愣挤了挤眼，然后伸出大拇指，学着戏腔，“真是粗中有细哟！”大家被逗得呵呵大笑，那笑声震得山摇地动，在山谷中嗡嗡作响。

战士们看着敌人那狼狈逃窜的样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大家一边用语言羞辱着鬼子，一边雀跃地赶到鬼子刚刚撤出的地方，争相检拾着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准备迎接小鬼子更加疯狂的反扑。

李二愣手提着一把歪把子机枪，向大家挥了挥，风趣地说：“没有子弹没有枪，敌人给我们送上前，这帮小鬼子可真是一个称职的运输大队，我们需要什么就给我们送什么。”

刘栓娃、黄桂生两人一人扛回一箱子子弹，于家富、王胜明、吕战斌三人则一人手里拎着四五枚手榴弹回来，更有趣的是黄桂生的弟弟黄松生提着几个鬼子的钢盔，边走边敲边念叨，“打死你个小鬼子，打死你个小鬼子！”把个钢盔敲的“叮叮当当”响，把对小鬼子的恨全撒在了手里的钢盔上……

陈大刚看到这些战利品，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游击队没伤一兵一卒，就打退了鬼子的疯狂进攻，并缴获了敌人这么多武器弹药，怎么能不令人兴奋激动呢？他和战友们一样，脸上的笑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住，那笑容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那样的灿烂。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急忙从刘栓娃、黄桂生肩上一一地接下子弹箱，紧接着吩咐他俩，“给每人发十发子弹，剩下的全部给连长送去。”

“是！”刘栓娃、黄桂生两人大声地应答着，然后打开箱子，为战士一一地分发着子弹。分完了子弹，他俩扛起箱子，转身刚准备走。“等等。”班长陈大刚又将他俩叫住，小声地对他俩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只见两人会心地一笑，旋即扛起箱子飞快地向连长所在的阵地奔去。

隘口的阵地上又恢复了往常的沉寂，战士们躲在掩体中，有的望着蓝天白云想着心事，有的仨仨俩俩凑在一起还在议论着用石西瓜打退敌人的壮举，还有的在闭目养神准备迎接一次更加惨烈的战斗……陈大刚则掏出烟荷包，把烟锅放在里面挖呀挖，挖了老半天才挖出了一锅旱烟，慢慢地放到嘴边，然后用火镰“噌噌”地敲打着烟锅上的火石，溅起的火星将烟锅里的烟叶点燃。陈大刚一边吸着烟，一边端详着面前的山谷，不停地心里盘算着，让石炮石雷打得丢盔卸甲的小鬼子还会在原路发起进攻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小鬼子吃了一次亏绝不会愚蠢的再吃第二次，他们必然要改变进攻路线，用新的愚蠢去接受新的失败。

烟圈在陈班长眼前飘浮着，悠悠忽忽地只一会儿就被风给吹散了。陈班长脑中的阻击计划却在不断地完善着，丰满着，越来越线条越清晰，取胜的把握越坚定。他又吸了一口烟，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这两个小子还不回来？这次能不能取胜，关键

就看这两个小子的了。”陈大刚这是走的一步什么棋，他在等的是什么人，只有他自己肚里明白，别人谁也无从知晓。陈大刚又恨恨地吸了一大口烟，接连吐了几个烟圈，情不自禁地扭头向远处望了望，焦急地念叨着，“好回来了吧！”

陈大刚话音刚落，就见刘栓娃、黄桂生两人各在身后背着四五个两尺多长的竹筒，气喘吁吁地从隘口后面走了过来，还没等站稳，就急乎乎地问，“班长，我们没有误事吧？”

“没，没”陈大刚兴奋得不得了，一连说了几个没，然后急切地问，“妥当了？”

“妥当了，”两人异口同声地说，“足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了。”

“好，”陈大刚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他们，“喝口水，先歇一歇，然后再去布置。”

“班长，我们不累。”刘栓娃喝了一口水，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迫切地说，“你就说怎么布置吧！”

“上次鬼子吃了石炮石雷的亏，这次他们肯定不会再从山脊中走了。”陈大刚用手指着山半坡的一条羊肠小道，“你们看到了吗？那个山坡叫五松坡，坡上有一条砍柴人走出的羊肠小道，小鬼子想过黑风口，除了谷底那条路再就是这条路了，可是这条路的险要处就是那段悬崖。悬崖上虽说有吊桥，可无论谁走在这吊桥上都会情不自禁地去攀扶生长在崖上的五棵松树，以此来消除紧张心理。你们就把采集到的宝贝分别悬挂在松树上或捆绑在吊桥上，等小鬼子走上吊桥过悬崖时，只要攀扶到松树，晃动起吊桥，保准生效。”三人会心地笑了。

刘栓娃、黄桂生立即猫着身子向五棵松奔去。他们先是把五个竹筒悬挂在五棵松树上，又把另五个竹筒均匀地绑在吊桥上，然后蹑手蹑脚地轻轻打开竹筒一端的盖子，迅速地撤离吊桥，原路返回阵地。

“班长，放心吧。”刘栓娃胸有成竹地对陈大刚说，“只要小鬼子敢走上吊桥，敢保让他能尝到马蜂毒蛇阵的苦头。”

“班长，这招肯定灵。”黄桂生似乎已经看到了战斗的胜利，充满希望地向陈大刚说，“我敢保证，

经过这次马蜂毒蛇阵后,小鬼子再也不敢轻易进山扫荡了。”

他们正说着,突然“嗖”的一声,一颗炮弹落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爆炸,顿时阵地上散发出呛鼻的硝烟。“大家注意,做好阵地伪装。”陈大刚沉着地指挥大家撤离,“马上赶到隘口后面的安全地带,躲避敌人的炮击。”

战士们迅速地做好阵地伪装,撤出阵地;黄松生还特意把缴获的钢盔用树枝撑起放在阵地前,让小鬼子的炮火用力去打吧。

战士们躲在隘口后面的隐蔽处,任凭小鬼子的迫击炮狂轰乱炸,大家躲在隐蔽处说说笑笑就像没那回事一样。鬼子的炮弹放了个不老少,然而连游击队员们的一根汗毛也没有伤到。

敌人的炮击渐渐地缓了下来,偶尔的几声炮响无力地在隘口附近轰鸣。“吕战斌,你到隘口观察一下,看看进攻的敌人爬到哪了?”陈班长紧接着又叮嘱道,“要注意隐蔽,注意安全,别让敌人发现。”

“是”,吕战斌机警地向隘口爬去,站在高处的松树后向山下探望了一会儿,旋即又返了回来,“报告班长,敌人正在沿五松坡向上爬,人数似乎比上次又多了好多。”

“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刘栓娃咬牙切齿地说,“别忘了,昆崙山是我们游击队的家,小鬼子想在我们家门口捡便宜,真是打错算盘了。”战士们都笑了。

“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武器弹药,先喝口水,稍微休息休息,10分钟后返回阵地,各就各位。”陈班长沉着地下达着命令,真有一种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

迫击炮终于闭上了嘴巴,隘口前又恢复了平静。一班的战士们趴在隘口前的掩体里,不时地伸出头来探视一下敌人的动静,每个人都在急盼地等待着观赏一场好戏。

鬼子和伪军在五松坡的羊肠小路上艰难地向前移动,前后距离拉的很长,打眼看宛如一条长蛇蜿蜒行进在半山腰,也透露出几许凶悍,有一点点的吓人。其实,这是一群外强中干的家伙,看似威武

强大,不可一世,实则那都是些不中用的架势,只要不恐惧他们,不害怕他们,将其“一吼一扑一剪”的头三招给破解了,他们也就像武松手里的老虎一样,会乖乖地降服于你的面前。

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走到了吊桥前,伪军们停止了前进,聚集在悬崖前谁也不敢踏上吊桥。鬼子小队队长上来了,“呜哩哇啦”地向侯三说了一通,只见侯三转身向伪排长谭歪嘴问道,“太君问怎么不前进了。”谭歪嘴用手指了指悬崖,又指了指吊桥,“侯翻译官,这不好过哟!”侯三又转过身去,面对鬼子小队队长,把腰躬成一个大虾,也“呜哩哇啦”地说了一通,只见鬼子小队队长拔出战刀,把眼睛一瞪,“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有,死了死了的有……”接着把战刀向前一指,“斯斯妹,斯斯妹。”

侯三恭恭敬敬地把脚用力一并,把腰用力向下一躬,随之“哈”的一声,接着又转过身来对谭歪嘴指手画脚地大声吼叫道,“太君让你们继续前进,前进,快!”谭歪嘴哆哆嗦嗦还想说什么,见鬼子小队队长再次把刀一亮,把眼一瞪,他迫于鬼子的淫威,狠狠地向身边一名伪军踢了一脚,狗仗人势地叫嚣着,“前进,前进,赶快上吊桥。”伪军被逼无奈,慢腾腾地向吊桥走去,战战兢兢地上了吊桥。吊桥上的伪军两腿筛糠,抖得厉害,吊桥也不由的晃荡了起来,那伪军急忙手抓松树,曳着松枝,两脚如同捣蒜一般,一步,两步,三步……慌慌张张地过了吊桥。

一个,两个,三个……半个小时过去了,才只过去了五个伪军。鬼子小队队长又“呜哩哇啦”了一通,侯三催促谭歪嘴,“太君嫌慢,不要等前一个过去了再过下一个,命令你们一个紧挨一个地一起过。”

谭歪嘴督促伪军一个紧接一个地走上了吊桥,吊桥上人一多,晃动得幅度就越大,胆小的伪军胆怯地死死地抓住松树不放,坠得松枝直摇晃。这一摇不要紧,摇得树上竹筒里的马蜂“嗡嗡”地往外乱飞,吓得伪军急忙用手或松枝进行扑打,这下可惹怒了马蜂,它们“嗡嗡”地直往伪军的脸上扑去。吊桥上的伪军是前进不得,后退不能,身体被悬在半空中,任凭马蜂“嗡嗡”往脸上直扑,他们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哟,一个个吓得哭爹喊娘,战战

兢兢地站在吊桥上狠命地驱赶……

马蜂这种东西你不惹它什么事也没有,你若招惹了它那可就不得了了,它会成群结队地向你发起进攻,会追赶着你一直蜇个不停。马蜂的攻击性很强,威力也很大,据说严重的可以把一头牛给活活的蜇死,更别说是人了。

马蜂从悬挂在松树上的竹筒里源源不断地飞出,早已在吊桥周边上空形成了一个马蜂阵,不管是过了桥的敌人,还是没有过的敌人,都逃脱不了马蜂的威胁。“嗡嗡嗡,嗡嗡嗡”,马蜂毫不示弱地在空中盘旋着,不时地向敌群发起攻击,敌人的阵脚大乱,就连小鬼子也“哇啦哇啦”直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哎哟,我的腿。”突然一个伪军大呼,随后只听“扑通”一声,那个伪军坠落吊桥,跌落悬崖。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敌人面面相觑,一个个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敌人哪里知道,原来是游击队事先在吊桥上巧布的毒蛇,因为受到不停的晃动而苏醒,慢慢地从竹筒里爬了出来,以它独特的方式来招待这些进山扫荡的鬼子和伪军。这是昆崙山里最毒的毒蛇,山里人称其为骚土,又名秃獠,它性情懒惰,少动,潜伏在地上不受触动和惊吓很少伤人,但一旦触动吓了它,它就会狠下毒口,凡是被它咬伤的人百步之内必然毒发身亡。那个坠崖的伪军就是被这种毒蛇咬伤的。

“蛇,蛇——”一个伪军手指吊桥惊叫,吓得一步步后退。

“吼什么,吼什么”谭歪嘴一边制止,一边斜眼向吊桥望去。

吊桥上,有几条毒蛇正张着嘴,吐着信子,顺着吊桥边沿朝敌群奔来。谭歪嘴也吓得往后退了几步,脸色煞白煞白,半天也没缓过神来。马蜂“嗡嗡嗡”地在头上盘旋,毒蛇龇牙咧嘴在地上乱窜,一时间,敌群乱做了一锅粥,任凭鬼子小队长怎样疯狂地叫喊,那些当兵的像根本没听见一样,只顾抱着头在山坡上乱窜。鬼子和伪军被马蜂蜇的蜇,被毒蛇咬的咬,还有的在惊恐中跌倒滚下山坡,丧生谷

底……

游击队在隘口的阵地上,没放一枪,没投一弹,就把敌人弄得狼狈不堪,无法进犯,心里的喜悦溢于言表。战士看着敌人的狼狈相,人人兴高采烈,拍手称快。刘栓娃为了好好气一气小鬼子,故意亮开嗓子大声唱道——

小鬼子进了山,
说是来扫荡,
气焰那个嚣张哟,
活像是一群狼。
先放迫击炮哟,
再打机关枪,
轰轰隆隆,噼噼啪啪,
真是好热闹。
可怎么也想不到,
刚到山半腰,
却让那个大马蜂哟,
撵着满山跑。
可怜小鬼子,
上遭马蜂蜇,
下被毒蛇咬,
趴在那个山坡上哟,
嗷嗷一个劲地嚎,
嗷嗷一个劲地嚎!

歌声在山谷中回荡……隘口上,游击队的战士人人拍手称快,个个奋臂欢呼;山坡上,小鬼子和伪军听了这歌声更加丧魂落魄、心惊胆战……

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喳喳喳,喳喳喳,喳一喳一喳一喳”几声喜鹊的欢叫,陈大刚知道这是连长向他们发出的撤离信号,说明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兵工厂已经安全转移。于是,他从掩体中跳起,向战友们把手一挥,随即说了一声“撤!”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掩体,有序地撤出了隘口。

蜿蜒的山路上,胜利的游击队员们披着傍晚的霞光,迈着轻盈的步伐向前行进着,直奔宿营地“老蜂窝”而去。

他们雄壮的歌声在山间久久回荡……



雄狮之争

夏凡舒

雨水,千百年来一直左右着整个草原的自然生态,有雨就有水,有水就有草,有草就有了生命。

在广袤的非洲诺尔达大草原上,生活着卡特和他的狮群家族,水源的充足保证了他们足够的食物。

卡特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狮王,他尽心保卫着狮群和这块领地。这是草原上平静的一天,一只叫做萨克的雄狮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对于入侵者,卡特并不感到意外,这块富饶的草地是不少雄狮觊觎之地,然而卡特每次都能让他们的计划落空。

卡特身材高大,步履稳健,一头茂密的鬃发展示着他的雄健和威武,他坚信,他是这片草原和狮群不变的守护神。

他缓步靠近萨克,没有一丝慌乱。他认真观察着对方:萨克是一只三岁左右狮子,这是雄狮最好的年纪,他身体的每

一个细胞都透露着野性和激情。

短短的对视后，萨克迫不及待地冲了上来，卡特并不慌乱，瞅准机会就在萨克跃起时咬住了他的前腿。萨克猛地甩开卡特，疼痛像一支兴奋剂冲击着他的神经，他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他的勇猛和卡特的沉稳使他们的激战不相上下，几个回合下来并没有分出胜负。

卡特心里清楚，他不只是为自己而战，他要为整个狮群而战。正想着，萨克又一次猛地冲了过来，扑倒了卡特，卡特嗖地一下翻身跃起，把萨克压在了身底，正在他张着血盆大口准备咬下去时，萨克用爪子扬起了一把沙尘。

卡特猝不及防，就在他闭眼躲闪之际，萨克瞅准机会狠狠地咬住了他的前胸并撕下一大块肉。卡特摇晃着站稳，鲜血像断了线的珠子滴了下来，钻心的疼痛使他眼里射出一道摄人的寒光。萨克又一次冲了过来，卡特猛地跃起，但钻心的疼使他有些颤抖，萨克又一次咬住了他的后脊，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卡特刚才的坚定、从容，此刻都已荡然无存。它心里清楚，是他要和这片大草原说再见的时候了。他已经伤痕累累，剧烈的疼痛使他颤抖着，身体仿佛被置于寒冷的冰窖中，一直凉到了心底。

难道就这样拱手相让？卡特当然不想，可是大草原以他独有的法则诠释着生老病死，胜者为王！如果他再战只有死路一条。萨克并没有乘胜追击，置卡特于死地并不是他的目的，而拥有这片领地和狮群才是他的目的，从今天开始，他将在这片草原的王者。

萨克成功打败了卡特，但这并不意味着狮群就能接纳他。他知道自己不能冲动，他和狮群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于是，他总是在狮群旁徘徊，想得到母狮们的认可，如愿当上狮王。

浓浓的血腥味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诺达尔大草原又恢复了以前的平静。母狮们排斥着这位新的狮王。然而，生活还要继续，迎着晨曦的阳光，她们准备去捕猎。

水是生命之源，在苍茫的大草原上，捕猎的诀

窍就是顺着水源寻找，因为所有的动物都需要饮水，而饮水的时候又是他们最放松警惕的时候。

母狮们压低身子，借着灌木丛和大树的掩护，一步步靠近那些精灵雀跃的羚羊。母狮林瑞达瞅准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其中一只羚羊，她扑倒羚羊，咬断他的喉管，一气呵成！今天，她们的运气不错，不到中午就有了食物。

母狮们围了过来，她们知道，又到了大快朵颐的时候了。正在母狮们吃得酣畅淋漓的时候，萨克缓缓走过来，但他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皮那么简单，只要母狮们同意他来享受猎物，就意味着母狮们接纳了他，他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狮王。他端详着，揣测着，一步步靠近。

突然，一只母狮瑞莎警觉地抬起头，萨克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坚定地向前走，或许看到了他的这份坚定，或许他们已深谙这片草原上胜者为王的残酷和无奈。瑞莎并没有粗暴地赶走萨克，但母狮们没有和他共餐，而是默默走开了。这位入侵者想赢得她们对卡特一样的尊重，也非一日之功。

虽然母狮们还是有些排斥萨克，不让他当上狮王，但萨克并没有放弃，他每天晚上都在自己的领地徘徊巡逻。

随着雨季的结束，诺达尔草原上的动物越来越少，萨克总是尽自己的努力为母狮们抓一些小动物充饥。这些母狮们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们不能接受萨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他残忍地杀害了狮群中雄性的小狮子。这些卡特的骨肉成了这场狮王争夺战最大的牺牲品，他们丢的不是食物，不是自由，不是尊严，而是最宝贵的生命。

曾经被打败的卡特真的就这样默默消失了吗？他在离这片草原不远的地方徘徊着，他不得不接受着这残酷的结果。

卡特孤独地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流浪着，诺尔达草原上曾经一幕幕幸福的往事在脑中浮现着，这使他更加痛苦。

这天，他正在寻找着猎物，突然不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了挑衅的鸣鸣声，卡特知道，这是战争的

前兆。他悄悄靠近,眼前剑拔弩张的气息使他不倒吸一口气,只见三只公狼正在围攻一只母狮,母狮的身体紧绷着,三只公狼的眼里散发着幽幽的贪婪的蓝光。母狮太被动了,她必须先发制人,只见她怒吼一声,抬起爪子掴向其中一只公狼,几乎同时,另一只公狼窜上来紧紧咬住了母狮的后腿。母狮因为疼痛猛地回过头来,把公狼甩开,而公狼一拥而上……

卡特实在看不下去了,尽管他体力不支,但他如一只离弦的箭般冲进了狼群的包围圈。此时母狮的背部已血肉模糊,她感激地看了一眼卡特。几只公狼看见卡特如此瘦弱,又一次冲了上来,在混乱的厮杀中,卡特看准其中一只,跃起扑倒,一口咬断了他的喉管。两只狼见状,互相交换了个眼神,夹着尾巴逃跑了。

卡特转头一看母狮,只见她的脖颈被撕下一大块肉,腰上隆起好几条红蚯蚓一样的狼爪痕,刚才过度的紧张使她趴了下来,脖子下已经滴了一大摊血。这时,一个小肉球跑过来哼哼唧唧地围着母狮,卡特瞬间明白了,面对三只饿狼,寡不敌众的母狮之所以选择拼命而不是逃掉,就是为了这个小家伙。他摇晃着脑袋看着自己的母亲,这时,母狮已经奄奄一息了,她无限慈爱地深情注视着小家伙,还抬起爪子抚摸着小狮子。她已经没有力气了,小狮子在母亲爪子旁期待着,她以为母亲和平常一样,是在和她疯闹!

唉,可怜的小家伙,卡特心想。母狮转头看了一眼卡特,眼神里有太多的期待和无奈,继而她闭上了眼睛。小狮子哀叫了数声,用小爪子摇晃着母亲,然而母狮一动不动!瞬间他明白了,自己没有母亲了!

卡特限于矛盾之中,自己生活的如此艰难,他不可能再带上小狮子一起生活,但如果他走了,那么小的狮子一定会成为别人的猎物,只有死路一条,好吧,那只有带上他,这样他或许还有生的希望……

卡特在小狮子身上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他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着他,教他生存的本领,

大自然以他博大的胸怀赐予了这对父子生存的条件,他们勇敢地活了下来。

小狮子没有了母乳,只能吃肉泥,这可愁坏了卡特,自己都是饥一顿饱一顿,为了这个小家伙,他只有拼命地寻找猎物。看着小家伙骨瘦如柴的样子,卡特决定冒险去水源地附近碰下运气。功夫不费有心人,第四天,卡特逮住了一只小野猪,等他把野猪拖回洞里,夜已经很深了。小狮子黯淡的双眼一看见卡特嘴中散发这浓浓血腥味的野味,出于动物的本性,眼睛里腾地燃气了两道火光。卡特和小狮子大口大口地吃了,卡特是不时地撕些小块丢给上下乱窜在野猪身上的小狮子,等他们吃完,天空已露出了鱼肚白。

一觉醒来,迎着和煦温暖的阳光,看着熟睡的小狮子,他似乎一夜长大了很多。卡特决定教他一些扑食的本领,至少他可以生存下去。中午时分,他们看到了一只小山鸡,这次卡特并没有袭击她的要害,逮住后,他把山鸡丢到了小狮子跟前。小狮子用爪子拍了山鸡一下,山鸡蹭地跳起来,小狮子猝不及防,吓得连连后退嗷嗷直叫。

卡特冲上来把山鸡扑下来,等鸡刚欲飞起,他又窜起来,扑下,小狮子也学着卡特的样子冲、窜、扑、按、咬,这真的是种天性,一旦被激发,这一切动作都是那么自然,因为那是与生俱来的!接下来的几天,在卡特的教授下,小狮子进步飞快,有一天,小狮子不见了,卡特急得到处找,直到傍晚小狮子竟然自己叼回了一只野兔,尽管灰头土脸,但他眼里闪烁着胜利的光芒。卡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父亲一般无限慈爱地抱住了小狮子!

时光如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小狮子已经长大了,他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成长为草原上一只彪悍的黑背狮。

日复一日,看着健壮的黑背狮,卡特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不,他甚至比年轻时的自己还要雄壮。他腿上已鼓起一块块肌腱,毛色光滑油亮,他两只深邃的眼睛如铜铃一般,他扑食的本领已经和卡特不相上下了。看着卡特日渐衰老,黑背狮一阵心酸,看着这个不是生父胜似生父的雄狮,他决定一

定要保护他,照顾好他,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这份担当。

这天,黑背狮一觉醒来,看到卡特正在熟睡,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山洞。

他今天要给卡特找些新鲜的食物,因为他的牙齿越来越不行了。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走出不远他看到了几头小野猪正在啃食草茎,这几只小猪皮薄肉嫩,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黑背狮一阵窃喜,但他不忘卡特的教诲,一定要观察仔细了再出手,稳准狠,才能一举拿下。他慢慢把头伸出灌木,这下他才看清,在小猪的斜后方还有几只猎豹正豹视眈眈地垂涎三尺。黑背狮有点想打退堂鼓,因为两只猎豹体型并不在自己之下,可是一想到卡特,黑背狮又坚定地选择了挑战,一定要拿下这些猎物。当然这一切都逃不过猎豹的眼睛,黑背狮还在纠结是先攻击猎豹,还是先扑食小猪,两只猎豹已经冲了过来,黑背狮猛冲过去,可是扑了个空。

原来两只猎豹早就一个眼神交换了作战计划,一个引诱黑背狮,一个装作去抓扑小野猪。当黑背狮扑向其中这只,另一只根本没扑向小猪,而是猛地伺机扑了上来,黑背狮猝不及防,眼看猎豹占了上风。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黑影如闪电一般扑了过来,一阵旋风般地扑倒了黑背狮身上的猎豹,黑背狮乘机翻过身来紧紧咬住了另外一只的猎豹后脊背,当他回过头,看到了伤痕累累的卡特。因为卡特的牙不够锋利,尽管他扑倒了猎豹,咬到了他的脖子,但却没构成致命的伤害,使猎豹有了就势反击的机会。

卡特和黑背狮回到了洞里,黑背狮冲出去找到小时候每当受伤卡特就会帮他敷的一种药草,咀嚼后敷在卡特身上,但是卡特的伤势却越来越重,他已经不能自由出洞扑食了。他仿佛暮年的老者,慢慢地煎熬着。他是多么向往美丽的大草原,他断断续续地回忆着自己年轻的时光,回忆着那魂牵梦绕的诺达尔草原上的快乐!他多想回到那里,他多想自己还是狮王,他多想和自己的孩子天天在一起嬉

戏,陪伴他们成长……

两岁的黑背狮褪去了稚嫩,他体型彪悍、目光犀利,个头比卡特高出一半,他不想在诺尔达草原的边缘流浪,他要领着重伤的卡特光明正大地拥有这片草地,路只有一条——杀回诺尔达,一场新一代狮王的较量蓄势待发。

娴熟的捕猎技巧,威猛高大的身材,黑背狮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充足的猎物丝毫不能浇灭他心中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他要和萨克决一高低,他要带着卡特回到这片土地。

路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远,因为卡特从没想过离开,他是那么眷恋这片热土,他总是在月色朦胧的夜晚,朝向诺尔达草原深情地凝望着,眼睛里饱含着沧桑的泪水。如今再蹒跚着回到这片草原,他已没有任何的遗憾。

很快萨克就闻到了陌生的气息,萨克一路嗅着气味找到了这两个人侵者。他看到了高大的黑背狮,也看到了一只衰老的雄狮。

黑背狮冲着萨克“嗷”地一声挑衅地大吼。

自己的土地,萨克绝不允许其他的雄狮踏进一步,萨克先发制人地冲了上去。黑背狮在卡特的训练下,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只见他轻松地躲闪到一边,萨克扑了个空。一阵恼火,萨克再次飞扑而去,这次黑背狮勇敢地迎了过去,一阵烟雾笼罩着两只愤怒的雄狮,他们纠缠在一起。

卡特安静地注视着这团烟雾,他和萨克的狮王之争使他对萨克的战术了如指掌,而所有的这些他已经一一对黑背狮叮嘱过。这团烟雾一直在移动着,厮杀声、呜咽声、怒吼声,当黑背狮从这团黑雾中走出,卡特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切如意料中的一样,黑背狮赢了。卡特蹒跚走到萨克的身边,萨克惶恐的眼神中突然一亮,卡特知道他认出了自己……

大草原每天都在上演着厮杀的一幕幕,这里无所谓勾心斗角,无所谓尔虞我诈,只有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才是王道!



信为爱使

楚 歌

临近过年,收到奶奶的信。

念了一年书的奶奶只会用拼音拼字,却坚持自己给心爱的孙女写了一封近两页的长信。展开来看,那弯弯曲曲的拼音字母,并不整齐的排列,连绵成一片深情,让我的心颤了又颤。

捧它在手,那每一句都凝聚着奶奶对她千里之外的孙女的想念和祝福。我可以想见八十二岁的奶奶,怎样用瘦骨嶙峋的手,攥着笔,吃力地睁着老花

眼,一笔一画认真地写,她的手自然是颤颤的……

几年前回家,她的背就已经陀得厉害,曾经硬朗的身体显出老态来,走路需有拐杖才能走稳,看见旁边有依附的墙或者树干,总会早早伸出另一只手去扶持一下。岁月的沧桑沉淀,让她体弱多病,指关节有风湿,时常痛疼难过,端杯举箸都是颤着的,何况拿一支细笔……

我的眼睛潮热了,朦胧的视线里,那些字就化

成了充满美好色彩的幻景,童年的回忆轻易地跨越时光显现……那时奶奶不老,领着我在收割完麦子的田地里,仔细地拾麦穗,给我讲贫苦年代里粮食粒粒皆辛苦的故事;坐在我旁边,手把着手儿,不厌其烦地把那几个阿拉伯数字教了一遍又一遍;抱着我去山间野地里挖野菜,用野花给我编织美丽的花冠……在她慈爱的笑容和温情的目光里,她的孙女是世上的珍宝。

成长的过程会用凡尘琐事来淡漠亲情,用距离的远隔疏离我对奶奶的依恋,以至,几年只见一次面,成了一种习惯。

总是借口说,太忙。忙,忙工作,忙调动,忙恋爱、结婚、生子……好像生命一路延绵下去,忙无止境,偶然的一次回家探望都是忙里偷闲,浪费时间似的。而我,在这些自以为是的“惜时如金”里,浑然未觉奶奶风烛残年里,日日堆积的想念是怎样的厚重和珍贵,怎样的稍纵即逝。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奶奶,唯一给了我童年的快乐和教给我为人之道的奶奶。

那一刻,面对一封满纸拼音的来信,我蓦然惊觉,我的冷漠正让我不知觉与我最亲爱的人,愈来愈远。这“远”是可怕的,随时会成为无可弥补的距离,让我穷尽余生也无法跨越。

过了今年,奶奶就八十三岁了。

在妈妈爸爸远在他乡工作的那些年里,奶奶的爱是我的巢,我是乳毛未干的雏鸟;如今,雏鸟早已羽翼丰盈,奶奶的爱就化做广袤的天空,包容我的随心所欲,甚至遗忘……我知道,奶奶定然是想我想得深切,不然,她不会自己写信来。她一直觉得自己不识字是一生的缺憾,怕同学看见了会笑话我;她又性格内向,与人相对,断然是说不出直露情感的话来的……

信里音节语音难定,时有改动,难以辨别,但我不费力就通读了下来,我熟悉奶奶说话的内容和语气啊。

信后,奶奶说:天冷,手作的鞋垫厚实、暖和。她给我们做了好多双,换着用,别冻了脚;奶奶老了,越来越不中用了,就只能做鞋垫……她托人寄来

了,让我注意收着。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下来,在信纸上晕开,那黑的笔迹与我的泪水立刻溶合在一起,散做小小的墨花儿。

揣着那封信回家,丈夫说:“今年过年,好不容易有几天长假,我们去海南补度蜜月吧,想想都令人向往。”

我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对他说:“我们回趟老家吧,看看奶奶,还有你的爷爷。”

他感到意外,因为去海南是我多年的夙愿,当他看到我递过去的信时,我看到他的目光充满温柔,他说:“好的,我们好好陪他们一些日子。”

然后,挖空心思准备拿回家的东西,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到买些什么好。两人一合计,觉得春运客满,拿多东西实在不方便,只多装些钱回去,买什么东西都随奶奶自己乐意,岂不是省事又省心?

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推开奶奶的门,蹑手蹑脚地进房,去里屋炕前,看奶奶在做些什么,想给她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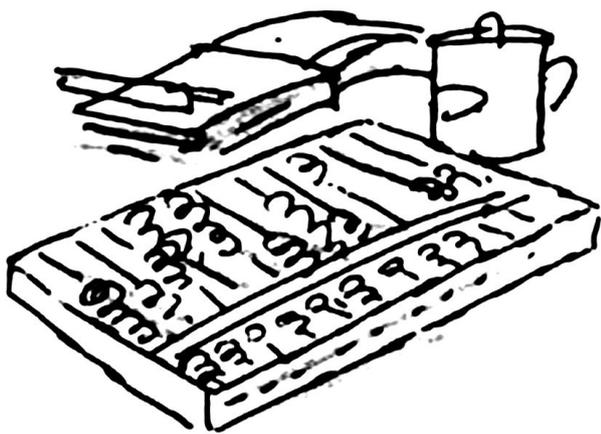
冬日的阳光,透过冰花未化的玻璃窗照进来,奶奶的侧影被镀着一层光晕,整体的情境像一幅浓缩了岁月的油画。她盖着一床老旧的毯子(那是我儿时盖过的),佝偻着身体,左手拿着一只鞋垫,右手努力的捏着一根针,凑近了窗子,借着光线,全神贯注地在那只鞋垫上穿针引线。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有几绺在耳际腮旁遮了视线,她就用颤颤的手把那垂落的头发别到耳后老花镜镜腿的后面。在她抬手的瞬间,我看到那只鞋垫上花团锦簇,色彩明丽,有世界上最生动的图案和色彩……

我的左手触到兜里的钱,它在那里,薄薄的,无足轻重,我终日为它奔劳。那一刻,我知道,倾我所有,也换不回逝去的光阴,那曾经的每一点亲情都是我生命里的无比伦比的贵重;那封信是爱的使者,在我的右手里,也薄薄的,却重若千金。

子欲养而亲不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以后会好好分配时间,陪奶奶、陪家人,不让此生珍贵的光阴在无情的忙碌中耗损……

一把算盘活传承

陈强伦



我家里有一把算盘,我们兄弟姐妹读书时都用过它。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读书读到四年级时教学都有珠算课,即让学生学习打算盘。算盘这东西对算帐来说可真是个好东西,一个框,几根竹棍,将几个木珠一串,劈里叭啦一拨,就能算帐,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不管多大、多繁杂的数字都能算出来。

据资料记载算盘起源于东汉,唐宋时期已在中国普遍使用,后流传到国外。由于珠算口诀便于记忆,运算快捷,携带方便,所以在广大劳动人民当中很普及。

我家老太爷祖上是个大户人家,做大买卖的,在村的北面购置了大片土地,盖起了一栋很具规模的大房子,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家道败落了,到解放后划成份时,我们家划成了下中农。

这把算盘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因为在我学珠算时我拿的算盘都比别人拿的上档次,框大,坚实,材料好,木框油漆很亮,都能照影。有的地方油漆虽然掉了,但露出来的木头也是铮光瓦亮,边框的四个角和横梁与边框的交接处都用剪有蝴蝶形的铜叶子包着,所以我的算盘非常结实,举起来摇一摇哗啦哗啦山响。在班上男同学一起比赛摇算盘,谁也没有我的响。可以说这把算盘就是祖上兴旺时的产物,恐怕也是能够留下来的唯一遗产吧。

由于我爷爷去世的早,我父亲从小就得扛起家庭的重担。当然依靠那几亩薄地是养不了一大家子人的,于是农闲时我爹就做个小买卖,走街串巷卖东西。从开始时的拐个包袱,到后来的挑个担子,再到后来推个小车,再到后来就在村里开了个小商铺。买卖越做越大,这把算盘也成了他的终身陪伴,一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我父亲进入了国家商业队伍。有了工作单位,货物合营了,算盘也随之合营,后来供销社退回了个人的东西,这把算盘也被父亲带回家,我们兄妹几个上学也就有了珠算工具。

我父亲回来休假时,一般都要忙于农活,很少过问我们兄妹的学习,但只要看到哪个孩子在练算盘,他总要站在旁边静静地看一会,然后再提出你哪里打得不好,有时候他还能给示范两下。说来也怪,我父亲那粗大的手拨起算盘来,如行云流水,让人看着眼花缭乱,听着节奏鲜明,清脆悦耳。

我父亲没念过一天书,几乎不识一个字,他记

帐用的码子是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但算盘打得却非常好,他保管的物资、帐目从来没有出过一次错。

我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每年过年他都要把儿女叫到面前训一番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开个家庭会。一家人围在炕桌周围听他训话,而他的训话总是从他对面墙上挂的那把算盘说起。他常说,做人要像算盘一样,要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在一定的框架内做事,不能超出框框,要像里面那个横梁一样敢于挑大梁,担重任;要像串珠子的棍一样要正直有担当,更要像珠子一样做事听从领导安排,拨向哪个位子就要在哪个位子站好,不要出格,做人做事都要清清楚楚。还以算盘为话题教给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如不能出格、不能偷、不能骗、不能赌、不能贪,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我们弟兄几个就是在父亲这样的教诲中长大的,算盘也是从我哥哥姐姐手中接过来的,直至今天到了我女儿这一代,她虽没学过珠算,但过生日抓周(胶东叫驹驹),用的是这把算盘,我小外孙女过生日抓的仍然是这把算盘。它从哪个年代走来我们不知道,但却知道它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兄弟姐妹的人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这把算盘尽管不是名贵之物,但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却承载着其他名贵之物所承载不了的意义。它是我们家中的一个文化符号,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家风的信物,教育了我们家一代又一代人,并将永远被传承下去……

一枚词语一门静（外二则）

白音格力

一

谢子安在《野人家》一文里写深山沟的夏天：“天弄一些云，云又弄一些雨，下了一场，又一场。雨生绿，土也生绿，此季行车，车辙开始锈死，荒生野草。”

这样的野人家，即使无缘小住，但仍能让人在这一弄一弄里，心无限柔软，如走进一页雨巷，看青石缝里杂生的小草，看水滴溅出一首诗的韵脚。

一个“弄”字，自然，空灵，让人心生欢喜。再看“荒生野草”，就觉得那是难以形容的美。那种自然而然的“野”，你看不出一点卑微，只是恣意的一种洒脱。仿佛天地间，全是自性的野草，望之不尽。而这一切，得来的就是那么轻巧一弄。

风弄来一片夜色，夜色弄来几缕更声，更声弄来几粒微芒，微芒弄来几颗露水，露水再弄来一个黎明。

二

看罗西微博里提到，英国有很多公益基金会，承包下一片山，为期五十年，却不开发。一些山头、农场，会竖一块牌子：由某某基金会租下。意味“五十年不开发”，任其天荒地老。

一个“任”字，目光停在上面，心里突然一下静了，继而眼睛有些湿意了。有一种爱，原来不是长相守，常拥有，而是任其天荒地老。

冬天走在街上时，几次突然停下来，看到眼前

一棵身上长满铁锈似的黑树，四周白雪相映，它是那么孤绝。而山上枯寂四野，你深一脚雪浅一脚雪地攀了进去，坐没地方坐，看无红绿看，只看的就是这份寂。你就那样站着，感觉你只能任它们老，任它们枯到底。而这一山的寂与老，也许正是为了任风吹，任雪落，任你来。

一朵云，任它老。老了就掉在墨客画卷里，流成溪；掉在老僧睡石上，落成枕。

一片月色，任它老。老了就住进春江花月夜，青丝为弦，等人弹唱；住进李白的酒杯里，清心为歌，等人伴舞。

三

方文山的《青花瓷》确实写得好，意象旖旎，带人到江南，到水乡。最喜欢“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一句，因为这个“惹”字。

古诗中雨打芭蕉的凄恻意象，已是浓得化不开的愁绪情结。如李清照那一首《添字采桑子》所写，不雨时“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直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霖，点滴霖霖，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在这样的诗句中，你的心也不觉似帘外一棵芭蕉，雨打音，无疑是心悲切声。然而，一个“惹”字，仿佛一下子把你带回雨淋湿的往事中，你不是在听雨打芭蕉声，而是所有的凄苦，都是你心甘惹上的，心中顿生的凄凉之感更为深重。

芭蕉惹骤雨，是往事纷至沓来，是动；而门环惹铜绿，是前尘尘埃落定，是静。静得似一张画，你匆

忙经过,突然停步回看,看这一扇锈透的老门,一环铜绿,忧伤似雾,笼了上来。你就那样站着看着,那样站着看着,站着看着,看着……仿佛一生只为看这一次,一世只怀这一种愁。

四

不知和寄北相识多少年,但我却知我们相识的地址。那就是一个一个的字。我们几乎一年也说不几句话,但所有的情意,所有的相逢,都在某一个字上。比如:一枚词语一门静。

我写过很多的“静”,也修饰过很多“静”。“空山松子落”“禅房花木深”,都是诗中至静至美的意象。但对个人日常修行而言最美的,至今想来,还是这“一门”两个字。“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生活中,一门有禅,一门有美。

静坐案几旁,临摹几个字,墨香袅袅,案上插花静开,你才能体会周邦彦词中的“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静看一幅画,喜悦的走笔,如刺绣,绣着山,绣着水,绣着旧时光,绣着一门禅意;静读几个字,平平常常,但连在句中,一读就有深意,你会在某个字上,一眼看见他。

空山松子落棋盘,清泉石上流落花,看看都是美。再穿过小院回廊,推门进屋。花弄来一身香,墨写老几个字;任月半开窗,风惹一点凉。往事在门里,一茶一杯静生香,一字一画静开莲。

奉花晏笑

写过一篇《四月奉花帖》的日记,记录整个四月在外奔波仍不改看花初衷的每一日。其中有“奉花晏笑”的句子,有几个读者来问我“奉花”的意思,说查了字典搜了百度,没有这样一个词,“晏笑”也不多见。

我初是想用“捧着花”的姿态,表达对四月的情感。但觉得“捧”只是动作,少了“爱”与“敬”;而“奉”字,恰恰好,既有“捧”之情,又有“敬”之意。而“晏

笑”自然是出自“言笑晏晏”,一直很喜欢这个“晏”字,意为“温柔、和悦”,人能有这样的微笑,是最美。我想,人于世,与人,与事,与爱,有奉花之心,有晏笑之态,那么我们的人生何愁得不到山水清逸,云霞性情。

初春的时候,总去一座荒山处的那条土路,偶尔会跑过一辆车,上下颠簸,辗过尘土,绝尘而去。一老农,扛锄经过,扑了一身尘,也不拍打,转进旁边的桃林里劳作。那一刻,看他劳作的身影,忽然感觉,人生总有起伏,关键是内在安稳,很多事,不需强求,更不必怨愤。

那片桃林,开着一树树的花。累了,老农就站在一树花前。那时我正好经过他的桃林,离他不远,我看到他面带微笑,安详而知足。

那一刹那,我觉得,每一朵桃花,仿佛都不是为春天开的,而是为这位老农开的。他不懂得任何一首诗的美,但他于花间劳作,于花前一站,桃花懂他,懂他敬奉之心,懂他和悦之笑,桃花便以诗的模样,与他相见。

古有奉茶礼仪,以茶表敬意,所以古人写茶话茶尊茶之心,已达圣洁之境。而与友人,相坐饮茶,面容上仿佛也是染着茶香,我便总觉得,最静美的笑,莫过是脸上飘过一朵茶花。

奉花之说不曾见,但是诗中有,画中有。

东篱之菊懂得,亭亭净植之莲懂得,驿外断桥边之梅亦懂得。陶渊明爱菊,所以菊几乎成了陶渊明的精神符号;周敦颐爱莲,莲便也成了我们内在世界里依依相伴的君子,出淤泥不染,濯清涟不妖;陆游写“一任群芳妒”的梅,梅花就千百年里一直开不落,开在我们的心里,香如故。

而古代那些画家笔下的花更是不胜枚举,清淡的枝条上有花,幽古的清供里有花,画下的,是花,也是爱,是心境,是性情,是美意。

如此,这爱,便是一颗敬奉之心无疑了。不论是水边,还是窗前,有花相伴,整个人生便香了几分,清了几分。

说到底,奉花晏笑,是内在的一种格局。

不一定养着多少花,不一定笑得多么灿烂,但于

日常里,见花时一个回眸,一丝浅浅的笑,心里就住下了一整个花园似的。

奉的是花,却又何尝不是自己的精神领地。也许是一池荷,也许是一树海棠,也许是一窗花影,于其间小坐,自在天地,心神悠然。

再想想苏轼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秦观的“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真是痴绝,让人满心欢喜,也便更深地懂得了,倾了心,才能眉开朗花,笑意明媚。

如此,行走间,便多了一个心愿,心里种花,在流年里奉花晏笑,心为君妍。

闲话岁月

无心地做一些事,去看一次夕阳,她住在诗歌葳蕤的地方;去看荷,在闲散的午后,或淅沥的雨里;去见一次白露,带一罐陈酿的歌谣,欢欢喜喜的调子;去赏雪,心中拨亮诗歌的炉火。

去做这些事情,岁月的记事本上,你的每一点喜悦,都被珍重记下。多年后再看,看见另一个你,与自己说着岁月闲话。

月光说一段闲话给窗户听,窗户说一段闲话给流云听。我在深深的岁月里,喜悦的,莫过于闲身听闲话。

草木说给季节的闲话,红一句,绿一句,总是清清爽爽。赶来听的风,坐在一边的石,远处人间的一壶茶,把时光过清亮的一个人,能到清逸高闲之境。

花枝说给节气的闲话,开一句,谢一句,总是清清淡淡。你来时,白李红桃设宴,吟一风醉一月。若凋落,也不过分流连,清心辞别,风都是甜的,那是说给你的话,你只需安心地听,心神缱绻。

也许我们是生活中寡言的人,却愿意与一场雪说些暖语,与窗前的风话话往事,与书中古人聊聊旧时月色。

而花香必会把一整个春天的花事说起,然后在光阴的信笺上落款;白云必会把一整个天空的情怀说起,然后在你要寄给远方的一首诗里走成最美的韵脚。

我愿意,走进菜园,提出一篮子果蔬闲话;路过石桥,随清风一起坐下听流水说书;抚摸一个记事本,手指上染满你的气息;遇见你,遇见你啊,从此,那些日,那些月,那些草木,那些烟雨,眷眷怀顾,有说不完的岁月闲话。

廖伟棠的《来生书》一诗中有一段:落叶沙沙,和我们说话,这就是远方春鸟鸣叫,就是水流过世界上的家宅,人走过旧梦和废诗、落日和断桥。

其间意象繁茂,意境幽深。是需要一颗内敛细腻的心才能听到落叶说话,才能孤美地于一片旧梦里,一首废诗中,或一轮落日下,一座断桥上,痴然地看着,听着,念着。

其实,看的听的,不过是内心的风光与痴语。整个人的身体,便成了这样一座家园,里面住着溪水、鸟鸣,住着往事,住着一段想说给你听的岁月。

以纯情的目光,以深情的眷恋,把每一个日常,过得自然寡欲,从容知足。

喜欢做些简朴的插花,小山桃眉眼纤长,紫菀腮颊绰约,白色丁香颈如新雪,每日在书架上,与我说着岁月闲话。

聊几句去年南山落梅的格律,或竹石旁流水说起的往事,又或者一场小雪经过青石巷,爱上了雕花的窗,又或者几个方块字在一本长卷里摆酒送友人。

一直聊到天黑了,花淡了,枝枯了,眼睛笑了。

花枝即使枯了,也不舍得扔,也不动它,就让它静在那里,像一枝往事,悠然地旧着。

春天还在一首诗词里赶路季节,窗外飘雪,闲散地从书架上拿下几瓶枯枝,轻轻抽出枝条,细花的,便簌簌落,看着心一凉。也有一些,旧着,也依旧在枝上,留着旧颜色,只为与你守望人间四月又一春。

每年好花时节,都要邀几枝进屋。于花枝前,于芰荷旁,于微月下,于竹影里,看时光,素车白马相君归。多少往事,顺五月溪而下,有人木兰为舟,桂花为楫,去到百花深处。

我于风前,采一草一枝一花,插寻常瓶中,相伴相悦,与我说一段岁月闲话。



月亮雨过隔座看

苇虹

撑着透明伞，走在清润的雨中。夏末秋初的雨，把世界变成了一幅水粉画或是油画，而且像是正在晕色之中的画作——

墨色淋漓的国槐树干，青碧如玉的挺拔梧桐，饱满红润的大石榴，金黄灿烂的堂棣花，白石桥，朱阑杆，松风亭，紫薇，粉荷，白莲……

都在画里，泛着湿哒哒的质感，闪着油亮亮的光泽。

而后一抬眼，就看见了它，竟然是月亮。

月亮雨！这个词甫一闪现，一颗心儿就要醉了。

见过了太阳雨，月亮雨还似乎真的没留意过呢。

小半个月儿，就在夜空里挂着，时而又像一枚夜明珠在它周围的云朵里透出光晕，如同裹在一块清透的生麻布里，彼此映衬，丝毫无妨月光的穿透洒落。

雨分明还在下着，在身边的树叶上、草丛里、雨伞上，滴滴答答，窸窸窣窣，大珠小珠落玉盘。

一场月亮雨，点亮了、洗白了、唤醒了心中定格的那些关于月亮的优美记忆，此刻内心静影沉璧，一幅幅经典的月的画面——开始呈现……

其中有一幅图是：一弯新月——

那个冬季，连续几天都在同样的时分晚归，经过小区里那条临河的小路，路西是个草坡，草坡上静静地默立着塔松、木槿、紫薇和女贞树，塔松坚毅、有力，木槿、紫薇虬曲的枝干上尚存着稀疏的叶子，女贞树则有着滴翠的圆而厚的叶片和同样碧绿的枝条，即便在万木萧瑟的季节依然保持着青春和活泼的情态。

这个时候，它无声地明亮地新奇地跃入了你的视野——一弯新月，上弦月，如金钩，挽住夜的墨蓝的天幕。如眯眯笑的眼睛，而且是那种媚媚的丹凤眼，含笑，传情，俏皮，生动得令你无法转移视线，因它眉眼弯弯勾住了你的魂魄。

受到它的感染，你也向它迢迢暗送秋波，飞了一眼又一眼。除非身临其境，否则就不会知道，那一刻，它在那里有多么美。

金黄的，细细弯弯的，两角向上翘翘的，媚眼如丝，而又一派自然天真。当你漫步，但见那月从巍然屹立的塔松上闪过，从女贞树的圆叶间漫过，从木槿疏朗的枝桠间掠过，更是说不出的婉约曼妙。

彼时，地上是浑圆的草坡，天上是金黄的新月。

墨蓝的夜空如此广袤无边，只有这一弯金色的上弦月，在西南的一角上亮起希望的灯盏。

又有一幅图是：月色雪国——

印象里那年冬天的雪特别多也特别大。那个从东城穿越到西城的冬夜，你是那么幸运地用眼睛、用心灵看见了那么美的月色。

空中半轮月亮，如此清新又如此莹洁，一望便知是那一场雪刚刚把它擦洗出来的样子。彼时正是：空里流霜不觉飞，月照花林皆似霰，月光雪色两相映。

小区里弯弯的河道覆雪之后愈显得苍茫，让你

想起王维的那一幅《江干雪霁》的山水图。白雪点缀下的塔松变成了圣诞树，冬青和女贞戴着白雪帽愈发青翠，紫薇本是木叶尽脱，但缀满落雪的枝条此时让它们摇身一变成了一树一树的白梅，在月光、雪色的辉映下，你似乎真的嗅到了隐隐的梅花寒香。

那盖了雪被子的小坡，线条柔美得让人不忍离去，一行青石板小路，斜斜而下，寒山石径斜，更是平添了素日里所没有的诗意——岑寂，幽微，空灵，透着微明的智慧和隐喻的味道。

那时你正在开始放慢脚步，调整状态，终于有暇想透彻了一些原来堆积在心、有些纠结的问题。自感一颗心儿，也如那月亮，被冰雪擦洗得明丽、剔透、晶莹。下定决心，正念，正语，正能量，不忘初心，知行合一，从今以后，自己只要这些！安放一颗冰心，在天地的玉壶里吧，用了全身心来感悟这眼前的月色雪国，冰心玉壶，天上人间……

在那些个窗外落雪的冬日里，看白居易雪夜宿在庐山草堂、夜阑坐卧听雪折竹声、雪天呼朋唤友在红泥小火炉前围炉夜话……听老白在诗里阐述他不偏不倚的中隐观，听他叙说种种的闲适散漫、留白旷达的情调意绪。

想想那些话说得都特别靠谱：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生活，永远大于高于活着，永远比生存更高远、更广阔。清明，淡定，虚室生白，虚静之美……这些你曾经抵达过如今却在繁杂功利的奔劳和俗务中失却久违了的感觉，慢慢地，慢慢地，如干枯的茶叶，在一壶清水的浸润下缓缓起舞、返青、醒转、复活……

是什么，已离去了？是什么，又在归来？

泥土文化，故园情深

于志学

我从懂事时起就和泥土打交道。爷爷常说泥土是老天爷给的，老天爷为了不让人饿死，让泥土长出五谷；奶奶说泥土是宝物，盘古开天辟地时，女娲怕寂寞就用泥土捏成人，世上才有了我们。

泥土不但能长出庄稼供我们食用，也能为我们遮风挡雨。塞外人住的房子，都是泥土筑成的“干打垒”、“坯窠垛”，不仅能防风御寒，而且更为神奇的是塞外还有一种泥土，称为“碱土”，只要在房顶上抹上薄薄的一层，无论下什么样的绵绵细雨甚至是

暴雨都不会漏水。泥土滋养了生命，给人类带来了恩惠。

1

北国的荒原，地广人稀。农忙时大人们都下地去忙着农活，家里除了几只鸡和一条看门的狗以外只有我、八叔和奶奶。院子里静悄悄的，除了风吹着那扇破旧的门摇曳着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就剩下远处草地上飞跃的鸟雀鸣叫声。奶奶略带沙哑的声



守夜——童年的回忆。

我们住松花江平原，最北边的住户，也是东家最
最为边缘一户人家。日一冬这里也就只有
白河关东，回老家过年的必经之路。常走
拜里路。我们这里也是到威海的唯一一条脚
的地。如果过路人叫不开门，就会冻死在
这里。也是家人们打猎去草原，必经之路。

冬闲的夜晚
童年的回忆。
于志学
20050207月

一次爷爷人在东大田
子遇狼，吓得祖家
3. 家人入睡，没有听见
响。爷爷人遇塔。从
地家守夜更直到三学
子西时才睡。一早为
打鱼。二是以里祖家。
有时承陪着爷爷在
冬闲的夜晚，用着火盆
爆色米花，黄豆粒下注，
爷到堂里讲一些久远的
让家听，喝嘉酒。祖家
听信很
直到深夜

音总是重复着那单调的“瞎话”：“夜黑了，起风了，星星都跑了，老虎妈子下山了……”。“奶奶，我们不想听老虎妈子的故事啦，这个故事我们都快背下来了。”

我们跑到屋外，在房头有一堆盖房子剩下的黄粘土，这才是最让我们开心的地方。我们用黄土堆成我们想象中的宫殿，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最痛快的就是当大雨过后，黄土堆变成了黄泥堆，我们就光着屁股在泥堆里玩耍、摔泥巴。最有趣的就是“摔泡”，把一块泥巴拿在手上，用拳头砸成一个窝，往地下一摔就发出爆竹般的响声。泥窝越大、越薄摔出的声音就越响，泥窝上面还摔出大小不一的窟窿，很像鸟窝。有鸟窝就得有鸟，于是我们就用泥捏成小鸟、小鸡和小狗。我们真是开心，把捏好的泥玩具放在窗台上晾晒，然后放在仓房里。没想到一场暴雨过后，仓房漏了水，我们用半个夏天捏的泥玩具全都泡了汤，又成了一堆泥。

奶奶看我们很伤心对我们说，“傻小子，来，奶奶教你们怎么做。”她把剩下的几个没被雨水浇坏的小鸡、小猪放在正在做饭的灶坑里烧，饭做熟了，我们的小鸡、小猪也烧好了。那黄黄的小泥鸡儿变成了泥陶鸡，用手指一弹，发出铮铮的响声，奶奶说这样就不用害怕雨淋了。可我们嫌那只小猪是黄色的，和猪的颜色不一样。奶奶说，你们再做几头小猪，到时我再告诉你们怎么办。

2

几天后我们把小猪捏好晒干，按奶奶说的放在灶坑里。饭做好了，我们要急着拿出来，奶奶不让动。她用瓢舀了一瓢水倒进灶坑里，过了一袋烟的工夫才让我们拿出来。真是神奇，沾了灶灰的小猪变成了青灰色的小陶猪，煞是可爱。八叔把小陶猪顶在脑袋上，乐得直打转，一下子小陶猪从八叔的头上掉下来，可是没摔碎。奶奶说，“你们知道吗，青猪比红猪结实，青砖就比红砖结实，就是因为用凉水浇的，正热的时候冷不丁用凉水一激，东西就结实了。”“奶奶，你怎么这么巧，知道这么多？”“这都



童年的回忆
芝岩
2005.07.10

是你的祖太奶、我的奶奶教的。人刚生下来，啥也不会，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奶奶，猪是黑色的，现在我们烧的是青灰色的，你能不能让灰猪变成黑猪呀”，奶奶抿嘴笑了。

晚上上灯时，奶奶让我把油灯从灯窝里拿出来，用铁勺子把灯窝里的灯烟子刮下，放在大海碗里。奶奶觉得灯烟子少，又用棉花搓成三根很粗的灯捻子放在油灯碗里点着。四根灯捻子泛着红红的火苗，发出浓滚滚的黑烟。奶奶用一个小盆罩在油灯上，几个晚上过后，就从小盆里刮出半碗灯烟灰。

我们在奶奶的指点下和泥，把半碗灯烟灰倒在黄泥里，顿时黄澄澄的泥巴就变成了黑泥。我们把黑泥拿在手里，不停地搓、捻、揉，加上摔打，那团黑泥就如同黑缎子一样柔软，在我们手中很快就捏出小黑猪、小黑马、小黑狗。就这样我们随心所欲地捏出我们心爱的泥玩具，窗台上又摆得满满的。

奶奶看见了那匹小黑马，说马不能光着身子，得有鞍子。她说着就拿出“压底刀”，在马的身上刻出一道道花纹，压成马鞍型，又用木梳在马脖子上刮出一道道的马鬃，使一个黑泥团变成一匹活生生的小黑马。

煮苞米茬子粥时，我们把这匹小黑马塞到灶坑里烧制，没想到这次惹了大祸。为了让小黑马更结实，我和八叔提前抬来半桶水，在灶坑火势正猛时一下子浇了进去。轰的一声，灶坑里像要爆炸一样，烟灰夹着火星从灶坑里喷了出来，灶坑门崩坏了，锅里进了烟灰，刚盛出来的一锅粥变成了灰粥。我

和八叔正在着急时，干活的家里人从地里回来吃饭，一看都傻了眼。四叔是三十口家的当家人，气得他给了我和八叔一人一个耳光，还把放在窗台上泥玩具摔得粉碎，小黑马也摔断了一条腿。四叔警告我们说，“以后不许烧这些玩艺儿，不听话就打断你们的腿。要是你们呆的难受，明天就下地薅草去”。

3

几年过去了，我和八叔长大了，帮家里放猪、放马。七月的天空，日老爷好像总是不动地在蓝天上挂着。马在草地上吃草，狗趴在我们身边打瞌睡。在这寂静的草原上，我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白云，嗅着草香和那淡淡的泥土咸味。泥土！突然使我想起了当年那匹没有烧好的小泥马。离我们放马半里远处就是我们几年前熬盐的地方，那里有废弃的锅台、灶坑，还有一口井，正是烧陶的好地方。

锅台已经坍塌，我和八叔重新和泥托坯，用铁锹把灶坑挖深。因为没有锅，我们就在锅台上用泥坯搭成龙骨，这样就可以放进很多柴禾，可以烧制大件的泥玩具，我们还惦记着那年没有烧成的小黑马。除了这些，我们还想烧个碗。在草地上放马的孩子，没有盛水的东西，都是跑到草甸子水塘里用手捧着水喝。八叔说这次我们要烧一个好看的大碗。我们用黄泥做成了碗胚，又把黑泥擀成像饼一样的薄片，用镰刀把柳条削成压底刀和木锥子，学奶奶把黑泥片上刻成小猪、小狗，贴在半干的黄泥碗上，又用木锥子在黄泥胚上划成我们心目中的花纹，足

足用了七、八天的时间，烧成了一个黄、黑相间的大花碗。

我们看着在荒原烧制出来的大花碗和小陶马，心里真高兴，我们要拿给奶奶看。八叔端详着小黑马说，马耳朵怎么变长了，好像是头毛驴呀，毛驴也行啊。我们一边乐颠颠地往家赶，一边唱着小调：

门前三棵柳呀，柳树三道湾。

上面鸟笼挂呀，下面毛驴拴。

毛驴咯嘎叫呀，要把草料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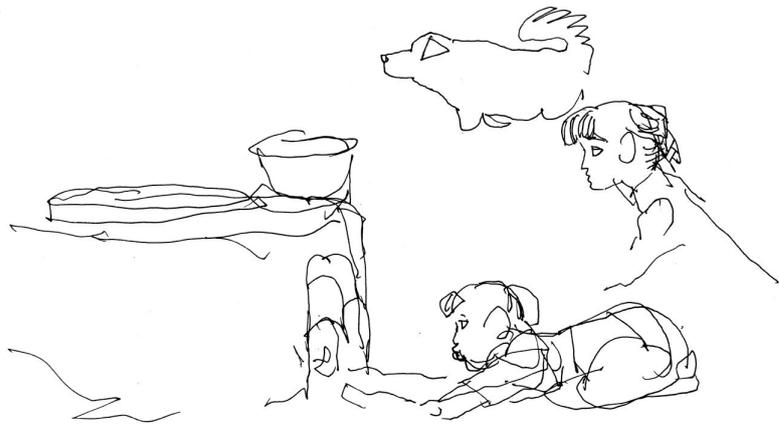
爷爷看见我们带回家里的黑花大黄碗，吃惊地说，“这是你们烧的吗？我在宋站镇上的瓦盆铺里，都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大花碗。咱们老于家，三十多口人，一年得用不少碗，可以自己烧碗用。”

这年的秋季，爷爷让三叔、六叔也到草甸子上和我们一起烧“窑”。从此我们于家便使上了我们自己烧制的特有的黑花大黄碗。

……

六十多年过去了，每当看到土陶时，我的心还像童年一样激动，唤起我少年时对泥土的迷恋。泥土文化，从史前时期伴随着人类创造性劳动而产生，又伴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向精神内涵上延伸。最早的雕塑是土陶，最早的线条和施彩也是在彩陶上。看似最平凡的泥土，确是人类文化的源头，蕴含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文脉，是人类精神与泥土交相辉映的灵性之光。

泥土孕养着生命，承载着历史，构筑山河故土，我爱你，永远。



文登风物记(二章)

林海滨

天沐温泉记

关于温泉,最著名的典故当属白居易笔下那位“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杨贵妃在华清池沐浴的故事了,“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那凄婉的绝代风韵和迷离的如梦意境赋予了温泉诗意般的唯美,让千百年之后的人们依旧能通过文字感同身受。而如今,洗温泉早已不是贵妃的专利,在这初冬乍冷的季节里,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文登天沐温泉。

说到温泉,这应该是上苍赐给文登人民的丰厚礼物,胶东半岛的13处知名温泉,文登独占5处。文登人自古爱温泉,历朝历代不乏吟咏文登温泉的诗词佳作,自古一脉流传的温泉文化也和文登的文化有着深深的渊源。

进入新世纪,文登政府引进知名企业,开发建设了天沐温泉、汤泊温泉等旅游度假区,成为文登

区域内的首批国家AAAA级景区,综合配套设施已经和原来单纯的温泉汤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我们这些原来把泡温泉等同于“洗澡”的“小白”,对在景区内泡温泉是个什么场景,脑中却是一片空白。

文登今年的冬季来的有点早,天是晴朗朗的,气温却很低,大概也就在零上三五度之间。在去的路上,天沐温泉的王经理和我们聊起了温泉文化和温泉礼仪。古人对于沐浴,其重视程度已近乎一种宗教仪式,《礼记》曾对古人的沐浴规定有过详细的记载:“五日则禴汤请浴,三日具沐……”西周时,沐浴已是朝廷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职官员执掌。而随着岁月的更迭,我们的沐浴文化也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如今,天沐集团在国内所倡导的就是一种结合了传统文化和时尚元素的全新的自然的休闲方式,在环境上善用自然“真”山水,营造生态、自然、绿色的氛围,通过“九步六法”温泉沐浴礼仪,让人以虔诚的心态、纯洁的心灵去体验大自然

的馈赠,将身心释放,经受大自然的洗涤……

听着王经理绘声绘色的介绍,心中是更加向往了,但是对于能在山上泡露天温泉,还是存有疑虑,这么冷的天,该不会冻坏了身体吧?

沿着宽阔平坦的圣海路,我们的车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位于张家产镇西南的天沐温泉度假村,度假村依山傍湖而建,初冬时节,满山的草木松竹依然苍翠,更加衬托出这里的静谧和幽雅,确是一个度假休闲的好地方。

在富丽堂皇的前台大厅办好手续,我们就直奔主题,先洗个透彻的淋浴,到大池里泡一下,再到桑拿室里热身,就披上浴巾,迎着冽冽的寒风,来到了山上。弯弯曲曲的石径旁,顺着山势高低错落地布局着几十个精致的温泉池子,我们无心多看,找到了最近的一个,迫不及待地跳了进去。

这一泡,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种境界的精妙,让人身心舒畅,神智透彻。那源源不断的热量,尽情地抚慰着我们的身心,包裹着周身的,是来自地下深处的、静静地涌溢着的天然温泉,目之所及的,是“渐向群木尽,残飞更氤氲”的片片白云,眼前一缕缕袅袅盈盈的氤氲的蒸汽缭绕左右,朦胧浑若仙境,偶尔传来一声鸟儿清脆的鸣叫,益发衬托了山林的幽静。池中的人,尽可闭上眼,任温滑细腻的泉水恣意浸润着肌肤,任飘逸的思绪神追天际。所谓的天人合一,我辈虽不能体味到那种至真境界的况味,但此刻寄情于山水之间,笑傲于天地长风,也算是聊附风雅了。

全身已然热透,便可披上松软的浴巾,沿着山间崎岖的青石板的小径,一路欣赏着山中美景,一路寻找着下一个中意的小池,偶然与一群身着泳衣的美女走个迎面,互相打探前头的未知风景,更为山泉石草之间增添无限活力与情趣。名酒浴、牛奶浴、玫瑰浴、姜汤浴、果醋浴、人参浴,单听这些名字就够奢侈,听涛泉,云海泉,更让人生出无限的雅致闲情。每一个池子都有准确的温度标识,人们可根据需要随意选择,三五个池子一路泡下来,蕴于水中的热力似乎已经沁入骨头,我们仿佛练就了金庸笔下的独家神功,只觉热力凛然,百寒不侵,此时在

山间随意行走,已是不惧任何严寒与风霜。都说泡温泉可治风湿,依我们自身的感受,那股股无穷的热量也许真的蕴含一种天然的神奇力量也未可知。

泡得久了,也是需要小憩一下的。路边的小茶几上,早备着各式香茶饮料,山石旁、草丛中,传来舒缓悠扬的古曲。游人可坐可立,伸展一下舒适的筋骨,抚慰一下慵懒的心情,这样的精致风景,这样的臻美生活,不论是对传统文化返璞归真的领略,还是对时尚健康休闲方式的追随,都可让每一位来过的游客有所收获,这也是一种轻松释放的休闲方式的魅力所在吧。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就在我们还在山上流连忘返之际,午饭时间已经到了,在服务生的催促下,我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行程。时间所限,这里的高尔夫、垂钓、鱼疗等好多项目还未及体验。此时想起来时的路上,同车人所言:如果能在雪花飘舞的日子来这里泡一个温泉,那更是一种极致的享受。不过,我们虽暂离了天沐的香汤,但心下已对这里生出了更多的向往,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在晚上来这里,体味一把“共舞天涯明月,独占一池清秋”的唯美意境,在温泉水潺湲的欢歌中酣然入睡,我相信,那时我们收获的,一定会更多。

渔家宴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历史上的文登虽一直靠海,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海鲜饮食文化,但直到最近几年,随着文登南海开发的逐渐升温,南海的渔家宴才逐渐被更多的游客所知,进而形成了一种产业。渔家宴的开发,既带动了旅游的发展,也为渔家农户增加了收入。

南海的渔家宴,既有对鲁菜胶东菜系的传统传承,又有根据时代和风俗的创新。宴席上的海味,虽由于季节不同种类也不尽相同,但都是一样的实惠、新鲜,一般较少能见到海参、鲍鱼等名贵的大菜,而大多是家常海鲜,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天然、简约,游客们到这里,不是为了享受星级宾馆的奢

华,而是为了领略真正的渔家风味,图的就是一个正宗和地道。

走进敞亮的渔家大院,会有淳朴热情的主人操着地道的乡音上来招呼客人,来客们摘下遮阳的帽子,接着院里的手摇机井水洗一把脸,落座于干净整洁的火炕之上,谈笑间,一桌丰盛的渔家宴就摆上了。

满桌的海鲜之中,唱主角的自然是海虾和海鱼。胶东大对虾个大、味美,堪称虾中精品,而小海虾则可以用豆油炸酥,连着虾壳、虾须一齐入口,既香鲜可口又可补钙。爬虾虽名为“虾”,但其肉味鲜甜嫩滑,淡而柔软,特殊诱人的味道绝不亚于螃蟹。吃爬虾时,会挑的专挑雌虾,腹中那一根膏黄(本地人称之为“籽”)的香醇足可让人欲罢不能。

大菱鲆(俗称多宝鱼)是威海地区主要的海鱼养殖品种,如主人推荐自然也要尝尝鲜,其细嫩的肉质和鲜美的味道丝毫不亚于野生的大偏口。

爽滑筋道的海肠炒韭菜可是胶东名菜,这海肠在过去一般都是用来做鱼饵,真正制成菜肴的历史并不长,但其营养价值甚至不亚于海参,若不嫌费事,包一锅海肠饺子,那也是咱胶东特有的美食。

渔家的宴席自然少不了各种蛤蜊,说起南海的蛤,还真是一时半会说不完,因为这里的贝类太丰富了,即使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也不一定认得全,其他贝类不说,仅常见的蛤蜊就有沙蛤、蚬子蛤、毛蛤、黑蛤、刀劈蛤、海虹蛤等,这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沙蛤了,这种海鲜早在宋代的《续墨客挥犀》就有记载:“海傍有蛤,背有花纹者人谓之花蛤,无文者谓之沙蛤”。虽然沙蛤广泛分布于我国沿海浅海沙滩,但文登南海的沙蛤尤为出众,不但个大、皮薄,而且肉满、味道鲜,书名称之为“西施舌”可谓生动形象。每到集市上的海鲜摊位,就可见盛放沙蛤的大盆,盆中盛满海水,中间安放一层小铁丝网,沙蛤就会伸出肥硕的“舌头”,不停地向外吐沙,几个小时就会吐净肚里的沙子,之后就可下锅了。文登这里的做法一般都是清水蒸煮,不需任何佐料,把洗

净的沙蛤投入锅中,加半瓢清水,一开锅就可享用了。煮熟了的大沙蛤张开贝壳,肥硕的蛤肉娇嫩似一块黄玛瑙,夹一只囓入口中,那爽滑细腻的肉质,那鲜美醇香的滋味,足以让食者的舌头惊艳于这简单的方法,居然能烹制出如此味美的珍馐。

和沙蛤具有亲缘关系的花蚬子,又称花蛤,是本地宴席上的一道保留菜,也是渔家宴的主要海鲜之一。花蚬子一年四季均可见,外形与沙蛤类似,但有着明显的花纹,体型比沙蛤略小,但味道比沙蛤更鲜,烹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可清水蒸煮、可与尖椒爆炒,也可在屉上清蒸,清蒸的花蚬子,蛤肉饱含原汁,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汁原味,烹制后的汤汁,可作为鲜味剂,做面条汤卤,足可胜过任何调味品,因此,这花蚬子也被公认为海中“百味之冠”。

除了沙蛤、花蛤,其他的诸如蛏子、牛眼蛤、扇贝、海蛎子等均是原汁原味地加工,满盘满碗地上,每一碗都透着渔家的豪爽与大气,每一盘都盛着主人的热情与好客,总之不管怎么吃,总是离不开一个“鲜”字。

渔家宴的主食依然离不开海,小锅鱼就耙耙是文登特色美食,把各种小杂鱼熬成一锅,就着金黄的小耙耙(玉米饼子)享用,那份鲜美和醇香,简直赛过天下任何美味,还有豆面面条就蠓子虾酱,也是胶东普通人家的最爱,豆面的豆香与虾酱的鲜香相得益彰,再就一口水灵灵的大葱,那一种地道的渔家风味,别处如何体验?

吃渔家宴,最重要的其实是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伴着窗外刮过的清新的海风,三五知己盘腿而坐,操着乡音高声阔谈,一口口海鲜落肚,一杯杯美酒入怀,声高时,不会有人侧目以视,微醺时,尽可倚榻小憩,心下或可生出“飘仙渔家三界外”的感觉,灶下的大铁锅里,那金黄的玉米饼子煨着鲜嫩的海杂鱼正吡啦作响,此时间,一切的意趣氤氲,一切的韵致盎然,尽在忘形的无言之中……

苍耳物语

于秀芬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喜欢诗经里的这首《卷耳》，一位清秀的女子在路边采卷耳，采呀采呀，因为情深筐浅，怎么也采不满，也因为心不在采卷耳上，所以干脆把小筐丢弃在大路旁，眺望远方思念千里之外的心上人。此时远方的心上人是否也在想念着自己？此刻的她多想变成一个小小的卷耳，依附在他的征袍上，随他漂泊到任何一个地方，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卷耳，就是苍耳，隔着两千多年的时光，让我领略了它从不言说的款款深情厚谊。苍耳，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一个坚强又不容接近的孤独身影。可又有谁会解读它粗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柔软的心？

春天，当第一声春雷惊醒了冬的酣梦，第一滴春雨飘洒在干涸的土地上，苍耳立刻开始了自己生长的过程，越是贫瘠荒芜的山地、或者残破的墙壁、道路周围越容易发现它绿油油的身影。整整一个夏天，苍耳拼命地深深扎根于泥土疯长，长成一米多高直线挺立的枝干，长长的叶茎上擎着三角形的叶片，细小的花开过后，长出一簇簇绿绿的小苍耳，满身密密麻麻的小刺，看起来毛茸茸的，乖巧柔软，一

点也不扎手，好像一用力就能捏破，他们簇拥在一起，探头探脑，好奇地东张西望，可爱极了。

秋天，当飒飒秋风吹掉了干黄的叶子，苍耳种子也由原来的绿色慢慢转变成黄褐色，这时的苍耳外壳已经坚韧无比，除非使用刀等尖利的器具，否则你休想打开它结实的城堡，打探它内心的秘密。外壳上的勾刺针一样拒人于千里之外，枯黄了的枝干仍然在路边不停地翘首期盼，一旦令他心仪的人物或者动物出现，苍耳便毫不犹豫地跳跃上他们的脊背，挂住他们的衣服或者皮毛，然后轻松地跟随着他们开始了没有目的地的旅行。天涯海角，哪里有田野山林，那里便是苍耳的家。

记得小学时学校南面有一个猪圈，猪圈旁长着几棵苍耳，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当秋天苍耳成熟时，班里调皮的男孩子总会偷偷地采摘一些，撕下本子中的一页，仔细包好，然后趁着同学们上课专心致志听讲，悄悄地把苍耳粘在前桌同学后背上，同学或许是感到了痒痒，不时地用手挠后背，做恶作剧的男孩看到后禁不住捂着嘴偷偷地笑……小时候随父母上山，回来后衣服上头发上总是粘满苍

耳和鬼针草,尤其是头发上的苍耳,怎么也拽不掉,总是要让母亲帮忙摘下来。小小的苍耳,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苍耳独特的外形,注定了它今生与来世充满了不安稳与动荡。或许正是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使苍耳倍加珍惜每一次机会,毫不犹豫地抓住瞬间的机遇,无论如何贫瘠的土地都不影响它发芽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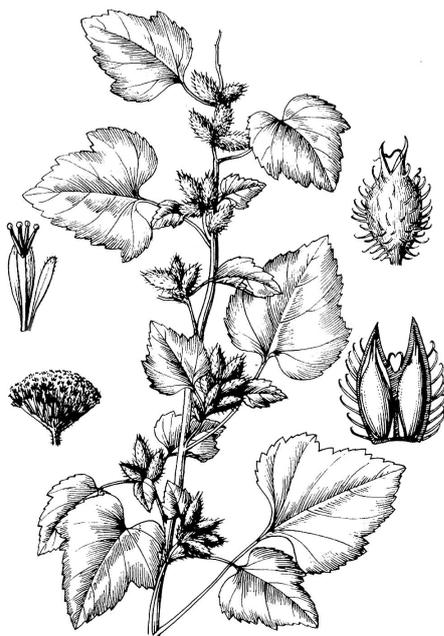
苍耳,不但具有坚强的生命力,而且还是一种中药材。《本草纲目》记载:“苍耳草久服去风热有效,苍耳子可治鼻炎等”。于是,普普通通的苍耳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大药房的抽屉,与价格不菲的人参、鹿茸享受着同等待遇,同时也为无数的病痛患者带来了健康和快乐。

“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秋天,落日的余晖里,我常常沿着熟悉的山路走走,秋水长天,斜阳向晚,火红的彩霞映红了山林。道路旁,阡陌间,沟壑里,时常会和苍耳专注探寻的目光坦然相遇。我知道,此刻的苍耳,正在等待那个带着它去旅行的有缘人的出现。苍耳,就让我做你的有缘人吧,我轻轻地采下一棵,小心地触碰着包裹在它体

外的勾刺,内心里充满了敬畏。苍耳,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你天马行空的步履和对远方的心驰神往,你内心的清澈与高远犹如一轮永远皎洁的秋月,瞬间照亮了我的心灵世界,但愿此后你我年年都能相约在这个秋意阑珊的傍晚。

“身体或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而苍耳,却做到了身体和灵魂同时在路上。苍耳的灵魂,永远都属于广袤的山野与空旷的土地。一株苍耳身体的枯萎,象征着无数棵苍耳即将繁茂于大地之上。它们远离故土,远离亲情,远在充满着未知的异乡路上不停地跋山涉水,不断地繁衍生生不息,人人都认为你冷漠,其实又有谁能真正感受到你坚硬外壳下一颗智慧的心,锋芒而又隐忍,凌厉而又深情呢?

白落梅说“每个人的前世都是一株植物,或者说今生总有一种植物和自己结缘。”感受着小苍耳诠释的大情怀,我想,我就是和苍耳结缘的那个人,漫漫人生旅途中,惟愿心中也生长出一棵挺直的苍耳,以种植物的方式安然简单地活着,携一颗初心淡然地走过风风雨雨,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繁华与喧嚣,而我,依然是原来的我。



凡尘花开

孙 黎

一直以为，蟹甲兰就像芸芸众生里一棵凡草，与高贵无缘，也无冷艳之气，总难登大雅之堂。就算摆放于简居中，似乎也只是因自己对绿的一片情深，与花无关。

去年栽培的两株蟹甲兰样子看上去有些弱小，但节节紧连的叶片却是分外浓绿，这让本来就对绿情有独钟的我喜不自胜，对着小花盆里清清爽爽的几枝绿叶时常会倾视许久。绿色散发出的蓬勃生机，在我中年波澜不惊的平缓日子里就像是激起的层层浪花，让心有了那份在年轻时才有的满怀期待。

原来，我也会像个爱花的人那样期盼花开。

听人说，如果蟹甲兰的叶子尖锐棱角万分突出，开的花朵就会像一只正在飞舞的蝴蝶，不但形似，神也似。一听真是惊喜，碰巧我的这盆叶子就是如此形状啊！后来又有人告诉我说，蟹甲兰花也叫圣诞花，因为它常在隆冬季节盛开，只可惜我的这盆长得实在是太弱小了，当年冬天不见得会开。如是一说，再看看盆里稀稀疏疏的几枝短小叶节，我

心里期待的那份色彩顿时暗沉了许多，可间或似乎又夹杂了些新的期待，期待花开。越是希望渺茫，越是期盼那份不敢确定的盛开。

一天一天地盼到了隆冬，在某个清晨猛然发现叶尖上米粒大小的凸起，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来来回回端详了十几遍，可任凭我怎样也端量不出这弱小的生命昨夜是如何挣扎着来到我的世界，难道就为打破那句“当年冬天不见得会开”的预言？它仰头努力上翘的模样，仿佛在用自己的行为告诉我：生命就是一场人生，人生要有套路要有一定的规则，一定要相信自己，该做的一定要去做到。

这是我期盼已久的盛开，有自己深深喜欢的浓绿，有绿中生命绽放出的一抹粉红，点缀在寒冬茫茫无涯的一片素白里，尤为娇娆，我欢欣地独自霸占着这份活力。我很笨拙，始终无法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热爱与感激，但心灵深处那份无法遏制的想表达的情愫，无时无刻不在激荡着，澎湃着，冲撞着，我只能用相机去临摹，用眼睛去复述，那些萌生在这个冰冷寒冬里的一切乐趣。

一朵朵蟹甲兰花绽开了,果然很像蝴蝶,一只只惟妙惟肖得像在列阵等待随时振翼腾飞,其实,它们早已飞落于冬季枯乏的枝桠,飞进了我那像冬天一样缺少色彩的心田,如一道道光透射进来,照亮并温暖着心海中的每一个角落,舞动着我的生活,直至它生命竭尽,直到大地春暖花开。

春天的花总是开得很放肆,不管不顾的,从街道河岸到漫山遍野,撒着欢儿地布置着春日,它们需要来过走过的赞赏。可我当时的心情简直糟透了,难以预料的生活上空突然狂风骤雨,我疲于应对。一个人的孤独是可怕的寂静,它就像一条灰色的虫,爬向哪里,哪里就是死寂一片,撞不出一句对白,我常常一个人望着蟹甲兰的绿意发呆。

时间此刻对于孤独的我是苍白的,我甚至不知道哪一天是几月几日,日子只剩下了白天人前的伪装和夜晚关起门来的孤寂。然而这个春天最令我难忘的并非生活突然带来的痛苦,而是那盆蟹甲兰突然再次花开,只开了一朵,像一只孤傲的蝴蝶,也像那个独来独往的我。

虽然只开了一朵,却令我灰色的日子升腾起一抹光泽。一朵花陪伴着一个人,孤单便不再。不记得是谁说过“长时间凝望一棵树,你会发现,这棵树很像一个被遗忘的人”,若长时间凝望一朵花呢?我发现,凝望是意切情深的思绪,仿佛此刻你就在我的身边,随便干了些什么,或许是刚和我拌了嘴,故意谁也不理谁,心里却笑得千言万语;也或许是在微笑,望着有阳光的暖意,闻着是阳光的味道。

凝望着,时间越长,你越清晰,偶尔一个激灵回到现实,不知何时眼窝已蓄满了晶莹,滚过嘴角那抹想过你的笑意。曾经多么美好啊,就像这朵如蝴蝶一样蹁跹的蟹甲兰花,我们的生活也应该如此这般飞舞啊!晶莹中映出窗外的姹紫嫣红,在被我一度漠视的春天里,我的心终于感觉到了四月的艳阳。

原来,生活是首歌,生命才是歌中的高潮部分,可以创造无数可歌可泣的感动,而忧伤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小音符,可以一跳而过。如果说花开给了我温暖,那么花落就存了一份念想。

孤独下的陪伴,让我对这盆蟹甲兰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感,总牵挂于心,虽然花已凋零了多日,但每天还是要去阳台看上几眼,更加喜欢那蓬勃向上的深绿,同时内心处似乎又总是带着那么点期盼:说不定哪一天它又会奇迹再现呢。

读书会的朋友常说,坚持梦想,只要你真的想去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帮你。这话用在此处虽然不是太妥帖,但总归有点显灵验。在酷热难耐的七月,奇迹发生了!又是一朵!在这个大汗淋漓的季节,当一直梦寐的奇迹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我欣喜得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有一天清晨惯例去看她,却震惊地发现:她焉了!都已经开始长第三层花瓣了呀!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我向来不愿求人,可此刻多想有谁能帮帮我,只要能让她活回来,我都愿意为她去做。看着她渐渐失去光泽的生命,我却眼睁睁地救不了,我第一次感受到面对失去时的无助,就像当时我俩都无力自救一样的苦楚。我仍旧不知道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她到底经受了些什么,突然中止生长。她夭折了!

都说花有花语,她来到我的生活里一定是有话要说,她一定曾说过了什么。或许她说话的时候,我正好睡得香甜;或许在她短暂的生命里时时刻刻都在言语,我却一句也听不懂;也或许她在用生命的来去告诉我:活着,就似春天的芽,既可以茁壮出精彩,也可以温暖和感恩于他人。离开,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选择,而是一个过程圆满的结束。我瞬间豁然开朗:没有悲喜交加的经历,就没有磨炼和改变,生活便如一团死水,不思不进,又哪里寻得到劈开死水的石子!

我坚信花是有魂灵的物种,落入凡尘便是如花女子。晚上做梦,梦见夭折的花复活,哗啦啦的花开声一层一层荡漾开来,光晕里如一只蝴蝶起舞,如一个若花女子衣袂飘飘。不经意抬眼,却见不远处,你就站在那里,如初见。



母亲的梅

蒿红伟

母亲过世已经近 30 多年了。

母亲生前极爱花草,不大的庭院里摆满了各式的花盆。所有的盆栽都被母亲侍弄得郁郁葱葱。一年四季总有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花朵,在争先恐后的绽放着自己的美丽,似有“千房万叶一时新,嫩紫殷红鲜曲尘”之感。每每看着这生机勃勃的花草,母亲总是一脸的欣慰和满足。跟她慈爱地望着我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父亲则对母亲在这些花草上的忙碌不以为言。他仿佛觉得,这些东西除了要侵占他的生活空间之外,还不如几垄韭菜、两行葱来的实惠。

我对那些正在招展着花姿倩影的花草,有时也

会停下脚步瞥上几眼,却不太愿意为它们付出。总觉得花上一年来打理的它们,回报给你数日的花期,不值当。至于那些过了季节,已收落了美丽的植物,我更是熟视无睹。

这便常常引来母亲的语重心长:可别小看了这些花草,它们是有感觉的。只要你用心,它们就会有回报,你只是没有学会去体会它们。

我却一旁笑母亲,养花养得走火入魔!如有朋友来访,总免不了对满院的葱翠和妍丽,欣赏和啧啧一番。我一旁又偷笑他们,少见多怪!

我就是这样,白白地辜负了母亲亲手营造的这人与自然花草间爱心相融的大好氛围。我更没料

到,这充满着母亲花香味道的温馨时光,竟然消失得那么快!

我家满院的生机和绽放,是随着母亲的一场大病而全军覆没的。

那是1989年春上,母亲突然中风了。而且,非常严重!我和父亲几乎抛开了所有事情,全天候地在医院里守候了母亲一个多月。可母亲的病仍不见好转。我们只好遵医嘱,将母亲搬回家来调养。

回到家后,这才发现母亲的花卉盆栽几乎全部枯萎了。满院的生机繁荣,已变成了满院的凋零与衰落,让人看着酸楚。

母亲急着要我扶她坐在窗前,她抬头向外看去,眼中充满无限的不舍和无奈。动了动嘴,可又什么也没说。我明白她此时的心情,连忙跑出去,把所有的盆盆罐罐统统浇满了一遍水。然而,活下来的只有一盆梅花,一盆耐冬花。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在母亲的提示下,给这两盆花浇水。

两年以后,尽管我和父亲寻遍了各种治疗方法,但母亲还是没有挺过来。临终前,她用含糊不清的语言,吃力地对我说:“别忘了……给花浇水!全当是……给我点水喝了!”我一旁使劲地点着头,让母亲放心!

母亲走后,父亲让我把这两盆花搬回了我的家。后来,它们又随我搬到了文城的新家。对于养花,我自知是一个有心下蛋无心抱仔的主,但对于母亲的这两盆花,我曾告诫过自己,不可以怠慢它们!因为这是母亲的嘱托,也是我的责任。

可一两年以后,随着我工作的早出晚归,忘记给它们浇水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有时,猛然看见那棵梅花已经都耷拉下叶子了,这才想起给它们浇点水。可怜的花儿啊,跟了我五六年的时间,除了给它们浇水之外,也只是换了一次盆。我不会像母亲那样为它们剪枝整形,也从来没给它们施过肥,说实话我也的确不知道该怎么施肥,施什么样的肥?浇花的水,也是随便的洗菜洗米的水,而不是像母亲那样,浇得是养了一段时间的肥水。

令人称奇的是,这两盆小小的植物,尽管没有享受到母亲对它们那满是爱意的呵护,有几次还差

点干死,可它们却总是一如既往得枝繁叶茂。

特别是那盆梅花,每年春节期间,便开始花团锦簇了!粉红色的小花,挤满了没有叶子的枝杈,热烈而又火爆!

老公调侃我说:“这花能在你的手下开成这样,我看应该叫它死不了!”我则在一旁笑着附和着:“其实这花也好养。”

现在想想,我是何等无心的蠢家伙啊?只有等到失去了以后,才感受到追悔莫及得痛!

1998年,一位年长的亲戚来我家串门。他蹲在两盆花前,就不舍得起来了,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我知道,他也是位资深的喜花爱花者,家里养了不少花草。其中,也不乏一些名贵品种。

他边端详着我的花,边数落着我:“瞧,这两盆花的下面,都有这么好看的形状。而上面,你就让它随便乱长。养花就得知道用心去修剪,不能懒!”

我一旁笑道:“下面的型,都是我妈当年剪的。搬回来我就会浇水,有时还会忘,哪会剪什么型呀?”

亲戚摇摇头叹息道:“可惜呀,可惜!这么好的花,养在你们这些不会摆弄它的人手里,真是糟蹋了!”

我明白亲戚的意思。当时,也不知道是想替这两盆花找一个更好的归宿?还是因为自己本不太喜欢养花而不懂得珍惜?或是觉得整天要浇水感觉麻烦?总之,我鬼使神差地让亲戚把母亲留给我的两盆花,搬走了!

不长的时间,亲戚就告诉我,那株梅花无缘无故的死了!原因,他始终没找到。当时我心里虽有不快,却也没把这事放在心里多久,就淡忘了。

几年后,一个梅花盛开的季节,在一位朋友家的书房里,我看到了一盆似曾熟识,且开得同样热烈而又火爆的梅花。只不过,这是盆白梅。我情不自禁地凑到那盆梅花前,端详起来。说实话,我家梅花开的时候,我还从来没这样仔细的端详过,现在再看它特别亲切!

“我也曾有过一盆开成这样的梅花!”

我自语道,好一个“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与

不似都奇绝啊”!

朋友的老公,是市里很有名的萨克斯手。这位儒雅之士,不仅通于琴棋书画,还善于茶道和养花。他听说我养过梅花,还在这盯着他的梅花看半天。以为真的遇见了一位喜花好梅的知音了,便一旁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梅的习性和品质特点来了。继而,他又问我:“你家的梅养了多少年了?”我想了想说:“我母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养的。大概,接近30年了吧!”朋友老公又说:“梅花要是养的年份久了,都是有灵性的。据说,它甚至于能认人,特别是认养他的主人。倘若是离开原来的主人,就很难养活。”

此话一出,我的心陡然一沉!如果这话让别人听去,一定会以为是无稽之谈。而我信,我全信!怪不得母亲的那株梅搬到我家,尽管没有享受到好的待遇,它却能依然生机勃勃。而被亲戚搬走后,各种条件都比在我这里好,它还是无声无息的死掉了!原来,这正是它的灵性使然!梅花它真得认人,认它的主人啊!

当年沐浴着母亲深深的厚爱,它懂得感恩。以热烈而火爆的绽放,来回报着母亲。同时,它又是母亲宝贝我的见证者。它们目睹过母亲对我的百般疼爱、千般呵护,深深地感受到那份母爱厚重的能量。母亲走了,它们就爱屋及乌。不去计较我的怠慢,也宽容了我对它不经意的伤害。把对母亲爱的回报,全转馈予我。竭尽自己的所有的能量,来释放着它的爱意。

可叹的是,它守候在我身边有六年之久,年年都将浓浓深情用荣枝繁朵来抒写。最终,都没能唤起我对它的半点关注和领悟,也不曾读懂它们的一片苦心。甚至,还把它们草率地送了人。

天哪!我做了些什么呀?我,枉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灵性与悟性,还不及一株小小的梅花啊!

梅啊,母亲的梅!你一定是失望极了!失望至极才,伤心而死!天堂里的母亲啊,我竟辜负了您的嘱托,也枉您为我付出的厚爱!

无边的愧疚,让我如鲠在喉地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那天究竟是怎样草草告别了朋友夫妻回家的。

母亲是我的养母,但我却从来不这样觉得。因为她施与我的爱,远胜过生母万千!我们母女之间,任谁都觉察不到那种非亲生间的丝毫缝隙。

母亲三年重病在床,我虽尽了最大孝道,但母亲六旬初上,还是早早过世了!她留给了我巨大的思念和悲伤,我常常梦见母亲,梦里看到的总是她健康时,关照疼爱我时的样子。梦醒以后,我再难入眠,也常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叹息。可我为什么就没有像母亲的梅一样。爱屋及乌呢?何况母亲临终时,还是那样的叮嘱。以前,总以为自己还算为孝道之辈。现在看来,我那点所谓的孝道,肤浅之极!与母亲对我的爱相比,与母亲那株知道感恩的梅相比,我无地自容!一种掷石击天而不及的悔痛,充斥着我的心肺。看来,这种痛楚将要跟随我的一生!

以后的日子,我不论走在哪,但凡是看到有盆栽缺水干裂,脑子里立刻会想起母亲临终的那句话:“别忘了浇花,就全当是给我点水喝了!”

我再也不去管它是公家还是私人的,我总是要提醒花主人或亲自设法为它们浇上点水。不仅如此,我对那些爱花惜花的养花人,总爱多投去一些关注。我觉得,他们都是和母亲一样,是懂得爱生活、爱生命的人,亦是值得我尊敬的博爱之人。

如今,我在阳台上也试着养起了几盆花卉。我想用心体会和揣摩母亲爱花养花的心情,学着母亲用爱心去滋养呵护它们,学会博爱这个世界一切生命。

可是,我唯独没有再养梅!

原因有二:一是在我没有把自己修炼成母亲那样博爱和细致之前,不敢再去亵渎那富有灵性的梅。

二是即使天下再好的梅,终不是那棵像母亲一样爱着我的梅了!

一方茶席

邢志浩

女友说,《京华烟云》里有一段,是木兰为立夫沏茶。木兰说:大恩难报,大情难谢。趁着有玉泉山的水,西湖的龙井。还有这古香古色的茶具,借花献佛,以茶代酒,给你沏壶茶吧。

随后是木兰轻幽一叹,舒缓又贤淑的一套沏茶下来,呈了那清澈的茶汤,立夫的眼里早已经储满泪水。

我是特意搜索了这段视频来看。因为沏茶,因为一切尽在不语中。也因为爱情与茶事。

平日里对那些与茶有关的语言,说辞,稍有留意。总以为会在不经意里读懂什么,其实,在那一汪茶汤里,我已经了然我想要懂的是什么了。

宿命。

就这样置于眼前,心里了。

你若懂我,容我沏茶与你。

其实心里一直念着那个下午茶,念着那一方茶席,念那一天地间,回肠荡气的神,与气。任谁也不明白,有那么一份情愫是那么油然而起,有一种情感,原来是那么安然与淡定。安然地接受,淡定地拥有。

从来都有一种遗憾在爱情里千丝万缕。得到与失去,一如沏茶与品茗。端起与放下的不只是一个茶具,一抹茶香,亦是一份心底的感情。深深复深深,一重重,心念之间,却有着万水千山的远,带了刻骨铭心的伤与痛。

我知道在这个疲于玩命的尘世里,断不会有了超然的生活。那只是灵魂深处自己给自己的一处天地,一个世界,一方茶席的干净与清纯。因为我向往,追求。

爱上那个下午茶,毋宁说是爱上了那份安静与习心的过程。修性内心,是最高深的修行。知道难为

之,亦要努力为之。这才是真的爱。

譬如木兰对立夫,那是精神境界的最高层面了。立夫怎会不懂啊?懂那一杯茶汤里的纯净与深厚,所以,他会汪了满眼的泪水,回应木兰的挥别。

那个午后,其实更钟情茶席上的那方桌布。棉麻,来自大自然的柔棉与舒服。也许是因为棉与麻的原本,最为朴素与坦诚的出现吧。喜爱本真里的东西是最骨子的情事。偏偏又用棉麻制出了喜欢的茶席桌布,想爱得不纯粹都不可能了。

白色的本素与纯洁,暗红的端庄与沉稳。那样的搭配自然,顺势。一定是最完美的相拥相有。至今我都时常回味我触摸它们时的手感与心灵的微微震颤。当与之肌肤相亲的那一刻,心释放得退回到自然里了。没有一种植物会让你用布衣的形式走进你的生活。

棉麻做到了。它让本真回归本真,让植物的灵魂清澈身体的疲惫,以纯粹回归了纯粹。

当一方棉麻的茶席桌布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身体里的欢喜竟然熟稔又欣喜。难得那荷,失一花瓣,亦是美到触目。那悠然畅游的鱼儿,摇曳着仿佛游出了画面。寥寥几笔,展现出一个清凉明了的天地。

这何尝不是一方茶席的艺术与文化。

没有多复杂,简单,就是亮点,就是一个布局里最升华的元素。

因此,我爱,且深爱。

这一方茶席里,沏进了所有茶事。一定不是一段京华烟云,不是故事的情事。

初秋薄凉,容我以一方茶席,事一桩茶话,与君,细说。

正是人间清味时

梁翠丽

中秋刚过,秋风便薄了下来。阳光铺了满地,并不燥热,植物们的叶子开始落,不着急,慢悠悠的,像风中的裙摆;满世界都飘着大地的香,殷实又淳朴,人世间的清味,亦在季节里秋有了山长水远的幽意。

草木的清香,带足了烟火味道的。走过了春夏两个季节,到了秋季,筋骨柔韧了起来,直立的姿态,全是他们的经历,气味里都是幽素的清香,深吸一口,觉得天地都是清明了;泥土是带了情意的,恰是庄稼成熟的季节,往地里一站,脚底下就有了扎根的皈依感。从地里拔出来的花生,带点土气,吃那么一两颗,心里踏实极了。

节气是慢的,黏在节气里的生命,亦在缓慢的节奏中,演绎着自己的清欢。

喇叭花素颜素面,蓝的、紫的,有一搭没一搭地开着,不急迫,生怕吓着人了一般,娇羞地隐在风中,偶尔那么一低首,全是诗。她另外有个名字,叫朝颜,我觉得这名字更贴近她的灵性,虽然喇叭花更日常,可朝颜,是脚注了她的气质与内涵的,自有别一般的端丽、娴雅;还有花儿叫做夕颜,习惯上被人们称为葫芦花儿,通常在傍晚,开得素白素白,简静地简直和岁月一般,亦是万般心头好;菊花开始自己的生命征程,努力地开,在秋风中长成孤绝,但一点也不觉得骄傲,反倒生出了生命拔节的奕奕清芳。

应季而来的还有蔬菜和水果,和花儿一样美。在老街的菜市场里转一圈,不一定要买什么,只是看看烟火红尘里,大地最殷实的馈赠。果蔬,一样有

落落华光。

茄子、辣椒、苹果、花生、地瓜、萝卜、白菜,真是应有尽有。市井烟火,最是生动。一声声的吆喝,恰如弦歌,生命的自主与生动,布幕一般,次第铺开。声影相和,铮铮饱满,世间的情分,在繁华中有着了着落。

有卖香菜的老人,用很特别玻璃盒子,装了香菜,隔着玻璃,可以看得到香菜根根都清新。问了他缘由,说,喜欢那瓶子,恰好装了香菜,可以保证菜根不干枯,有卖相。理由简单又可爱,生活的妙意,在他用心的生活技巧中,满是恩慈。买了他的香菜,想来包饺子或作调料,定有不一样的滋味。我一直相信,生命在被诚恳的相待中,定有诚恳相与的味道。

闲时读书看贴,在秋阳里体会季节的厚待。黄庭坚《花香熏人帖》中有言:花香熏人乱禅定,心情其实过中年。这两句真好。人到中年,日子慢的几乎没了节奏,再丰硕再肥大的记忆,都变得寒瘦了——只记得今天的好。

越来越喜欢待在厨房里忙碌了。茄子不一定要红烧,清蒸了趁热拌了简单的蒜末就好,调料一定要少、要薄,不能夺了茄子的本味。所有的菜都是如此,即使煮熟了依然要还原它的本味的,只有本味的东西才最熨帖,它们跟脾胃同气相连,蕴含着天地情意,有生命的大从容,因而,需要虔敬以待;苹果亦可打了丝,调上鸡蛋活上面,点少许油,烙了饼,软香甜糯,都有了。生活就在这些简单的清喜中,慢慢苏醒过来。即生即灭的每个瞬间,都是极好

的作品,时间里的铮铮金石之声,跌荡着,绵延着淡淡的人间清味,会磨出光阴的好滋味来,那滋味,甜甜的,可以被除人心上的清寒,吃什么并不打紧。

亦喜欢自然。觉得“自然”两个字读出来,就如“孩儿面”了,柔柔地带着初见的喜悦。走进大自然中,可以读花读草,读植物的性情,与各性情的植物浅笑媚语,听他们在风中倾吐着自己的心事,抒发着自己的情怀,满心都是欢喜;有云的日子就长时间盯着天上的流云看,看流云里那些形似或者神似的图案,心里涌出孩子一般的童真,痴痴地笑,以为那些流云就是自己的玩伴,心头的安详与吉祥重重叠叠地荡起了生命的涟漪,可真是美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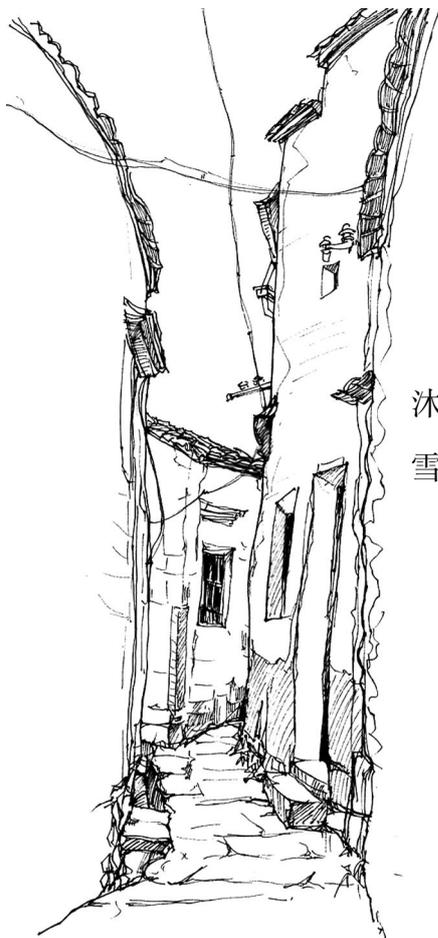
依旧喜欢茶,更加注重生命的仪式感。净手,洗杯,泡了私家定制的古树晒红。和她相遇,唇齿间的彼此问候,就自此相知成永恒,于是命名曰:天真。她带着山水故事,带着尘世间一路风霜,可到头来,还是许我以天真的相待,感怀的同时,多了珍赏。于是,每每泡这款茶,定是要用碳炉煮了山上取来的山泉水,炭火亦无需猛烈,慢慢温就好;这样的慢而悠长的煮水过程,茶的滋味,才可以真正弥散。想来,生命里,只有郑重的相待,才有直抵人心的感动。

时过中秋,秋的清味越来越丰满了。人世间的清味,亦在素常的日子里,越发清亮了。时间的风声水洗,在落落秋阳里,很细节化很具体地铺陈着。天地万物用自己的言语,用自己的行动演绎着时空里的深情厚谊。秋深了,天凉了,月清了,大地净了。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安置,可都是恰到好处的。扫街的认真地扫着落叶,早餐的油条,依旧有小摊贩温热的生机,市井繁华,尘嚣依旧,人与自然灵动地相处,这是人世间最好的清味。

为自己斟了茶。看茶汤清亮地在杯中打着旋儿,心中满是欢喜意。一个人,只要心里有了一朝一会的心境,当下便会珍惜有缘相逢的人间情意。

人到中年,我素心已闲,寥落清风里,看时光日渐式微,可不恼啊,正是人间清味时,世间一切,怀了特有的气息与我共处一室,彼此倾心。

我爱。



沐雪

小时候的那些事儿

从前日子简单,掰着手指就能数清,从左手大拇指开始,总是轻轻松松就数到了放假的日子。那时候的天很蓝,路还是泥巴做的,小河里的鱼儿成群结队,不管上学还是放学,伙伴儿们总能找到乐趣,放假就撒了欢儿地到处跑。

下了雨,挽着裤腿儿踩泥巴;要下了雪,那就更是闲不住了,跑到雪地里挖个窟窿,扔上几粒谷子,再撑个竹筐,大老远地趴着等雀儿自己送上门,结果趴了一下午也没见个影儿,自己却冻得乱哆嗦。调皮的孩子回家总免不了一顿厌嫌。

就算总是被大人们说教,可孩子顽皮的天性总也是改不掉的。

乡村的小树林里,叫得上名的,叫不上名的奇花异草多的是;树枝上的雀儿窝也多,要是哪家调皮的孩子们见了,定是要把它捅下来的,吓得大雀儿“吱呀”乱叫,孩子们倒乐得笑出了泪。那时候,林子里的虫儿也多,尤其是夏天,蚰蚰儿遍地里蹦哒,蚂蚱、蝴蝶、蜻蜓、蛾子、毛毛虫、蝥蛄、瓢虫、知了,什么都有。等太阳下了山,三五个人,有男孩、有女孩,带着手电筒跑到树林子里抓知了猴。有经验的孩子都知道,知了猴喜欢藏在地上的小窟窿眼里,只要地上的小洞口里有知了猴,那它一定逃不过孩子们的法眼。一旦谁先找到一个,那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定是要使劲儿炫耀一番的。会找的孩子一晚上总能抓个二三十个,不会找的也少不了十个八个。最后,孩子们手上脸上都是泥巴,指甲盖里更不用说了,都是黑黢黢的泥巴,但孩子们还是玩得高兴极了。不过,最受女孩子们喜欢的要数夜里飘着的荧光色的小灯笼了,一闪一闪地,不知道谁给它们取的名字,叫萤火虫,光是听听就觉得神秘得很,要是夜里见了,还当它是天上的星星或是游动的小精灵了。孩子们的占有欲都是极强的,尤其是对于这样神奇的小东西,都想着抓一个瞧瞧它长什么样子。于是就追着星星到处跑,要是哪个机灵鬼儿用手扣住了一只,就把指头掰开个缝儿,眯着眼看看这个小精灵在干什么。就这样孩子们天天儿淘气着、叫嚣着。

知了的叫声响了整整一个夏天,聒噪的人们恨不得它们早早地灭绝了。一年一年,寒来暑往,直到知了叫声越来越少,人们才开始想念。而那时候调皮的孩子们也个个出挑了,男的脸上有棱角了,女的开始知道羞赧了。小伙伴儿们路上碰见了,一本正经地问个好,竟不像从前一样大老远蹦跳着奔过

来,拉着脏兮兮的小手要一起去玩弹子,样子就好像是大家以前从不曾认识。老人们笑着逗趣儿叫着大伙儿的小名儿,讲着每个孩子小时候的傻事儿。

大概是走过的路长了,经历的事多了,这群孩子们竟然连日子都数不清了。偶然翻出小时候的笔记,竟怎么也记不起当初为什么写下这句话、又或者突然记起那时候的只影片段。关于小时候的事儿,也大都是从大人们那里听说的,至于故事的详情,就只有那时候的自己才知道。

行走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到处充斥着浓重刺鼻的混凝土味儿。小时候光着脚丫蹚水玩的小溪不知是自己绝流了,还是被谁填平了,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模样。溪流旁的断桥边,洗衣服的女人也一个个没了身影儿。那片承载了大家记忆的土地上摩天而起的高楼大厦里住着形形色色的人,大家每天来来往往,要是见着了,匆匆打个招呼又各奔东西,忙忙碌碌的生活,再不似乡村里的日子般宁静、惬意。

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小时候生活过的乡村是那样令人向往。正如现在的孩子们想象中的乡村一样,那里花开遍地、虫鸟满山,路旁有野生的酸枣子,山里有各色的蘑菇,庄稼地边还长着草莓、柿子、拖拉盘……走到哪里都是风景,走到哪里都有野味儿。有人说,小时候想往大城市里走,去看看那浮华五彩的城市,过过那纸醉金迷的生活;长大后,又盼着回到故乡,因为,那里有淳朴的生活和轻松的快乐。

我庆幸,我小的时候能像野小子一样被放养在俗尘外的乡村,过着单纯质朴的生活,有着一颗勇敢善良的心。但愿岁月静好,不改初心。

诗二首

徐 浩

大旱的乡村

我忧伤地看着
这日渐消瘦的秋水
大旱的乡村
水塘早已裂着干枯的缝

此时,七十多岁的母亲
已在寻找水源
浇灌她几十颗大白菜
在狭小的井口
她苍老的身影探得很低
井也快没水了

母亲说
井没水那就没法了
她心疼那些幼小的白菜
而我只心疼母亲
精心到无能为力
也不轻言放弃

祈盼雨呀
一场痛痛快快的大雨

绚烂的夕阳

半个天空红了,我们仍在途中
此时的小城灯火刚明
拥挤的路上,美轮美奂
绮丽的美瞬间而来

快停下烦躁的脚步
多么诗意的夕阳
金光闪闪,绚烂着痴迷
碎红云朵,成群结队
燃烧着自己的真诚
又宛如一行行的琴丝
轻弹出梦幻的交响乐

群山怀抱下的文登
仙境飘渺,云涛波澜
一幅油彩画
一曲夜归来
让小城轻盈地放下繁杂
步入安宁。醉了



心 语

陈晓荣

(一)

总有这样一些人
一句轻蔑的话语
一个不屑的眼神
就像一把利剑
只需轻轻一戳
我的心已是千疮百孔
就像被追杀的老鼠
灰色的皮囊裹着灰色的心
脆弱得不堪一击
眼里噙着泪就像厚重的云朵
随时都有可能一泄如注
又像飓风刮过海面
心里掀起万丈狂澜
翌日清晨,雨过天晴
一朵朵雏菊依旧迎着朝阳盛开
一声声问候依旧温暖如故
擦肩而过的一瞬间
我的心灿烂无比
原来世界如此美好
原来我也可以笑对红尘
何必为局外人的浅薄而不能自拔
更不要因为盲目的吹捧而乐不可支
或悲或喜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与他人无关
我就是我
谁也无法预测我的未来
在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上

哪怕是一只缓缓而行的蜗牛
只要不断的超越自我
目标就会越来越近
理想的殿堂不再是一个奢侈的梦
人生的巨幅画卷早晚会留下
精彩的一笔
然后,与情趣相投的友人肩并肩
在广袤的田野里慢慢走向成熟
就像沉甸甸的麦穗
饱满却不张扬

(二)

多想有这样一位爱人
眉梢眼底浸染着书墨的芳香
月光下依偎着他宽广的胸怀
一起咀嚼唐诗宋词的浪漫
多想有这样一位爱人
虽然不是才华横溢
却有一颗朴实的心
春天里用心耕耘
汗水浇灌出希望的花朵
丛生的皱纹是岁月印痕
轻抚那饱经风霜的脸
就像读一本厚重的书
多想有这样一位爱人
附在我耳边悄悄说
娇妻爱子占据着他的心
风来了雨来了

默默撑起一片天
 让我长成无忧无虑的花朵
 自由的呼吸
 肆意的伸展
 多想有这样一位爱人
 时时处处把我放在心上
 或喜或忧都牵动着他的心
 即使不够高大
 在我眼里依然是一棵伟岸的树

如果有这样一位爱人
 我愿变成一只快乐的小鸟
 在他疲惫的时候
 站在他的肩头为他歌唱
 或者干脆也变成一棵树
 与他相依相伴
 经历的磨难愈多
 两颗心抱得愈紧
 一起走过的岁月
 写满最珍贵的记忆
 爱情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表白

(三)

没有缘由的爱你
 就像一棵不甘于平凡的橡树
 无意间映在我的心湖
 而我却无法成为你近旁的木棉
 怎能与你并肩成长
 心潮澎湃之后
 归于神秘莫测的平静
 没有明朗的开始
 何谈痛苦的结束
 就像深沉的大海
 无休无止的涌动是我无言的爱
 你有你的理想
 我有我的追求
 却要以同样狂野的姿势

奔跑、奔跑、奔跑
 跨过一座座山
 越过一道道坎
 梦中描摹过无数次的风景
 依旧云遮雾绕
 失望过、气馁过、犹豫过
 你却如愿以偿
 迎来众多鲜花和掌声
 无意渲染
 我却有所耳闻
 雁过留声
 我怎能心甘
 不再年少轻狂
 稳健的步伐 执着如初
 只为有一天
 觅得心中的那道风景
 即使不能和你站在同一高度
 至少，站在半山腰
 亭亭如盖
 只要挥一挥手
 你一眼就能注意到我



在人间(组诗)

冷 欣

春风吹

春风吹拂
爱美者多有憾事
生命拔节
流逝的水无人指认
一个人手捧词典
寻找星火赶路

时光上布满冰凌
那些悬而未至的问候
如此晶莹剔透
如此沉重
没有人因此羞于往事
世间寒凉
雪与影子曾互为替色

低处迷离的小径
还要被今年的小草覆盖
到处都有风
这神奇的济世笔
颠覆所有的棋局
但不允许苍茫复位

所有的暧昧全都失色
不要拿出你的蜜饯
虽然我有缺口的心
曾被虫子咬噬
再给我甜

就是要了我的命

我要发狠地沉默
用竹子的心
蓄满所有的雨水

风拂岸

开与不开
柳絮都轻若飞鸿
若济世有德
何妨推开湖面
风吹两岸
惟愿苍生无蛊

若与风步调一致
我不是同谋,我为信使
诺言三千
只有石头静默沉下

霜尘满面
那些隐含的交界,水岭,漩涡
全是陈年旧事
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特别意义

岸比水更为柔情
当众多的神浮出水面
浮尘挽住花瓣
一些呼喊声不肯凋零

多情恨

我向往的全都出自神谕
神色倨傲,我便
不安宁

三尺空白
需要麦菽填补
我腹有俗物
在生活里不能灿若莲花

容许我叙述过失,暗恋草木
万物多情
我口舌木讷

沉醉之后不许我伤怀
掩泣之后容许我保留嗓音的清脆
阴霾太沉
此时没有良月

我辗转的人间易有露珠的感动
阳光明灭
知更鸟的叫声
更近乎祈祷

没有利器,我
做不成剑客

大海的一页

彭二奖

一阵风惊乱一场雨
一场雨掀翻一片海

生命之舟
争渡仓促的岁月
要知蔚蓝的梦须以
苦涩作代价

大海的乐章
永远没有休止符
汹涌而无声的歌来来回回
澎湃和暗藏的激情往往复复

这时 你会看到广阔的沙漠
看到起伏的草原
看到和浪花一样美丽的火焰

航灯似乎失去了它的意义
倒是翻卷的浪花
更能诠释生命的真谛

而凶风恶浪中
那条小鱼
为我捏了一把汗

被你注视的刹那芳华(外二首)

孙文娟

被你注视之前,我一定
是呆萌的,像被无知
裹挟的状词。而你
一定是西下的沉香
是光阴的故事,是岁月的沉香
是被湖水一遍遍
洗过的纯粹和睿智
在你面前,我忘记尘音
和拙劣的普通话
暂且搁浅纷扰和泥泞的路
愿意做你的知己,登高山涉溪水
愿意做你的一枚音符,寻找
白云深处的人家
我进入桃园,那片没有争斗
充盈和谐的桃园,和你一起
过云水禅心的日子
与你相识的刹那
被时光点化,在天籁之音面前
我的诗歌一再啜哑

缱绻旗袍梦

撑一把油纸伞
行青石板雨巷
一阙“梦江南”的小令里
一袭青衫打马而去

此去经年
采集水墨,花间,若兰
勾勒当年青梅竹马的场景
用镶、滚、嵌、盘、绣
缠绕思念的千千结

梨花盛开的树下
青丝高绾
着镶边的立领
轻盈的镂金碎花长款
裹起一颗玲珑如玉的心

打扮成你喜欢的模样
瓣瓣的落花
细数你的归期
轻盈的金莲碎步
卷起满地的梨花香

穿过金色的光看百里海岸

这金色的光在海面跳跃
恬静的海面映画蓝天白云
每个清晨都从美梦中醒来,海燕
是最好的朋友。徜徉在
这百里海岸,看海风吹浅那串长脚印
吹散一夜的潮气和倦意
光线里的那朵心莲瓣瓣盛开
此时胸中有古琴,此时贝壳里
有海啸,包容和坚定
是山的品格。拥抱霞光你就拥有
快乐的秘籍,每一缕光弦的音符
印记温暖的回忆
感谢金色的光,让万物鲜活起来
单程线里种植成长,不只葱茏和风雨
不只馈赠和未来。百里海岸
是一种憧憬,是一次
心灵的归航



词二首

王善峰

水龙吟·秋夜听雨重悼听雨斋主于仁伯先生

序：秋寒雨夜，新诗赋成，欲得诸君子雅正，翻开通讯录，于仁伯先生的号码赫然在目，悲从中来，填此词以誌之。

惊心瑟瑟风吹雨，声满楼头高树。夜深人静，无眠欹枕，澜翻愁绪。旧址空存，新诗欲寄，故人何处？却唤起伤心，重寻往事，泪挥向、西州路。清韵唱酬几度。恨知音、驾鸾竟去！斯人已矣，雨声依旧，此情谁喻！遗简犹留，夜阑重读，怆怀难诉。怅何时历下，只鸡斗酒，拜坟前土！

跋：于仁伯先生是我加入中华诗词学会的两位介绍人之一。我于2009年夏，读到于仁伯先生与荣瑜芝先生唱和诗篇，不揣鄙陋，奉和二首。后经荣瑜芝先生介绍，与仁伯先生取得联系，将自己的十几篇习作发给先生求教，先生读后，大加赞赏。其时先生正编辑《齐鲁百年诗词选》，不弃鄙陋，将拙作选入其中，并对威海诗词学会领导称诵拙句，颇有杨敬之说项之风。后每有新作，多用短信发给先生就教，辄谬蒙奖赏，并两次赠诗，赞誉之情，溢乎言表。于网络间，亦偶有唱和。先生博客名“听雨斋主”，而我的博客名“青山听雨”，今斯人已去，雨声凄然，思之肠断，不能自己。

金缕曲·仲秋夜听好友柏舟先生填词其夫人演唱之京剧唱段《平湖秋月》有感，赋此以赠

皎皎中天月。印湖心、清光对映，空明澄澈。玉宇无尘沧波静，冉冉双轮清绝。听何处、琴箫幽咽。逝水年华无限事，上心头、难禁声声切。千万绪，指尖说。江南才子萧萧发。怅如今、中年怀抱，感时伤别。老去相如文君伴，不负黄花素节。度新曲、琴心三叠。婉转歌喉珠错落，向秋宵、欲击冰壶缺。歌未尽，泪盈睫。

现代吕剧

英雄的天福山

编剧 于冠卿

人物表

理琪——男,29岁,中共胶东特委书记。
张修己——男,28岁,中共文登县委书记,外号老贴。
张母——女,60岁,张修己母亲,革命群众。
水莲——女,22岁,张修己妹妹,革命群众。
于得水——男,30岁,中共地下党员,昆崙山游击队队长。
王台——男,30岁,中共文登县委委员。
刘其章——男,30岁,中共地下党员。
刘振民——男,35岁,中共地下党员。
吕志恒——男,胶东特委副书记。
柳运光——男,胶东特委委员。
林一山——男,胶东特委委员。
宋澄——男,胶东特委委员。
李紫辉——女,胶东特委委员。
张玉华——男,起义军第一大队指导员。
刘中华——男,特务队队长。

牟平县伪县长——男50岁。
伪保长——男,40岁,外号,大公狼。
二狗——男,30多岁,国民党特务。
三猫——男,28岁,国民党特务。

第一场 接应

【1936年,年初,深夜。

【文登沟于家村外小河旁,夜色阴暗,寒风凛冽。

【幕后合唱:沧海桑田,光阴荏苒。

八十年前,社会黑暗。

日寇入侵,军阀混战。

百姓遭殃,苦不堪言。

共产党人,力挽狂澜。

天福山上,红旗漫卷。

“三军”诞生,惊雷震天。

胶东大地,烽火燃遍。

英雄理琪,永活人间。

【幕启:张修己匆匆上场,前后观望。

张修己:(唱)寒夜更深人寂静,

上级派人来文登。

接头就在小河边,

树丛之中把人等。

【张修己躲到幕后树丛中。

【刘其章与理琪从对面上场,理琪穿长袍,戴礼帽,手提一皮箱。

刘其章:(唱)护送王奇到小河旁,

第二场 秘 会

睁大眼睛四下望。

理 琪:(唱)不远千里来胶东,
身负重任为革命。

【刘其章四下瞧了瞧,然后拍了三下手掌。

【张修己从幕后树丛中走出,见了刘其章和理琪跑着上前迎去。

刘其章:老贴,这位就是上面派来的王奇同志,(转身对理琪)他就是文登县委书记张修己同志,外号老贴。

【张修己与理琪亲切握手。

理 琪:张修己同志,我是河南省委邓汝训同志推荐来的。

【理琪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张修己。

张修己:这天太黑,我等回家再看。

【张修己把信揣在怀中。又紧紧握住理琪的手。

张修己:王奇同志,我们可把你盼来了!

张修己:(唱)盼星星,盼月亮,
胶东百姓盼的是共产党,
今天上级派人来胶东,
胶东革命有希望。

理 琪:(唱)乌云密布社会黑暗,
劳苦大众企盼晴天。
胶东人民对革命忠诚,
这种精神令人感叹。

理 琪:张修己同志,我的真名叫理琪,王奇是我的化名,以后,你就叫我理琪吧!

张修己:那好,理琪同志,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跟我回家去,咱慢慢拉。

刘其章:老贴,我把领导交给你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张修己:好,老刘,你回去吧!

刘其章:理琪同志,再见!

理 琪:谢谢你,再见!

【刘其章下场

张修己:理琪同志,咱们走。(伸手接过理琪手中的皮箱。)

【幕落。

【当夜

【舞台一侧设有一间农屋,屋角有土炕,家具陈设皆为贫苦农家景致,靠台前设一小木门。

【幕启 张修己与理琪同时上场。

张修己:理琪同志,这就是我的家。

【张修己上前敲门。

【水莲上前开门。

水 莲:(惊喜)哥,你回来了,这位就是上面——

张修己:对,他叫理琪,上面派来领导咱胶东革命的同志。

水 莲:快进来!(转身)妈,我哥把客人接来了。

【张修己与理琪进门;张母从幕后上场,迎上前来。

张修己:妈,这位是理琪同志;(转身)这是我妈。

【理琪上前紧紧握住张母的手。

理 琪:大娘,你好。

张 母:好,好。你看这手冻的,冰棍似的,快上炕烤火盆,暖和暖和。

【张母手拉理琪上炕。

理 琪:谢谢大娘。(上炕落坐)

【张修己端来一碗热水给理琪。

张 母:孩子,听口音,你不像胶东人。

理 琪:大娘,我的老家是河南太康,不过,我在上海工作,我是从上海来的。

张 母:从上海来,那有两三千里吧,你是怎么来到胶东的?

理 琪:(唱)接到河南省委的书信,
得知胶东革命形势吃紧,
上海党组织派我来文登,
重建胶东特委发动抗日群众。
我从上海乘船到青岛,
然后步行到文登,
乔装打扮成生意人,

昨天到了西字城。

张 母：你从青岛步行来到我们村，这五六百里路够辛苦的。

理 琪：辛苦是辛苦，我们干革命走这点路是经常的。

张 母：孩子，你还没吃饭吧，锅里有热饭，我拿给你吃。

理 琪：谢谢大娘，我在西字城刘大哥家中吃过了。

张 母：既然理琪同志已经吃过了，就不必端饭了。现在都快半夜了，叫理琪同志烫烫脚早些休息吧。（水莲端来洗脚水）

张修已：妈，我已通知了几位共产党员来会见理琪同志，你和水莲先睡吧。

张 母：修已，你忘了，这段时间外面的风声太紧，军阀、特务天天下乡“清乡”抓共产党，你们要开会，安全工作是第一位，特别是今晚，理琪同志来咱家，他是上级领导，必须保证他的安全。修已，你们开会，我和水莲也不睡，给你们站岗放哨。

张修已：妈，还是你的警惕性高呀！好吧，你和水莲为我们站岗放哨。

水 莲：哥，我到门外看看他们来了没有。

张修已：水莲，他们都是从后窗进来，不过你到前门盯着也好。

水 莲：是。

【王台、刘振民、张修竹等五六位党员从侧面上场。

张修已：（对众人）这位就是上海党组织派来领导胶东革命的理琪同志。

众 人：理琪同志好，我们可把你盼来了！

【张修已转身对理琪逐个介绍地下党员。

张修已：这位是王台同志。

【理琪与王台握手。

张修已：这位是我的弟弟张修竹。

【理琪与其握手。

张修已：这位是刘振民同志，外号水子。

【理琪与其握手。

张修已：这位是于焯，这位是张华。

【理琪与其握手。

张修已：大家坐吧。

【众人落座。

张修已：理琪同志，还有几位党员离这儿太远就没通知他们，不过以后有机会见面。

理 琪：（点头）好。

张修已：理琪同志，你刚到文登来，还没有休息就叫你跟大家见面，你能理解吧？

理 琪：我肯定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是急于见到你们呀！修已同志，我看大家首先说说胶东革命的情况。

张修已：好，我先说。理琪同志，说起胶东革命的情况太令人悲伤了。

（唱）“九一八”日本人嚣张，

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

军阀混战，

百姓遭殃。

三〇年胶东有了共产党，

穷苦人黑暗中看到了希望。

特委书记张连珠，

领导百姓把枪扛。

他组织发动了“一一四”暴动，

声势浩大，威震四方。

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

疯狂镇压革命力量。

由于敌强我弱，

暴动以失败告终。

张连珠等 20 多位同志，

惨遭敌人杀害，壮烈牺牲。

“一一四”暴动失败，

胶东的党组织破坏严重。

没有了主要领导，

革命群众就像失去了救星。

（白）理琪同志啊，这几个月我们胶东的的共产党员，天天盼望着省委派领导来胶东，领导胶东革命，今天终于把你盼来了。

理 琪：修已同志——

（唱）听完胶东革命的历程，

理琪心中好激动。
 胶东人民对党忠诚，
 为革命不怕牺牲。
 张连珠等同志令人敬仰，
 他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革命者不要被敌人吓倒，
 要坚信共产党伟大英明。
 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
 我们要擦干眼泪继续革命。
 胶东特委重新建立，
 让劳苦大众看到希望和光明，
 胜利最终属于人民的，
 新中国不久就会诞生。

张修己：(白)好，理琪同志，
 (唱)听此言我热血沸腾，
 似黑暗中重见光明。
 共产党人立场坚定，
 为革命不怕牺牲，
 擦干眼泪，抖起精神，
 拿起刀枪与敌人斗争。
 消灭顽敌，赶走日寇，
 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众 人：(白)对。
 共产党人立场坚定，
 为革命不怕牺牲。
 (唱)擦干眼泪，抖起精神，
 拿起刀枪与敌人斗争，
 打倒军阀，赶走日寇，
 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理 琪：(白)大家今天的情绪很好，我们革命党人就是要做到，胜不骄，败不馁，永远保持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当前，我们的工作是要动员广大党员同志，接受“一一四”暴动失败的教训，振作精神，拿起刀枪，继续革命。这几天我要起草《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王台同志，你要设法弄到一台打印机。

王 台：保证完成任务！

理 琪：好，明天我就跟大家一块儿走村串户，

发动群众。

众 人：好，理琪同志，我们保护你！

【幕落。

第三场 亲 情

【一天傍晚

【张修己家

【幕启 张母从内屋出

张 母：修己和理琪出去十多天了，今天也该回来了。

(唱)他二人走村串户去发动群众，

现如今十多天不见回程。

村子里的特务多如苍蝇，

搜查共产党昼夜不停。

连日来我吃不好，睡不好，心神不宁，

只好叫水莲去村头听听动静。

【水莲跑着进门

水 莲：妈，我哥和理琪回来了。

张 母：他们可是回来了，水莲你快去烧锅开水给你哥和理琪洗尘。

水 莲：是。(下场)

【张修己搀扶着理琪走进屋门。

张 母：(惊)修己，理琪这是怎么了？

张修己：妈，理琪病了。

张 母：(惊)什么病？咱村人没有会看病的，这可怎么办？

理 琪：大娘，不用怕，我是老胃病复发了，躺一下就好了。

张 母：修己，快把理琪搀扶到炕上躺躺。

【张修己将理琪搀扶到炕上。

张 母：孩子，巧了，我家有个祖传治胃病的秘方，我马上配药，你坚持一下。

理 琪：谢谢大娘，我这胃病两三年了，时好时犯。

张 母：孩子，你整天为革命操心，南跑北颠，饥一顿饱一顿，冷热不均，天长日久就把胃弄坏了。

【水莲端着一盆热水上场。

水莲：哥，水烧好了，你和理琪大哥洗洗身上的灰尘吧。

张修己：理琪大哥的胃病犯了，等会再洗吧。

张母：水莲，快到东房去把药罐找出来，煎药。

水莲：好。妈，饭都已经做好了，我看还是先吃饭吧。

张母：(手拿一包草药)吃饭先等等，理琪的胃病犯了，先煎药，等他的病好了再吃。

理琪：大娘，你们先吃吧，别等我。

张母：这哪行。

(唱)文登人做事讲究礼道，
客不吃自己吃不礼貌。

理琪：大娘，你别把我当成客，在这儿，我就是你儿子。

张母：(唱)是我儿子也不行，
现在要紧的是先治病。

【水莲端药罐上场

水莲：妈，药罐找来了。

张母：拿到屋外去煎药。

水莲：好。(下场。张母也随之下场。

【王台手提包袱上场，在屋外亮相

王台：(唱)理琪叫我买打印机，
我跑了三天才弄到。

【王台进屋

张修己：(见了王台惊喜)，王台，你弄到打印机了？

王台：(高兴)弄到了。

张修己：在哪弄到的？

王台：(放下打印机)文荣威三县我都跑了，没买到，这是一位朋友从烟台搞到的。

理琪：王台同志，辛苦了。

王台：(笑)看你说的，我哪有你们东跑西颠去发动群众辛苦。理琪大哥，你看这打印机好使不好使。

张修己：王台，理琪大哥的胃病犯了，我看先别——

王台：(走近理琪)大哥，没事吧？

理琪：没事，我就是这几天遇到风寒才犯病的。你不用担心。

【理琪突然坐了起来。

理琪：王台，你把打印机拿我看看。

张修己：大哥，你病成这样，先别弄它了。

理琪：(一只手捂着肚子)没事，王台，把打印机拿来。

【王台把打印机放到理琪面前，理琪仔细看了看。

理琪：(笑了)

(唱)有了它就可以把文件印，
我要向胶东党员发一封信。
号召全体党员统一思想，
认清形势增强革命信心。

(白)打印文件没有打印机不行，王台兄弟，这回你立大功了。

王台：这算什么？为了革命，什么功不功的。

理琪：给胶东全体党员同志的一封信，稿子我都写好了。修己、王台，咱们马上动手刻板打印。

张修己：大哥，你都病成这样，我看打印的事先等一等再说。

理琪：不行。

(唱)时间紧迫任务重，
革命形势不等人。
共产党员要以革命为重，
一点小疾何以挂在心？

(白)修己，王台，来，咱们今晚就干，我来刻钢板，你们两个打印。

【张母端着一碗药上场。

张母：理琪，药煎好了。你喝了它，胃就好了。

理琪：(接过碗，激动地)谢谢大娘。

(唱)大妈待我如亲人，
理琪感动泪满襟。(抹泪)

张母：(唱)孩子不必太感动，
你身体无恙大娘才安心。

(白)快把药喝了。

【理琪一口喝下药

张母：吃了药先躺一会儿，再吃饭。

王 台：大妈，理琪大哥还要打印文件呢。

张 母：那不成，刚吃完药，还没吃饭，什么也不能干，今天得听大娘的。

【走上前去，抱来棉被，按倒理琪，给他盖好

【幕落。

第四场 斗 狼

【数月后。

【张修已家内外。

【幕起 张母上场。

张 母：(唱)这几天风声紧张，
汉奸特务天天来“清乡”。
特别是伪保长大公狼，
阴险狡猾防不胜防。
理琪他们正在开会，
我要为他们站好岗。

【水莲急上，进门。

水 莲：妈，不好了，刚才我在村东头发现伪乡长大公狼带领两个特务朝咱家这边走来了。

张 母：(惊)理琪正在屋里跟张修已谈工作呢。

水 莲：(恐惧)妈，这可怎么办？

【理琪和张修已从内出。

理 琪：大娘，

(齐声)特务来了？

张修已：妈，

张 母：(沉着)孩子，不用紧张。

理 琪：大娘，我还是走吧！

张 母：走？特务快进门了，你往哪儿走？

张修已：好，咱家院里有地窖，叫理琪到地窖里去躲一躲吧！

张 母：地窖？不行。你不知道，敌人首先要查的就是地窖。

张修已：(着急地)妈，这可怎么办？

张 母：别急！

(唱)孩子们莫恐慌，
急中生智我有主张。

修已快把梯子拿，
上房将屋顶的草扒光，
你二人从那里爬出去，
到外面找地方藏一藏。

张修已：妈的这个办法好。我拿梯子扒屋顶去。
理琪同志，跟我来。

理 琪：谢谢大娘！

【张修已与理琪下场。

张 母：水莲，准备好了，迎接大公狼。

【中幕落。幕后，伪乡长高喊：二狗、三猫，快走啊！(上场)

伪乡长：(唱)风云突变，世道反常，
三几年胶东有了共产党。
领导穷人闹革命，
弄得城里乡里都恐慌。
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
纠集大批人马来“清乡”。
挨村逐户搜查共产党，
(哈哈)我看你还张狂不张狂。

(白)我，这天福山的伪乡长，外号公狼，最近一段时间，这天福山一带的共党又活跃起来，他们又发公开信，又暗地串联。这沟于家村张修已家就是共产党的窝点，刚才有人来报，说他家来了一位共产党大头目，名叫理琪。国民党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命我到张修已家来搜查，要是能抓到理琪，就提拔我为文登县的县长。这下我公狼可交上好运了。我说二狗，三猫！

二 狗

(齐声)保长，啥事儿？

三 猫

伪保长：张修已的家到了没有？

二 狗

(齐声)保长，到了，前面就是。

三 猫

伪保长：好，三猫，上前敲门去。

三 猫：(敲门)开门！开门！

【水莲从中幕后出。

水 莲：是谁三更半夜的敲门？(开门)

水莲:(大惊)你们是干什么的?

三猫:我们是来“清乡”的!

【幕后,张母高声:“水莲,你在跟谁说话?”

水莲:(高声)妈,是来“清乡”的!

【幕后张母高声:“请香的?咱家还有一尊香,水莲,你拿给他。打发他走吧。”

伪乡长:什么请香?我们是来抓共匪头目理琪的。

水莲:(对内高声)妈,他们是来抓什么琪的。

【幕后,张母高声:什么旗?我们家没有旗,你们走错门了。

伪保长:(恼火)三猫、二狗,别啰嗦了,进去搜!

【中幕后,公狼、三猫、二狗冲进屋内。

水莲:你们搜吧,我们家没有什么共匪头目。

伪保长:(对水莲色迷迷地)嘿嘿,这位花姑娘,倒是挺水灵的,像天仙似的,(走近水莲)姑娘,你叫啥名字呀?让大爷我亲亲——

水莲:(骂)不要脸!

【水莲躲闪,公狼紧跟。乐曲声中,二人在舞台上做着“猫捉老鼠”的游戏。

【张母从内出,水莲趁机下场。

张母:保长大人,你这是——

伪保长:(站住,嬉皮笑脸的)老太太,你家姑娘还没出嫁吧!让她跟着我去享福好吗?

张母:(笑)保长大人,你今天到我家来是给自己提亲的呀!

伪保长:(脸色严肃)老太太,有人举报你家窝藏着共产党的大头目理琪,我今天来是抓人的。老太太,你知道窝藏共匪可是死罪呀!

张母:保长大人,开什么玩笑,我们是本分人家,怎么会窝藏共匪呢?

伪保长:本分人家?早就听说你儿子张修已也是共产党,老太太,今天你把你儿子和共匪头子理琪交出来便罢,若是不交——

张母:你要怎么样?

伪保长:我把你和你姑娘一块儿带走。

张母:(沉着)保长大人,俗话说,捉贼凭脏,你说我窝藏共产党,可有证据?

伪保长:证据?你以为我找不到证据?二狗、三猫,给我搜!

【二狗、三猫下场。鼓乐声中,二狗、三猫上场。

二狗

(齐声)保长大人,屋里屋外全搜遍了,不见有人。

三猫

伪保长:(惊异)没人?刚才还有人报告说,理琪就在这里,怎么会没人呢?老太太,你把理琪和你儿子藏在哪里呢?

张母:我就这四间草房,你们不是都搜过了吗?

伪保长:(狡猾地)刁婆,你把人藏在哪儿?快从实招来。

张母:我家没共匪,你叫我招什么?

伪保长:看来不给你点儿厉害尝尝,你是不会说实话的!二狗、三猫,把这个刁老太婆给我绑起来。

【二狗、三猫上前把张母绑了。

伪保长:老太婆,你说是不是说?

张母:没有什么可说的。

伪保长:老刁婆,我叫你不说。二狗,拿家伙把她的嘴撬开。

【二狗拿一铁卡,扒开张母的嘴。

伪保长:我叫你不说,上刑。

【二狗上刑。张母昏了过去。

二狗:保长大人,老太婆昏了过去。

伪保长:三猫,用凉水把她泼醒。

【三猫将一盆凉水倒在张母头上,张母醒来。

伪保长:(走近张母)这滋味不好受吧!

【张母将一口血水喷在伪保长脸上。

张母:(唱)面对豺狼,

我怒火满腔。

骂一声大公狼,

民意不可欺,

天良不可丧。

老太婆我,

任你打,任你伤,

要我说出共产党，
那是痴心妄想。

伪保长：(凶狠地)气死我也！

【伪保长伸手将张母的头发抓下一大把。张母倒地。

【水莲手持菜刀上场。

水莲：(唱)一见仇人把母伤，
不由怒火满胸膛。
拿起菜刀将你劈，
叫你马上去见阎王。

【水莲手持菜刀朝伪保长砍去，伪保长躲闪，乐曲声响起，舞台上水莲追杀伪保长，伪保长到处躲闪的狼狈相。最后，伪保长掏枪将水莲打死。

伪保长气喘吁吁地倒在椅子上。

二狗：保长，保长，老太婆和水莲都死了！

【伪保长猛地跳起，你说什么？花姑娘也死了？

三猫：花姑娘也被你打死了！

伪保长：咳！（唱）本来想抓共产党，
领功请赏把县长当。
哪知共匪没抓着，
我反差点把命丧。
现在花姑娘也死去，
两手空空好心伤。

（白）两个都死了，咱们走吧。

【伪保长和二狗、三猫狼狈下场。

【鼓乐声中，张修已上场。

张修已：(唱)藏好理琪回家转，
特务上门我心不安。

【张修已入内，发现母亲和妹妹倒在地上，首先扑到母亲身上。

张修已：(高喊)妈，妈——你没事吧！

【张母缓缓睁开眼睛。

张母：修已，你怎么回来了？理琪呢？

张修已：理琪，我把他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放心，敌人搜不到那！

张母：(望见水莲)修已，你妹妹她怎么了？

张修已：妈，我妹妹她被敌人打死了。(哭)

【张母向水莲爬去，扑在水莲身上，用手抚摸着

她。张修已站在一旁大哭。

张母：儿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不哭，妈不怨你，你做得对，你死得值，妈祝你走好。修已，把妈扶起来。

【张修已将母亲搀扶起来。张修已大哭。

张母：儿啊，你不用哭，你妹妹她死得伟大，死得光荣，她用生命保住了你和理琪的安全，她死得值。修已——

(唱)你不要哭，

莫悲伤，

挺起胸，

要坚强。

化悲痛，

为力量。

拿起枪，

打豺狼。

普天下，

得解放。

让你妹，

九泉之下心情爽。

张修已：(擦干眼泪)妈——

(唱)我不哭，不悲伤，

擦干眼泪上战场。

打军阀、杀日寇，

把一切害虫消灭光。

等天下穷人全解放，

让妹妹九泉之下也欢畅。

【幕落。

第五场 返乡

字幕：半年后

【1937年10月15日

【张修已家。

【幕启 张母上场。

张母：(唱)树上喜鹊叫喳喳，

今天肯定有喜事到俺家。

(白)今天一大早俺儿子修已就说到威海去接

一位重要客人，不知这位客人是谁，你看这日头都快下山了，客人怎么还不来呢？

【张修己上场。

张修己：(唱)今天理琪要重返故里，
回去告诉妈妈叫她欢喜。

【张修己进门。

张修己：妈——

【张母从内出

张母：孩子，你回来了，客人呢？

张修己：妈，现在天还没黑，为防止意外，我把客人安排到西字城刘其章那里。等夜深了，他再到咱们家来。

张母：这位客人是谁？

张修己：妈，这位客人是理琪。

张母：(惊)你不是说理琪被捕了吗？

张修己：妈——

(唱)半年前理琪离开咱家，
组织上安排他到烟台住下。

在烟台他继续革命，
哪知有叛徒告发了他。

敌人将他逮捕入狱，
押送到济南监狱看押，

在狱中他受尽酷刑，
可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敌人劝他写自首书，
他哈哈大笑将敌人谩骂。

敌人恼怒——可又拿他没法，
在革命群众的声讨下，
敌人只好放了他。

张母：(高兴地)理琪平安无事了？

张修己：平安无事了，他出狱后，山东省委又派他回到胶东领导武装斗争。

张母：哎，修己，理琪这次回来，住不住在咱家呀？

张修己：住在咱家呀。等会儿他就来了。妈，今晚理琪要在咱家召开胶东特委会议，等会儿还要来七八个人，妈，你多做些饭菜。

张母：(高兴地)那好呀！我马上去做。

张修己：好。你去准备饭菜，我出去迎接他们。

【王台敲门。张修己开门。

张修己：你来了，他们哪？

王台：为了安全，理琪同志叫我先进村探探路。看有没有特务跟踪。

张修己：发现情况没有？

王台：没有发现情况。

张修己：走，咱们到村外接应他们。

【刘其章敲门

张修己：(开门)其章，你来了，理琪他们呢？

刘其章：他们随后就到。

【张修己、王台出门迎接。

【理琪、吕志恒、林一山，于得水、柳运光、宋澄、李紫辉先后登场。

张修己：理琪同志，快进屋。

刘其章：老贴，你进去迎接客人，我在门外放哨。

张修己：好吧。

【张修己跟随众人进屋。

张修己：大家快坐。理琪大哥，这是你先前坐的椅子。

【理琪坐在椅子上。

理琪：大娘呢？

张修己：我妈在后屋做饭。(白内)妈，理琪大哥来了，还有五六位新客人，你出来见见。

【张母出来见了理琪，迎上前去握着理琪的手。

理琪：大娘，你好啊？

张母：我好。孩子，你走后，大妈天天念叨你，不知你耳朵发热不，大娘想你呀！

理琪：大娘，我也想你呀！

张母：听说你在烟台被捕了，大妈可吓死了，叫修己去烟台看你。他回来说，你被押到济南去了。没想到，咱娘俩还能见面。

理琪：大娘，我在狱中，做梦都是在你家。当时也不敢想还能回到沟于家来见你。

张母：理琪，这回回来就长住下，不走啊？

理琪：(笑)大娘，我是想不走，可是干革命，不可能永远住在一个地方。

张 母:这回可要多住段时间。

理 琪:大娘,咱们光顾说话了,还忘了给你们介绍这几位客人。他们都是我们胶东特委的同志。(逐一介绍)这位是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志恒同志,这位是林一山同志,这位是昆崙山游击队队长于得水同志,这位是柳运光同志,这位是宋澄同志,这位是李紫辉同志。还有王台和修己兄弟,他们都是特委委员。今天晚上我们要在你家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张 母:开会?等吃完饭再开,我把饭都准备好了。

理 琪:谢谢大娘了。我们还是先开会,等开会后再吃饭。修己同志,放哨的事你安排好了?

张修己:理琪同志,你放心,外面我已安排刘其章负责。

张 母:我也算一个。他们在外面,我在门里面。外面一有动静,我就通知你们。

理 琪:(笑)有大娘在,我就一百个放心了。好啦,咱们马上开会。

【张母下场。全体人员围在理琪身边坐好。

理 琪:同志们,根据省委的意见,我们重新成立了胶东特委。下面我首先传达省委关于发动武装起义,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

(唱)“九一八”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
国民党不抵抗反而疯狂反共。
鬼子很快占领了东北华北和胶东,
党中央发出全面抗日的动员令。
工人农民教师和学生,
一切爱国的人们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当前胶东的革命形势非常严峻,
一一四暴动不少共产党员牺牲,
革命群众情绪低落放弃斗争,
我们新特委的任务相当艰巨,
省委指示我们要深入发动群众。
建立胶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打响胶东抗日的第一枪。

吕志恒:刚才理琪同志传达了省委指示,我认为省委指示对我们胶东的革命形势分析正确,我们

要认真贯彻省委指示,立即建立革命队伍,发动武装起义。

众特委:我们赞成省委指示。

理 琪:好。既然大家意见一致,我们就具体研究一下起义时间地点及起义人员等有关事项。

宋 澄:别的问题不大,主要是我们这没有一支能打仗的武装队伍,还有武器也成问题。

理 琪:(笑)宋澄同志,这个我早有准备。我们在昆崙山有一支近百人的武装队伍。司令就在这哪。(理琪拍打了一下于得水的肩膀)于得水同志,你的兵最近练得怎么样?

于得水:(站起)报告特委书记,昆崙山现在已经有九十八个游击队员。我们的兵工厂已经制造了一百多支土枪,三百多枚手榴弹。随时听从特委调动。

理 琪:好。大家放心了吧!我们有昆崙山游击队为主力,再发动工农群众,起义队伍会迅速扩大。我建议说干就干。起义时间就定在12月24日,起义地点就在这西面的天福山。先前修己同志带领我到天福山去看过。哪里地势险要,山中还有座小庙,正适合我们隐蔽。

张修己:天福山能守能攻,是起义的最佳地点。

理 琪: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众 人:没有了

理 琪:好。下面我们再具体研究一下准备工作,保证起义成功,万无一失。

众 人:好。

张 母:(出)理琪,先吃饭吧,等吃完饭再研究,别把大伙儿饿坏了。

理 琪:好,听大娘的,咱们吃饭。

【幕落。

第六场 绣 旗

【时间:一天夜晚

【张修己家内外

【幕启 理琪披衣推开屋门走出

理 琪:(唱)夜深人静星斗满天,

同志们已进入梦乡，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心事繁多难入眠，
后天就是起义之日，
事情重大人命关天，
我要小心谨慎，周密打算，
切不可疏忽大意，弄出麻烦。

【张母出

张 母：孩子，你怎么还没睡呀？

理 琪：大娘，我睡不着呀！后天就要武装起义了，我在想还有什么事没有准备好。

张 母：是啊，武装起义事关国家存亡、人命关天的大事，须慎之又慎，不过这千斤重担全落在你一个人身上啊。

理 琪：（忽然想起）大娘，我忽然想起这起义还需一面红旗呀！

张 母：对呀！起义没有红旗指引怎么行呀！理琪，这事你不用犯愁，你把红旗的样子设计出来，大娘来做。

理 琪：大娘，做红旗得红布呀！眼前咱们哪里去弄红布呢？

张 母：红布，我有。当年我出嫁时的红盖头我还保存着，正好派上用场。

理 琪：好。

（唱）关键时刻大娘解难，
不由理琪喜上心间。

张 母：（唱）起义红旗我来绣，
马上去找针和线。

【理琪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交给张母

理 琪：大娘，这是红旗设计图样，那就麻烦你了！

张 母：好。你快去睡吧！快去！

【理琪下。

张 母：（向幕后）兄弟媳妇，你到我家来一下。

【幕后回答：好嘞，我马上过去。

张 母：（后面喊）李家妹子，你到我家来一下。

【幕后回答：好嘞，我立即去。

张 母：（右边喊）王家侄媳，你到我家来一下。

【幕后回答：好嘞，我这就过去。

【三位妇女分头一起上场。

三 人：（齐声）大嫂

大 婶：你把我们叫来，有什么事吗？大妈。

张 母：特委的同志后天要在天福山上举行起义，起义没有红旗不行。我把你们几个找来，就是连夜赶制一面红旗。

众 人：好！

【四人围坐在一起开始绣红旗。

张 母：（唱）为革命、为抗日，
大家一起绣红旗。

众人合唱：大家一起绣红旗。

张 母：（唱）一针针，一线线，
千针万线情意长。

众人合唱：千针万线情意长。

张 母：（唱）平地一声惊雷响，
咱胶东来了共产党，

众人合唱：咱胶东来了共产党，

张 母：（唱）领导咱穷人闹革命，
老百姓有了大救星，

众人合唱：老百姓有了大救星，

张 母：（唱）为革命，为抗日，
大家一起绣红旗。

众人合唱：大家一起绣红旗。

张 母：（唱）绣红旗呀绣红旗，
绣着红旗心中喜，

众人合唱：绣着红旗心中喜。

张 母：（唱）红旗光芒照万丈，
起义队伍有方向，

众人合唱：起义队伍有方向，

张 母：（唱）祝愿三军打胜仗，
全国百姓得解放。

众人合唱：全国百姓得解放。

【幕落。

第七场 起 义

【时间：1937年12月24日晨

【天福山上玉皇庙前的旗杆上飘着一面大红旗，上书“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大字。

【幕启 庙前聚集了几十位群众。乐曲声中，一支肩扛长枪，腰间带着手榴弹的游击队员雄赳赳地走上舞台，指挥人喊“立定”后，站在舞台两侧。

【理琪、吕志恒、林一山、于得水、宋澄、张修己、王台、张修竹、李紫辉等人在群众的掌声中走上舞台中间。理琪登上一个高台。

理琪：(庄严宣布)同志们！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今天光荣诞生了！

【响起一片热烈掌声，舞台后鸣枪三声。

理琪：同志们，乡亲们，

(唱)九一八小日本占领东三省，

不几天又进攻华北和山东，

鬼子的气焰十分嚣张，

声称三个月将中国吞并。

他们杀人放火到处横行，

嘴上却说建立“大东亚共荣”。

多少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多少妇女被鬼子奸淫丧命。

多少财务被日寇掠夺，

多少国宝被鬼子抢劫一空。

东北告急！华北告急！

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深仇大恨忍无可忍，

中国人民不能再忍气吞声，

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有四万万人民大众，

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

拿起刀枪，同日寇斗争。

抗日的怒火已燃遍大江南北，

抗日的呼声已响彻太空。

胶东的父老乡亲，

文登的劳苦大众，

请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

把小日本赶出山东。

【众人一片热烈掌声。

理琪：下面我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三军第一大队成立，大队长于得水同志、政委宋澄同志。你们的任务是走出天福山，向西进发！一路上开展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联合抗战……下面授旗。

【理琪同志将大红旗交给于得水。

于得水：(接过红旗)：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敬礼）于得水在乐曲声中舞旗。

理琪：同志们，今后我们还要成立二、三、四几个抗日大队，走出文登西上，打到蓬、黄、掖，赶走小日本。

众人高呼：打到蓬、黄、掖，赶走小日本。

理琪：同志们，天福山是英雄的山，这里是我们的抗日救国军的诞生地，我们先要保护好天福山这块根据地，所以，我命令张修己、张修竹同志要留在天福山根据地继续工作。胶东特委的其他同志跟我西进，攻打牟平。

于得水：一大队的同志们，现在出发。

【乐曲声中，于得水指挥游击队员边唱边舞

【幕落。

第八场 奇袭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牟平县城南大门外。

【深夜一片漆黑，寒风凛冽，雪花飞舞。

【幕启 两个守城伪军手握长枪，站在城门两侧，冻得浑身哆嗦。

伪军甲：哎，老弟，听说文登天福山上有一支抗日队伍，你说他们会不会打到咱这儿来呢？

伪军乙：(笑)老兄，文登天福山到咱这里少说也有二百多里，再说文登和咱是两个县，他们打咱们干啥？

伪军甲：老弟，我的眼皮今天老是跳，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

伪军乙：老兄，你那是天冷冻得。别瞎猜，自己吓唬自己。

伪军甲：但愿平安无事！

伪军乙：老兄，你看天这么冷，当官的不会出来

查岗了,咱俩找个地方避避风,好不好?

伪军甲:好啊!现在当官的在被窝搂着老婆睡的正香,叫咱们在站岗,咱们也不能等着冻死,走,找个地方暖和暖和。

【两个伪军下场。

【一股全副武装的起义小分队(16人)在紧急的行军进行曲乐声中,飞向舞台,做着顶风冒雪急行军的舞蹈动作。

【理琪出现在舞台中间。

【小分队停止舞蹈,张玉华走到理琪面前。

张玉华:(敬礼)报告司令员。特务队已到达牟平城下。

理琪:好。玉华同志,敌人有何动静?

张玉华:司令员,现在正是深夜1点,城内一片寂静,城门外连个站岗的都没有,看来敌人并没有发觉我们。

理琪:(面对全体队员)同志们,我们这次的战斗任务是攻打牟平城。据可靠情报,烟台的日军这两天就要到达牟平,现在牟平城只有不足百人的伪军,我们要趁日寇没有到达牟平之前占领牟平城,取得主动权。城内伪军虽然势力小,但大家不要轻敌,这是我们起义以来的第一次打仗,这一仗的胜负关系到我们起义队伍的生死存亡,所以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大家有没有心?

众人:(齐声)有!

理琪:好。张玉华同志,你马上派两个同志翻墙进城。

张玉华:是。大牛、二柱。

大牛:

二柱:(齐声)有。

张玉华:你俩武艺高超,马上翻墙进城侦探。

大牛:

二柱:(齐声)是!

【小分队分站两侧,大牛、二柱一个跟头翻到“城墙”边。大牛打肩,二柱踩着大牛的肩膀,攀上“城墙”,二柱转身伸手将大牛拉到城墙上,二人跳下墙去。

理琪:(唱)午夜寒风刺首寒,

我身上却似火烧满头汗。
今夜里是起义军首次开战,
成败乃生死攸关。
要沉着,要冷静,
大战之前且不可慌乱。

【仔细瞧了瞧面前的战士。

(接唱)战士们一个个斗志昂扬,

我信心百倍充满希望。

一鼓作气攻下牟平城,

让百姓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

【城门大开,大牛和二柱押着一个伪军走到理琪面前。

大牛:报告司令,城内伪军全在屋里睡觉,我们在街上捉了一个巡逻的伪军。

理琪:好。带过来。

【大牛和二柱将伪军推到理琪面前。

理琪:你叫什么名字?

伪军:张混混。

理琪:什么?

伪军:报告长官,我叫张混混。

理琪:张混混,我问你,不得说假话。

伪军:是,我不说假话。

理琪:这牟平城里有多少伪军?

伪军:报告长官,共106人。

理琪:现在都在干什么?

伪军:除了在城门站岗和巡逻的,其余都在营房里睡觉。

理琪:我问你,这南大门外为何没有站岗的人?

伪军:不会吧!四个城门都有站岗的,每处两人。

理琪: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伪军:不知道,前几天听传言说文登那边出现了一支起义队伍,但文登到这里太远,大家没有在意的。

理琪:你们县长住在那?

伪军:县长住在县衙后院,不过他的住所周围有人守护。

理 琪:将这个家伙绑紧看好,别让他跑了。张指导员。咱们分兵两路,一路袭击伪军军营,另一路去县衙捉拿伪县长。

张玉华:是。刘中华,你带领一班去捉拿伪县长,我率二班去袭偷伪军军营。

刘中华:好。

理 琪:出发!

【中幕落。

【理琪上场至中幕前。

理 琪:(唱)深夜沉,风雪狂,
 牟平城像墓穴一样。
 战士们各奔战场,
 我这里沉着镇定细思量。
 今天是起义军打的第一仗,
 战士英勇,指挥得当。
 取得胜利大有希望,
 但也要做好失利的准备。
 且不可沽名学霸王。

【张玉华与数名战士怀抱长枪上场。

张玉华:报告司令员,我班胜利完成袭击伪军军营的任务。

理 琪:(惊喜)这么快呀!你们是怎样完成战斗的?

张玉华:司令员,今天这一仗干得非常漂亮,我们没放一枪就把伪军全部俘虏了。

理 琪:(高兴地)说下去。

张玉华:根据俘虏提供的线索,我班8个人偷偷地摸到伪军营大门口,首先将站岗的两个伪军用匕首干掉。接着我们冲进伪军的宿舍,伪军们正在睡梦之中,我大喊一声:“不许动!”伪军全醒了,看见我们端着枪对准他们,一个个吓得光着身子把抱头用棉被包起来。我叫战士先把敌人身边的武器全部收缴起来,然后用提前准备好的绳子将他们一个个捆起来锁在屋里,将缴获的84支冲锋枪、120发手榴弹、十箱子弹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候司令员处置。

理 琪:好。干得漂亮!(理琪拍打着张玉华的肩膀)城里伪军全部俘虏,这一场战斗就胜利了一

大半。

战士甲:司令员,另一半哪?

理 琪:另一半是捉住伪县长,他是牟平全县的头,不捉住他,这一仗就不算胜利。

张玉华:司令员,你看……

【刘中华和一个战士押着胖子(伪县长)从对面上场,身后跟着两位战士又押着四个伪军。

刘中华:报告司令员,这位是牟平县的伪县长,他和小老婆正在家中睡觉,被我们捉住了。同时守护县衙的伪军,也被我们俘虏了。

理 琪:好。你们干得好。

(唱)起义队伍如天兵天将,
 机智勇敢有胆量。
 夜袭牟平出奇制胜,
 整个战斗没放一炮一枪。
 俘获伪军百余名,
 活捉牟平伪县长。

(白)刘中华同志,你将伪县长和这些俘虏伪军押下去。

刘中华:是,(转身)走。

【刘中华与两个战士押着伪县长和伪军的战士下场。

理 琪:张玉华同志,你带领一班战士去取缴获的武器。

张玉华:是。(转身)一班跟我来。(下场)

理 琪:(唱)战斗结束天将亮,
 寒风抵不住心内狂。
 挥师前往雷神庙,
 休整队伍再攻海阳。

众 人:(合唱)休整队伍再攻海阳。

【理琪率余下的战士下场。

(剧 终)

2016年9月8日第四次修改

好梦能圆

1=D $\frac{4}{4}$ ♩=66

田序强 词
方 琿 曲

$\underline{\underline{6.6.6}}$ $\underline{\underline{3-33}}$ | $\underline{\underline{1.2.3}}$ 2 -- | $\underline{\underline{6.6.6}}$ $\underline{\underline{2-23}}$ | $\underline{\underline{1.2.1}}$ 6 -- |
为什么 泪 水 模 糊 双 眼 因 为 思 念 那 美 丽 家 园

$\underline{\underline{3.3.3}}$ $\underline{\underline{6-66}}$ | $\underline{\underline{3.2}}$ 2 -- | $\underline{\underline{2.2.3}}$ $\underline{\underline{5-53}}$ | $\underline{\underline{2.1}}$ 6 -- |
风 沙 吹 断 回 家 的 路 人 间 如 梦 多 变 迁

$\underline{\underline{6.6.6}}$ $\underline{\underline{3-33}}$ | $\underline{\underline{1.2.3}}$ 2 -- | $\underline{\underline{6.6.6}}$ $\underline{\underline{2-23}}$ | $\underline{\underline{6.5.5}}$ 3 -- |
天 上 的 白 云 可 曾 飘 散 地 上 的 河 水 可 曾 流 干

$\underline{\underline{3.3.3}}$ $\underline{\underline{6-66}}$ | $\underline{\underline{3.2}}$ 2 -- | $\underline{\underline{2.2.3}}$ $\underline{\underline{5-53}}$ | $\underline{\underline{2.1.6}}$ 6 -- |
鸟 巢 是 否 在 大 树 上 青 山 是 否 来 相 见

$\underline{\underline{3.3.3}}$ $\underline{\underline{6-65}}$ | $\underline{\underline{6.1.6}}$ 6 -- | $\underline{\underline{6.6.1}}$ $\underline{\underline{2-23}}$ | $\underline{\underline{6.1.5}}$ 3 -- |
我 听 见 琴 声 悠 扬 宛 转 我 看 见 鲜 花 开 满 春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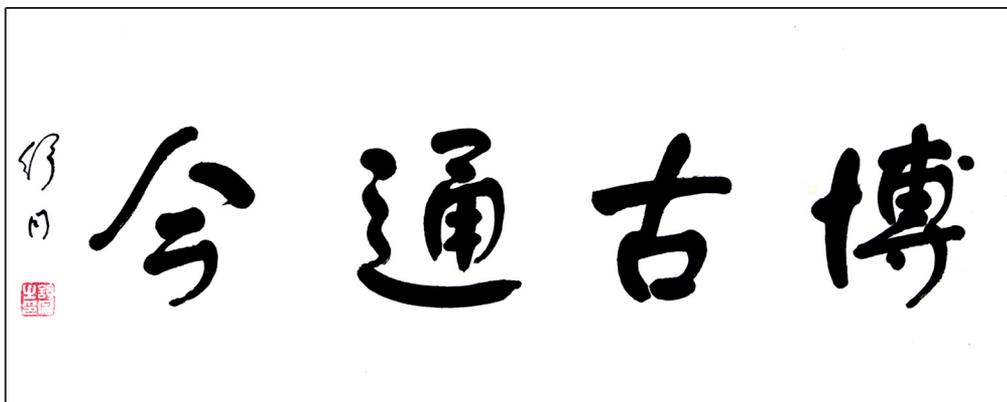
$\underline{\underline{3.3.3}}$ $\underline{\underline{6-65}}$ | $\underline{\underline{3.2}}$ 2 -- | $\underline{\underline{2.2.3}}$ $\underline{\underline{5-53}}$ | $\underline{\underline{2.1.6}}$ 6 -- |
蝴 蝶 纷 飞 风 和 日 暖 芳 草 地 蔓 延 无 边

$\underline{\underline{3.3.3}}$ $\underline{\underline{6-65}}$ | $\underline{\underline{6.1.6}}$ 6 -- | $\underline{\underline{6.6.1}}$ $\underline{\underline{5-53}}$ | $\underline{\underline{6.1.5}}$ 3 -- |
我 祈 愿 人 们 心 存 善 念 不 要 伤 害 那 天 道 自 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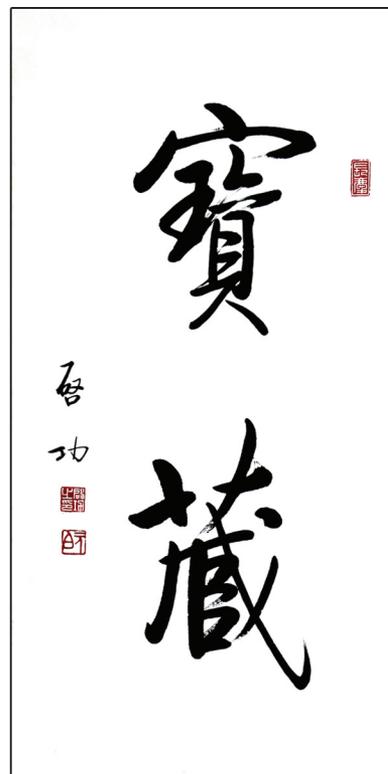
$\underline{\underline{3.3.3}}$ $\underline{\underline{6-66}}$ | $\underline{\underline{3.2}}$ 2 -- | $\underline{\underline{2.2.3}}$ $\underline{\underline{5-53}}$ | $\underline{\underline{2.1.6}}$ 6 -- |
相 亲 相 爱 相 依 相 恋 我 期 待 好 梦 能 圆

自由地
结 束 句： $\underline{\underline{2.2.3}}$ $\underline{\underline{5-53}}$ | $\underline{\underline{2.1.6}}$ 6 -- ||
我 期 待 好 梦 能 圆

頤陽酒業書法藏品選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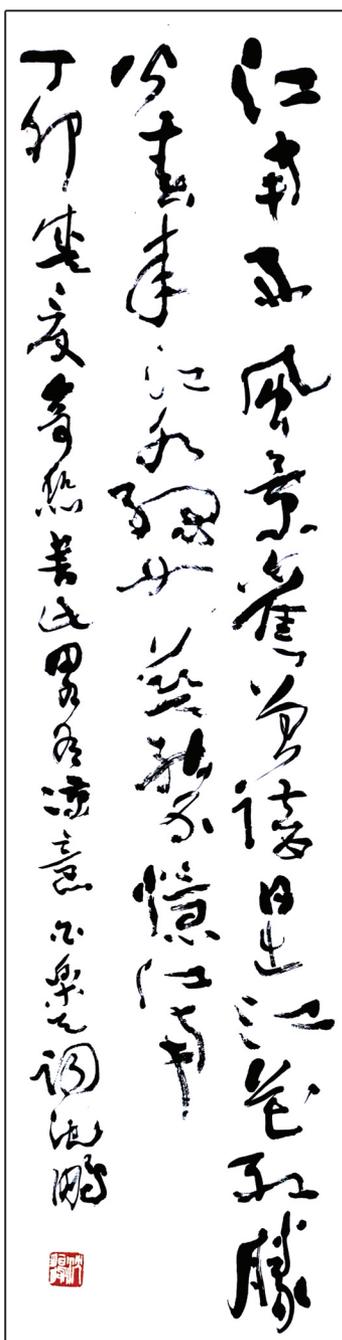
中书协第一届主席 舒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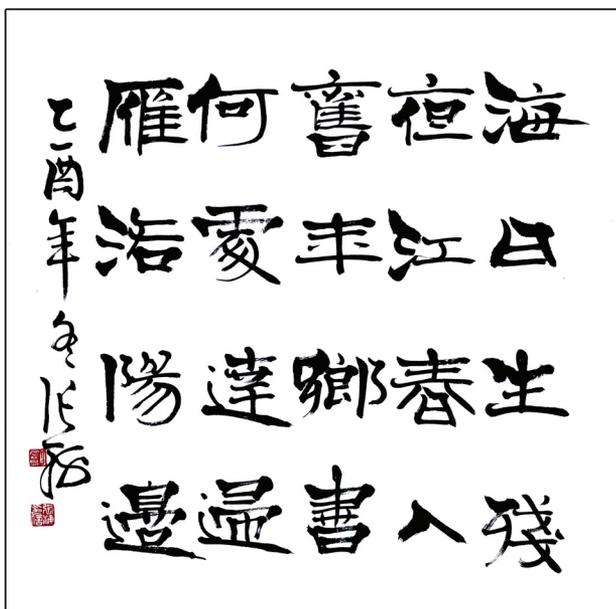
中书协第二届主席 启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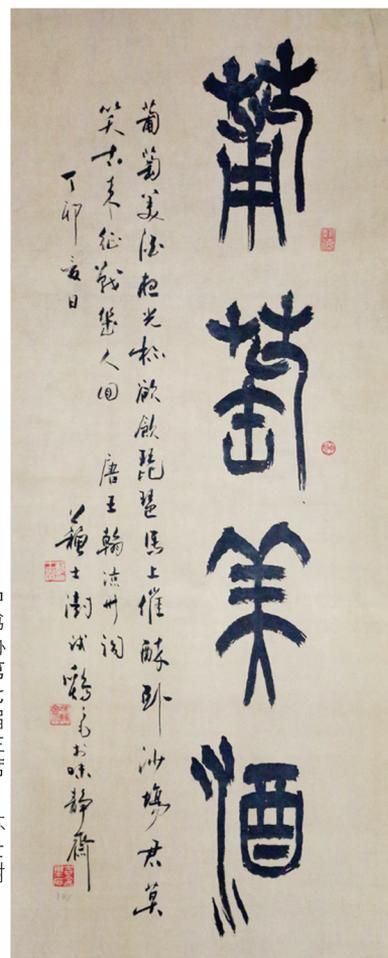
中书协第三届主席 邵宇



中书协第四届主席 沈鵬



中书协第五、六届主席 張海



中书协第七届主席 苏士澍

刘传光书法作品

與智者為伍與良
善者同行心懷蒼
生大愛無疆

未來中國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機不是金
融危機而是道德與信仰的危機誰的福報多誰的能量大與智者
為伍與良善者同行心懷蒼生大愛無疆 丙申夏傳光敬書